

咸陽李岳瑞編 鹽城印水心修訂

評註
國史讀本

新學制中等學校適用

唐虞
三秦
代漢
史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第一冊



MG
G634.53
80
11

評註

國史讀本

咸陽
李岳瑞原編
鹽城
印水心修訂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3 2169 2782 6

印序

壬戌七月，吾友劉障東、李萬里，倡漢書學社於上海，邀余分講列傳，自三十一卷起，至六十二卷止。時余適在滬北明強中學，教授國文歷史，每值課餘，諸弟子輒環集，爭問：「漢書史也，今治國文，何以必讀漢書？」余曰：「漢書名雖爲史，實國文也。今之學者，往往以國史國文並重，而苦於科學繁多，日力不足，欲謀兼顧，莫若於讀史之中，求作文之法。史之佳者，舍史記外，無如漢書；卽以文論，此事屬辭，又孰能逾於遷固。」諸弟子曰：「遷固之文，信善美矣，然遷固之書，僅及秦漢而止，而其後之三國、六朝、隋唐、五代，及宋、元、明諸史，卷帙浩繁，安能一一取讀，以貫澈始終乎？」余曰：「有今日各家新編之簡明歷史教本在！」諸弟子曰：「今之教本，簡則簡矣，明或未也；初高無論矣，卽中學而上之歷史教科書，往往限於時日，拘於篇幅，力求省字省句，一編之中，祇足以記姓名，具朝代，而於古事之赫赫軒天地者，或缺然不之及，卽及焉，亦寥寥數語，其體殆如呼名之吏，手捧冊文，詳其籍貫，載其年貌，而他不一問，史事之不詳如是，又何文之可言乎？」余曰：「然！欲求詳略得宜於今日之教本中，誠不易得，無已有一書焉！」

因取咸陽李孟符所編之國史讀本授之，且告之曰：「是書合國史國文爲一術，劉先生以是教人有年矣。」諸弟子喜曰：「融貫五千年史事，而文采斐然，讀之令人心神開朗，誠者其合國史國文爲一術矣。但其中於一姓一家之事，言之過煩，而民族之進化，社會之變遷，反多漏略，不無遺憾！」余曰：「是亦有故，孟符清人，是書成於清時，未盡脫專制羈絆，時不同也。且其書及明而止，清史及民國史，均未編入，又無評註，不能增進讀者研誦之興趣，亦其所短。」諸弟子請曰：「先生既見及此，盍不重事增修，加惠吾儕乎？」余曰：「諾。」願懷此有年矣，卒未得間。甲子春，服務世界書局，修訂袁王綱鑑畢，乃從事此編，取原書鈎稽剔抉，逐字磨勘，計刪改者十之四五，補正者十之三四，而復區劃時期，分配章節，加以評註，續以清史及民國史，使由邃古以迄民國十四年之事實，悉網羅容納於其中，而於選事遺辭，尤審擇推求，以期無負於平昔論文之旨。書既成，以示吾友，吾友笑曰：「君今糾人之失，焉知此書之出，不又有從而糾君之失者乎？」余曰：「然固所願也。余糾前人之失，正欲使後人糾余之失，糾之不已，又從而正是之，則亦庶乎得爲完善之書也乎！」

十四年乙丑六月鹽城印鸞章。

支序

往嘗奉教於夫子矣；史之變有三：上古神權發達之世，則爲神史；降而至君權發達之世，則爲君史；及至民權發達之世，則爲民史。無古今中外，萬國同此軌也。歐洲所紀亞當夏娃之事，日本所紀天御中至尊高皇產靈尊神皇產靈尊之事，中國所紀盤古三皇五帝之事，皆所謂神史；其事皆荒渺，不可憑信，故傳者甚渺。神權既替，君權代興，於是霸天下之魁桀者出，肆其武力，合併諸部族，臬牢九宇而一之，剛一人而柔萬夫，以施展其中央集權之制。中央之權既集，君主之威靈益赫，而專制之毒歛益高。伸一以屈萬，獨雄而衆雌，而全國羣衆，懾其威靈，不得不拱手帖伏於君主一人威權之下。舉全國羣衆之聰明才力，咸集注於此君主一人之身，而金閨之彥，蘭臺之英，秉筆執簡，亦無不惟一姓一家之盛衰隆替，登載紀錄，津津而樂道之，而藏之石匱，緘之金籐，傳之千百世，開其編而讀之，旌賢表烈之論文，沽忠市直之章奏，連篇溢幅，盈紙駢簡，而不能罄，及究其實，不外乎奴一家，捍一族，崇一人之惡習性，是卽所謂君史也。以全國之大，民族之衆，而以彼君主者一家一族一人而統括之，代表之，私矣小矣，夸矣謬矣。

故今之談史學者，輒謂吾中國無史，非無史也，彼二十四史，兩通鑑，五紀事本末，以及其他別史雜史，都計不下數千萬卷，名雖爲史，實不過二十四姓之家譜年表而已，專制皇帝之高級教科書而已。若此者，與其謂之爲史，毋寧謂爲無史。然此皆君史也，至於民史則不然。民史以國民爲主體，凡國民之一切進化改良，與其最初之活動，以及民族之混合，文化之發展，政治之得失，戰爭之經過，經濟之狀況，人口之增殖與轉移，語言文字之變遷，宗教之信仰，均容納其中，而不專注於帝闕皇宮一人一家之私事，此與神史君史，判然不同者也。顧或者謂：吾國自唐虞以前數千年，皆神史也；秦漢而後二千餘年，又君史也；民主共和，在民國紀元以後，民國紀元，至今不過十數年，則所謂民史者，不其太寡渺矣乎？是又不然。民史之界劃，非必至民主時代，而後始有民史，卽神權之世，與君權之世，亦皆有民史，蘊蓄其中。世未有有國而無民者，亦未有有民而無史者，特其史跡，爲神權君權所掩蔽，而人不之察耳。若必待民主共和時，而後始有民史，則吾國當民國以前，所有之舊史書，如二十四史，兩通鑑，五紀事本末等，將悉舉而摧燒之乎？抑皆棄置不顧乎？夫以數千年來我祖我宗，所有一切活動及進行之

真跡，足徵於文獻者，徒以神權君權，一時遮掩之故，而竟認爲一無價值，摧燒之，棄置之，且永永屏諸人類文化產物之圈外，非惟吾儕爲子孫者所不忍，抑亦全球人類所不許也。故吾以爲民國以前，所有之舊史書，非惟不可摧燒，不可廢棄，且有極可研究，極可誦讀之價值，以爲吾人將來探討之資。於此若有人焉，於舊史之中，求新史智識，汰神史君史之糟粕，而擷取民史之精華，使讀者能恍然於我祖我宗數千年來活動及進行之真相，予吾人以良好之指導及模仿，則吾儕必將尊之重之，崇拜而敬仰之，奉以爲吾國民史之楷模。夫如是，則吾師水心先生新著之評註國史讀本，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吾師自民國成立以來，在上海民權神州及新聞各報，任記述者，業既有年，又在上海東吳及明強各中學，任國文歷史教授者，又有年。茲以講授餘暇，應吾儕同學所要求，撰爲是書，用民史眼光，以董理舊有之國史，增修而刪訂之，改弦而更張之，震蕩廓清，一洗舊日神史君史之舊習性，而與吾全國國民以更新。則斯書之出，謂爲吾國今日史界之明星可，謂爲吾國五千年來之民史結晶亦無不可。紹武與羅文耀、劉榮恩、蔡國平、印維廉等諸同學，受讀之餘，既欣且感，恭識數語於此，以告當世之研

究史學者，須知民史與神史君史之分，而藉此讀本，以攷證將來之民史，則我國史學之光，庶益輝煌燦爛，照耀於普天之下也乎！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受業門人支紹武謹書



例言

一、本書之輯，以供初高中學以上學生之用。凡中學以上學生，其學業已增進，故於歷史，應有完備適當之智識。是書就李孟符所編舊本，按照部定要旨，「在使知歷史，上重要事蹟，明於民族之進化，社會之變遷，邦國之盛衰。」重加修訂，取材務廣，擇義務精，以期合於部定要旨，使學者得有完備適當之歷史智識。

一、歷史事跡，至爲繁曠，編年與紀事本末二體，各有所便，亦各有所偏。本書參合二體，斷代以爲年限，卽事以究始末，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其前後有關係者，仍特別提示，以見脈絡貫通。庶學者於一事起迄，貫徹始終，而於歷朝大勢，亦不至茫昧。

一、歷史爲過去人類活動之再現，活動既過去，而欲使之再現，非有詳確之證據不爲功。故欲講上古史，須發掘地層，羅列標本，以爲佐證，我國無有也。講中古近古史，須搜集詳確真實之史料，而我國帝王家譜式之舊史料，不可恃也。懷此感想，無從下筆者屢矣，故本書修訂，幾經考慮，於疆域之沿革，朝代之遞嬗，兵事之強弱，種族之

盛衰，政治之得失，風俗之變遷，俱極慎重選擇，其稍涉疑慮，或挾門戶之偏者，概置不錄，以昭慎重。

一 本書既經修正，與原書截然不同；

原書有朝代，無時期；有總目，無章節。本書按朝代先後，分爲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現代史，五時期。每時期中，復按朝代先後，各分章節。其時期分割，皆與東西洋史時期，互相參校，俾學者於研究東西洋史時，不致發生誤會。

一 原書開卷首章，自黃帝始，唐虞三代，又極簡單，祇一兩課即完，於上古民族之如何興起，文化之如何發展，均未提及。就年歲論，太古至周，約三千年，由秦至清，約二千年，周前敘述，共止四課，而秦後敘述，乃至一千二百餘課，多寡迥庭若是，不合；一就事實論，太古至周，爲我國民民族進化時期，由秦至清，君權發展，爲我國民民族退化時期，而敘述詳略，反大懸殊，不合；二以是本書變更方法，將太古至周，秦間民族進化，及文明發展之情形，分別增入，以補未備，而於漢唐而下一人一家之私事，以及沽忠市直之章奏，主聖臣良之諛詞，酌加刪易，一以民族進化爲歸。

一原書依斷代爲史體例，由黃帝至明，共爲十二卷。然斷代爲史，始於班固，鄭樵極醜詆之，謂「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固爲彪子，不能傳其業，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會通之道，自此絕矣。」本書依據遷、彪舊例，將原本刪訂，併爲九卷，而賡續編撰清史兩卷，民國史一卷，合計仍爲十二卷。而民國史，直至民國十四年六月，本書告成之日爲止，可謂近日最新教本。

一原書於三國六朝五代十國等事，均極含混不明，本書則分析南北，各自爲篇，務使各種民族，分合情形，劃然分清，不相淆混。

一原書依我國舊史通例，皆以漢族爲主，而於他民族，多有貶詞，本書以五族平等爲主旨，不存畛域，故於滿蒙回藏四族之肇興及進化，皆特加注意，而於其與漢族衝突或接觸及勢力分合等，亦一律平視，絕無軒輊。

一原書至明末而止，其於近百年來，外交失敗，割地賠款，辱國喪師等事，概不之及，本書則自清史起，迄民國十四年，其間與東西各國交涉情形，言之特詳，於國恥一點，

尤加注意，庶使學者讀之，有所警惕，而增進其愛國雪恥之心。

一原書多敘記，無表格，而歷代民族分合，事務繁多，斷非簡單說明，所能貫徹。故本書遇重要處，均列詳表，綜其大綱，表式不一，要使全體綱要，悉納其中，讀者循途索徑，自能得其體要。

一原書皆具本文，無評註，無提示，其於歷代文物變遷，地名改易，前後雖自相貫徹，然讀者恐不免翻檢之勞，故於每篇中，擇要提示，橫列上端，又附加評註於本文之後，以鼓舞讀者奮發之精神，註以減省讀者稽尋之日力。其註釋，尤以地理沿革爲最詳，蓋歷史一門，與地理有密切關係，譬之演劇，地理猶舞臺，歷史猶舞臺中角色，無舞臺，則角色無從演劇，不知舞臺所在，尤不能得悉劇中角色優劣之所在。故本書註釋，於地名改革，尤爲注重，其實顯然，無須註釋者，則概從省略，以節繁文。

一原書皆舊式圈點，於文之精警處，另加密圈，本書則一概刪除，改用新式標點，使讀者爲自動的審美觀，且以展拓其心靈，不致爲舊式圈點所束縛。

一本書既以「合國史國文爲一術」爲主旨，故言必求其雅馴，而弗取刻深，事必期

於翔實，而弗尙詭僻。全書編纂者十之五六，撰述者十之四五，其有古人言論簡遠而難曉者，則仿近人今譯之法，易以淺顯之辭，期於無失其意而止。而於歷代名人戰績，及國威恢張之故事，尤語焉加詳。與會所至，能使讀者耳目聰明，精神開朗，油然想見古人愛國尙友之忱，與徒記姓名，具朝代，乾燥無味之教本，判然有異。

一本書各篇，重在敘事。敘事之法，各有不同，有宜在前而反列之於後，有宜在後而反述之於前，或專叙一人，而他人可以兼及，或泛及數事，而一事實爲之綱。故其中有提挈之法，一綱旣舉，而衆目皆張；有迴應之法，一音旣發，而衆響皆和；有銜接之法，如匠人裁衣，縫合無迹，有比附之法，如畫工傳墨，濃淡相宜。變化出入，各盡其妙，讀者細心玩索，於作文一道，能得其三昧。

一本書竭個人心力，整理組合，又補編清史及民國史三卷，參稽攷覈，徧涉羣書，鹵莽滅裂之譏，雖兢兢不敢自蹈，而時間迫促，蒐討無窮，耳目所未周，心思所未及，罅漏舛誤，在所不免，甚望海內博雅，有以教之。

鄒韜奮再識



評註
國史讀本總目

卷一 唐虞三代秦漢史

卷二 東漢三國兩晉史

卷三 南北朝及隋史

卷四 唐史上

卷五 唐史下 附五代史

卷六 宋史上

卷七 宋史下

卷八 元明史上

卷九 明史下

卷十 清史上

卷十一 清史下

評註國史讀本 卷四

卷十二 民國史



評註 國史讀本卷一 目錄

第一編 上古史

遠古史

- 一 傳疑時期一……………一
- 二 傳疑時期二……………二
- 三 民族之遷徙……………五
- 四 黃帝之開國……………六
- 五 文化之發展……………八

唐虞二代史

- 一 唐堯之世……………一一
- 二 虞舜之世……………一三

夏商周二代史

- 一 夏之興起……………一五

春秋時代

- 二 夏之衰亡……………一七
- 三 商湯之建國……………一九
- 四 商紂之滅亡……………二一
- 五 周之建國一……………二三
- 六 周之建國二……………二五
- 七 周之建國三……………三二
- 八 幽厲之衰亡……………三六

- 一 齊桓宋襄之霸……………三八

- 二 晉文之霸……………四〇

- 三 秦穆之霸……………四一

- 四 楚莊之霸……………四三

五 吳楚之爭……………四四

六 吳越之爭……………四六

七 孔子……………五三

八 孔子弟子……………五五

戰國時代

一 齊晉之易姓……………五六

二 魏齊之奮興……………五八

三 西門豹之治鄴……………六〇

四 秦孝公之變法……………六一

五 蘇張之縱橫……………六三

六 韓魏之削弱……………六四

七 楚之削弱……………六六

八 燕齊之興衰……………六八

九 趙之興衰……………六九

十 孟子荀子……………七一

十一 諸子學術……………七三

十二 四君養士一……………七四

十三 四君養士二……………七五

十四 四君養士三……………七七

十五 四君養士四……………七九

十六 廉頗藺相如一……………八〇

十七 廉頗藺相如二……………八二

十八 趙奢李牧……………八三

十九 秦滅二周……………八五

二十 荆軻刺秦王……………八七

二十一 秦滅六國……………八八

第二編 中古史

秦史

- 一 始皇之立國……………九一
- 二 始皇之內治……………九三
- 三 始皇之外攘……………九四
- 四 二世之篡立……………九六
- 五 陳勝吳廣之起兵……………九七
- 六 項羽之初起……………九九
- 七 鉅鹿之戰……………一〇〇
- 八 秦之滅亡……………一〇一

漢史

第一章 漢之創興

- 一 沛公之初起……………一〇三

- 二 鴻門之會……………一〇五
- 三 還定三秦……………一〇八
- 四 井陘之戰……………一一〇
- 五 彭城之戰……………一一一
- 六 鴻溝之約……………一一三
- 七 垓下之戰……………一一五
- 八 高祖即位……………一二七
- 九 前七國之亂……………一二九
- 十 後七國之亂……………一三二

第二章 漢之強盛

- 一 文景之治……………一二四
- 二 武帝之武功……………一二六
- 三 武帝之武功……………一二七

四	李廣程不識……………	一二九	一	元帝中衰……………	一五〇
五	李陵蘇武……………	一三〇	二	王氏專政……………	一五二
六	張騫通西域……………	一三二	三	哀平之亂……………	一五三
七	武帝之文治……………	一三四	四	新莽之篡……………	一五四
八	武帝之弊政……………	一三六			
九	昭帝之嗣位……………	一三七			
十	霍光之廢立……………	一三九			
十一	宣帝之政術……………	一四一			
十二	昭宣之外禦……………	一四二			
十三	昭宣之外禦……………	一四四			
十四	趙充國之平西羌……………	一四五			
十五	陳甘之斬郵支單于……………	一四七			

第三章 漢之衰亡

評註 國史讀本卷一

第一編 上古史

遠古史

一 傳疑時期一

有文字，然後有記載。故未有文字以前，無歷史也。僅憑故老之傳說而已。及年湮代遠，語焉不詳，或以結繩爲記，或以刻木爲記，然久而久之，繩斷木腐，徵信不易。故我國古史，自黃帝以前，皆所謂傳疑時期也。顧傳疑時期，不惟我國有之，世界各國歷史，殆無不經過此一階級者。惟此時期之人民，能力薄弱，迷信神權特甚，口碑流傳，其祖先之生長與作爲，往往多神怪之迹。今人以爲無可理解者，而古史則豔稱之，故又稱爲神話時期。舉例如下：相傳「我國首出御世者，爲盤古氏。其時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開天闢地，陽清而高者爲天，陰濁而厚者爲地。盤古生萬八千歲，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

傳疑時
期

神話時
期

盤古氏

女媧氏

創世記

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此神話之一說也。又俗傳：「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氏搏土爲人，力不暇供，乃引繩緹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緹人也。」此神話之又一說也。凡此云云，其荒誕不經，與猶太創世記中所言上帝創造亞當夏娃及物類之事，如出一轍。此可見中西文化同源，古人思考之力，對於天地人物之成因，俱作如是解也。

〔註〕 人類起源，說至不一，大概可分二派：一謂人之祖先，其初惟有夫婦二人者，是爲一元說。一謂人之祖先，不必同時同地，而各自進化發生者，是爲多元說。二說俱難考定。然吾國至今，江西會昌縣有盤古山，湖南湘鄉縣有盤古保，江西零都縣有盤古洞，則盤古必爲吾國首先傑出之人類，可無疑也。

〔註〕 ①【盤古氏】開天闢地及垂死化身說，俱見五運曆年記。②【女媧氏】搏土爲人說，見國史輿本第一編。③【創世記】書名，猶太舊約聖經中之第一種。

二 傳疑時期一

地球成立至今，據科學家之眼光觀之，約計當九千萬年。自人類發現至今，約計當二

十紀
九頭紀
五龍紀

攝提紀
合雜紀
連通紀
敘命紀
循數紀

因提紀

禪通紀

疏佐紀

十四萬年。此與吾國舊時之傳說，大相懸異。吾國舊時傳說，謂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人皇兄弟九人，分居九方，故曰九頭也。二曰五龍紀。謂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乘雲車而治天下也。三曰攝提紀。凡五十九姓。四曰合雜紀。凡四姓。五曰連通紀。凡六姓。六曰敘命紀。凡四姓。以上均無名氏可考。七曰循蜚紀。凡二十二氏。曰鉅靈氏，句驪氏，譙明氏，涿光氏，鈎陣氏，黃神氏，鉅神氏，犁靈氏，大驪氏，鬼驪氏，奔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雲陽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八曰因提紀。凡十三氏。曰辰放氏，傳四世，蜀山氏，六世，渾沌氏，七世，東扈氏，十七世。皇覃氏，七世。啓統氏，三世。吉夷氏，四世。几蘧氏，一世。稀韋氏，四世。大巢氏，二世。遂人氏，四世。容成氏，八世。九曰禪通紀。凡十九氏。曰軒轅氏，三世。伏羲氏，一世。女媧氏，一世。史皇氏，一世。柏皇氏，二十世。中央氏，四世。大庭氏，五世。栗陸氏，五世。颺連氏，十一世。赫胥氏，一世。葛天氏，四世。尊盧氏，五世。祝融氏，二世。昊英氏，九世。有巢氏，七世。朱襄氏，三世。陰康氏，三世。無懷氏，六世。神農氏，八世。十曰疏佐紀。自黃帝以訖獲麟之歲是也。此十紀中，一至九紀，

年歲事跡，俱不可憑信。自黃帝起，有文字紀事，有甲子紀年，其年歲事跡，始漸有可徵。惟自黃帝至獲麟時，不過二千二百十七年，以例九紀，合之亦不過數萬年，絕不至有二百二十六萬年之多。科學家謂自人類發現至今，約二十四萬年，庶幾近之。

○十紀之說，雖不可憑信；然在未有文字以前，其世次先後，傳說如此，可見古人亦自有一種想像力，實未可盡然湮沒，此讀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十紀】通觀此十紀中，長其部落者，無慮百餘氏。而有大功德於民者，莫先於有巢燧人。相傳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禽獸蟲蛇爲敵，而爪牙角毒，概不足以勝之。常有因蟄居穴中，夜爲毒蛇所螫者，清晨人起相遇，輒問曰：得無它乎？應之曰：無它，它今作他，即古蛇字，蓋表示感謝之意云。自有巢氏作，始構木爲巢，一如鳥之巢於樹上，以避羣害，故又號曰大巢氏。今其遺跡，聞在瑯琊石樓山之南，是爲我國有宮室之始。又初民生活狀態，率皆吮露精，食草木實，山居，食鳥獸，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蟹螺蛤，臚腐饅，內傷營衛，以殞其天年。燧人氏作，遊於遂明之國，見有大樹名遂，屈盤萬頃，一日，有鳥類鳴，啄其枝，燦然火出，氏心有所感，遂取銳石，鑽木取火，教民以灼以烘，以熱腥臊，以燂黍穀。然後人之食之者，腹疾不作，而民生益夥，故號曰燧人。是爲我國有火食之始。此外如衣服器用之發明，別詳下文第五課。

有巢燧人

人種之區別

東徙之民族

漢族

回族

蒙族

苗族

漢族
苗裔
有中土

三 民族之遷徙

世界人類，約分五種：曰白，曰黃，曰黑，曰棕，曰紅，而吾國則黃種也。細別之，又有五族：曰漢，曰滿，曰蒙，曰回，曰藏。其最初托足地，在亞洲之西，小亞細亞之南，名加特亞國。以巴比倫為國都，即西史所稱前巴比倫國也。其後由西而漸移於東，以至中國，年遠地隔，遂相睽異。以今考之，由帕米爾高原，而蕃衍於黃河流域，據有中原全地者，羲農黃帝之一支漢族也。由衛藏入川陝，其後為氐為羌者，人皇氏之一支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者，為鞏粥，其後為匈奴為突厥者，回族之祖也。其在東北之地者，有息慎，移徙當在鞏粥之前，其後為東胡為契丹者，則滿蒙二族之祖也。五族之中，惟漢族得地最優，因江河流域天然之肥沃，生息滋長於其間，故開創最早，文化特著，其他四族，皆不及焉。

先漢族而東據中原者，苗族也。其語言文字，與漢族相類，蓋同種也。其時九黎三苗，布滿國內，勢力絕巨。漢族自伏羲而後，游牧東方，漸與接觸，因接觸而發生衝突，故伏羲女弟女媧氏在位時，有共工之誅，神農之世，夙沙氏自攻其君而來歸，皆苗族也。其後黃帝氏興，擒蚩尤於涿鹿之野，苗民率服，漢族遂代苗族而奄有中土。

漢族西來之說，世人頗有疑慮，然研究古史，與地質學至有關係。近世西人有潘伯頓者，在中亞細亞發掘地層，證明紀元前八千二百五十年前，該地土質膏腴，當為古代文化散布之地。後經地質學之大變動，驟變為乾燥之沙漠。其地居民，不得不紛紛遷散，移殖於世界各地。此可為漢族東遷之一確證。

○【加特亞國】即古葛天氏所立之國。加特，葛天一音之轉。亞者，餘音之省也。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後，歐美諸國人在巴比倫故墟掘地，發見足以證明該地為漢族宗國之物甚多，詳見宋羅泌路史。

○【帕米爾高原】在新疆省西南邊外，即崑崙也。○【義黃一支】遁甲開山圖曰：天皇氏，被迹於柱

州之昆侖。山海經曰：昆侖之北有軒轅之邱。陸賈新語曰：黃帝發昆侖虛，起宮室於其山。可見義皇一派，皆建國於此。其時漢族西來，未至中原，先暫駐此。於理較信。傳稱伏羲都陳，神農都曲阜，黃帝都涿鹿，皆就其勢力所及之止境而言，未必即都於此也。④【衛藏】即今西藏，前藏也。⑤【人皇一支】遁甲開

山圖曰：人皇氏出刑馬山。提地之國，其後乘雲車出谷口。提地，為圖伯特之轉音，即衛藏也。谷口，即今陝西之斜谷也。此為由衛藏入川陝之切證。⑥【苗族】為槃弧之後，見漢書。⑦【共工】國名，在今直隸

境，其君名康回，聯合九州各部，與女媧爭歸，女媧以神力誅之。⑧【夙沙】國名，其君能煮海為鹽，在今

山東東部。⑨【涿鹿】山名，在今直隸涿鹿縣。

四 黃帝之開國

黃帝
蚩尤

版泉之戰

涿鹿之戰

指南車

擒戮蚩尤

定都涿鹿

倉頡作六書

大撓作甲子

盤元妃養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號軒轅，五帝之首，而吾漢族開國之始祖也。先是神農世衰，九黎之君，曰蚩尤者，苗族之首領也。雄武善用兵，初仕炎帝，為司天之官。受漢族文化後，見炎帝政衰，乃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攻炎帝榆罔滅之，代神農氏而為炎帝。恃其兵力而凌諸侯。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穀，撫綏萬民，教熊羆貔貅豺虎之士而列其陣，與炎帝三戰版泉之野，而後得志。然蚩尤方怙其強盛，崛彊不肯服，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帝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戮之。於是諸侯咸尊帝為天子，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服者舍之，披山通道，未嘗甯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鷄頭之山，南至於江，北逐葷粥，驅之於沙漠之外，然後合符釜山，而定都於涿鹿之阿。帝以為天下雖定，而武備不可一日廢也。故常巡行天下，不遑甯居所至之處，以師兵為營衛，遷徙往來，無常處焉。自古以兵力定天下者，帝其首也。天下既定，乃修文教，命倉頡作六書，而萬世之文明啓。使大撓作甲子，而萬世之歷法定。元妃西陵氏養蠶以教萬民，而天下始知衣帛之利。以武功除暴亂，以文德保治安，黃帝誠古今第一偉人哉。其後，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相繼為

五帝

天子，是爲五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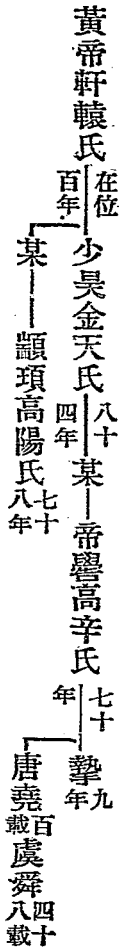
註

涿鹿之戰，是爲漢苗二族與亡之大關鍵，而南北兩方勝負之決定，亦肇基於此。其後顓頊即位，九黎作亂，命南正重，火正黎征之，分流其子孫於四裔。未幾三苗共工氏起而爭帝，顓頊又征服之，苗勢始衰。及帝嚳即位，共工氏又爲亂，使重黎誅之，自是苗勢益蹙，而漢族之地位乃日益鞏固矣。

註

①【版泉】在今直隸涿鹿縣東。②【涿鹿】山名，見上課。③【九山岱宗】即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④【陸渾】山名，在今甘肅高臺縣西南。⑤【鷄頭山】在今甘肅。⑥【葷粥】即周之邰，秦之甸奴，在今蒙古新疆。⑦【釜山】在今涿鹿縣西南。⑧【涿鹿之阿】即今涿鹿縣。

五帝帝系表



五 上古文化之發展

太古之世，榛榛狉狉，進而爲文明，可分爲數端：最初生民，茹毛飲血，燧人氏教以火化，始知熟食。庖犧氏興，漁獵畜牧，神農氏興，教民稼穡，夙沙氏又煮海爲鹽，而飲食之道

飲食改

居處改 進
衣服改 進
器用改 進
婚姻改 進
貿易改 進
交通改 進
城邑之 始
立官之 始
封建之 始

進矣。前有巢氏，構木爲巢，後有巢氏，編蘆緝扉，以變穴居野處之風，以除鳥獸風雨之害。神農作明堂，黃帝作合宮，始有樓閣，而居處之制進矣。辰放氏以皮衣易卉服，黃帝作冕旒，垂衣裳，其臣余則作屣屨，其妃嫫祖始育蠶，帝又旁觀翬翟草木之華，染五采以爲文章，而衣服之制進矣。隧人氏範金合土爲釜，而上古燔黍捭豚之風革。黃帝命甯封爲陶正，而污尊杯飲之風革。又指南車之制，則磁鍼之理已發明，器用益進步矣。生民之初，知有母不知有父，女媧氏始制嫁娶之禮，同姓氏者不相婚配，於是乎民始不瀆此婚姻制度之改進也。隧人氏創交易之道，神農氏爲日中之市，而商賈以興，其初以物易物，後代以貝，至黃帝時，範金爲貨，製金刀而幣制興，而貿易漸繁盛矣。太古時道路不修，人民奔走，深廩淺揭，黃帝始剗爲木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又作大輅，以行四方，於是服牛乘馬，無遠弗届，而交通漸便利矣。太昊作土城，神農作石城，是爲有城邑之始。神農始稱帝，隧人氏有四佐，太昊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黃帝立六相，又有史官及占天之官，是爲立百官之始。黃帝畫野分州，以營國邑，置左右監監之，是爲有封建之始。剡取椽，黥等刑，蚩尤作之，黃帝用以治苗民，是爲後世有刑制之始。此外

刑制之始制文始製方始作音

如伏義劃八卦爲文字之濫觴。太昊知鍼砭，神農嘗百草，製方藥，黃帝作內經，而醫理以精。葛天氏作歌，陰康氏作舞，朱襄作瑟，太昊作琴，黃帝命伶倫取竹爲十二律，而音樂以備。此又學術改進之一斑也。

太古人民，生活狀態，至爲渾噩。及盤古氏等，相繼代興，由部落進化，漸組成國家之形，於是長其部者，日發明器物，以利民用，歷三皇五帝諸聖哲，創制尤多。凡人生必要而不可缺者，幾於應有盡有，月異而歲不同，是故論中國歷史，自太古至周初，實爲我國民族進化時期。秦漢而後，則爲退化時期。惜黃帝以前，書闕有間，語焉不詳，古聖賢發明製作之功，不能一一表襮於後世耳。

○「庖犧」卽伏羲氏。以其養犧牲以充庖廚，故又名庖犧。○「八卦」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卽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代名詞也。○「葛天作歌」葛天，葛天氏，八人操牛尾，投足叩角而歌八終。○「

伶倫取竹」黃帝命伶倫，取竹嶠谿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制十二律，以象鳳凰之鳴。嶠谿，卽昆侖之北谷，

此又可爲黃帝建國昆侖之一證。

唐虞二代史

一 唐堯之世

放勳

定都平陽

康衢之
歌擊壤之

舉虞舜

攝政

禹治洪水

唐帝堯者，高辛氏之次子，號曰放勳。初，高辛氏崩，長子摯嗣位九年，無君人之度，諸侯廢之，尊堯爲天子。既卽位，定都平陽，命羲卬治歷象，置閏法，以正四時，置諫鼓，立謗木，巡狩四方，見民有饑者，則曰：我饑之也；民有寒者，則曰：我寒之也；民有被辜者，則曰：我陷之也。故天下之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興康衢擊壤之歌。晚年，洪水爲災，懷山襄陵，民不粒食，命崇伯鯀治水，九載無功。三苗復乘時爲患，時帝在位七十年矣。念天下事重，己子丹朱不克肖，欲求天下賢者而讓之位，環顧廷臣，無能當重位者，乃舉虞舜於畎畝之中，妻以二女，委之國政。虞舜者，姓姚，名重華，父瞽瞍，繼母生象，象不弟，父惑後妻，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不少懈，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作什器於封邱，就時於負夏，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天下之人，皆慕而歸之。四岳薦諸堯，堯遂命舜攝政，舜既攝政，舉八元八愷，和五典，叙百揆，殛鯀於羽山，使其子禹繼父治水，而洪水平。堯崩，禪位於舜，舜避堯之子丹朱於河南之南，而天下諸侯，弗願也。朝覲

舜受堯

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知天下之不可讓也，乃歸而踐天子之位。

【評】堯時事跡，可令人注意者：二：一曰，共和之發軔也。自炎帝神農而後，君統皆傳一家，廢擊立堯，仍一家也。及堯舉舜於叻畝之中，授以大位，一洗從前家傳之陋習，其思想之發展，誠能駕越前賢，中華民國共和之制，當發軔於此。二曰，外族之賓服也。顓頊而後，九黎既衰，三苗復熾，左彭蠡，右洞庭，雖已被屏於江湖之外，然仍時時侵擾。堯既與之戰於河南丹水之浦，舜又使禹征之，竄其酋於三危山，苗民咸服，不復為變，惟其後息慎氏來朝，貢弓矢，則苗族雖平而猶蒙二族，與漢族之接觸，已起端於此。

【註】

○【平陽】在今山西臨汾縣。

○【羲和】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

○【康衢擊壤之歌】堯

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又觀於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其為天下愛戴如此。

④【崇伯鯀】崇，國名。鯀，顓頊之後。

⑤【虞舜】虞，國名。在

今山西平陸縣。

⑥【歷山】即雷音山，在山西永濟縣界。

⑦【雷澤】在雷音山下。

⑧【河濱】今

永濟縣北有陶城，寰宇記，舜陶河濱即此。

⑨【壽邱】在今山東曲阜縣東。

⑩【負夏】鄭康成注，衛

地。⑪【八元八愷】八元，高陽氏才子八人。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

⑫【羽山】在今江蘇贛榆縣北。

二 虞舜之世

建都蒲阪，禹宅百揆，禹宅百揆，後稷教民稼穡，三載考績，五載巡狩，學校興，刑法明，南風之歌，卿雲之歌。

舜既即位，建都蒲阪，命禹宅百揆，爲宰相，使棄爲后稷，教民稼穡，蓋洪水初平，而百穀始得播種也。民食既足，乃興教化，於是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使垂作共工，而贍其器用，使益作虞，焚烈山澤，牧養鳥獸，以開關利源，命后夔典樂，以教胄子，使伯夷作秩宗，主祭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定三載考績之制，而百官莫不盡其職矣。定五載巡狩之規，而萬民莫不達其情矣。建太學於西郊，曰上庠，建小學於國中，曰下庠，而學校興矣。以臯陶爲士師之官，定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又有鞭扑流放竄等刑，鞭刑施之官府，扑刑施之學校，流放竄，則免其死罪而宥之以遠，又有贖刑以治疑罪，而刑法明矣。又令禹臯陶陳謨，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造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說者謂，帝都蒲阪，而山西多鹽池，南風一起，則鹽之結晶易，民財之阜，蓋本於此云。帝又作九韶樂，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於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稽首進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蓋

禪位於

自黃帝以後，言治法者，首稱堯舜，是為上古極盛之時期。舜在位五十年，崩，子商均亦弗克肖，乃舉天下而讓之禹。

舜時除命官設教，注重民政外，對於各諸侯之裁制，及君權之統一，亦至嚴重。蓋上古時，游牧部落，據地稱諸侯，權勢至大。黃帝時國以萬計，皆各自為政，不受中央節制，而天子之廢立，亦多以其朝覲、訟獄、謳歌為歸。堯之廢堯，即其徵也。堯舜相繼執政，以治平洪水之大功，又乘征服苗民之威力，欲杜其弊，故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定賦作貢，分州立牧，為集權中央之計。復封禹於夏，封契於商，封堯子朱於丹，封弟象於有庠，凡險要遼遠之地，皆使其手足心腹以鎮撫之。又定朝覲巡狩之制，使各諸侯，每歲一朝，朝覲既畢，天子出而巡狩，皆所以寵馭而震疊之，而中央之勢，愈益鞏固。數千年君主專制之局，當始於此。

代		古										上	
商	夏	虞舜	唐堯	帝嚳	顓頊	少昊	黃帝		神農	伏羲	朝代		
亳	安邑	蒲阪	平陽	亳	帝邱	曲阜	涿鹿	曲阜	陳	陳	都邑		
河南商邱縣	山西安邑縣	山西永濟縣	山西臨汾縣	河南偃師縣	直隸濮陽縣	山東曲阜縣	直隸涿鹿縣	山東曲阜縣	同上	河南淮陽縣	今地		

①【蒲阪】故城在今山西永濟縣。②【棄】堯之兄。

周之始祖。③【契】亦堯之兄，商湯之始祖。④【垂】句

龍氏之子。⑤【益】即伯益，秦之始祖。⑥【伯夷】垂之

子，與周初之伯夷異。⑦【崇山】在今湖南大庸縣東。⑧

【夏】今河南禹縣。⑨【商】今陝西商縣。⑩【丹】今

山東臨朐縣東北。⑪【有庠】今湖南道縣有鼻亭，即有庠

也。舜封象於此。

夏商周三代史

一 夏之興起

洪水氾

繼父治

夏禹者，黃帝後之一大偉人也。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汎溢於中，國百姓皆巢居樹上，以避水災。堯獨憂之，

命禹父鯀，治水九載，而功弗成。及舜攝位，首先罷鯀，殛之於羽山，而舉禹為司空，使繼父治水。禹既受命，傷父功之不成，而水之難治也！於是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家

表 邑

東周	周								
成周	豐	鎬	朝歌	西亳	邢	耿	相	鸛	
河南洛陽縣東	陝西鄠縣	陝西鄠縣東	河南淇縣	河南偃師縣	直隸邢臺縣	山西河津縣	河南安陽縣	河南滎澤縣	
洛	魏里	陝西興平縣東							
河南洛陽縣	河南洛陽縣								

北條入
南條入
江
鑿龍門
鑿荆山
鑿巴峽

定都安邑

門而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輜，知水之患，莫大於河。於是先疏河，次濟，次淮，次江。北條之水，使入河濟，南條之水，使入江漢。其唯一主愷，在宣導水流，而不與之爭勢，故於河則鑿龍門，鑿呂梁，鑿底柱，於淮則鑿荆山，於江則鑿巴巫之峽，皆主退讓。使伯益掌火，焚山林而驅鳥獸，以為治水之預備。使棄掌播種之事，水之既平者，即教之種植，以安其居。手胼足胝，歷八年之久，而歷朝災患，卒以弭平。吾人今日得安然宅土而居，皆禹之力也。禹既平治水土，厥功甚偉，舜乃薦禹於天，授之以政，舜崩，禹即天子位，改國號曰夏，定都安邑。承洪水之後，務以節儉為治，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出見罪人，下車泣之。嘗一饋十起，日中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焉。」故得臯陶、杜子業等七大夫，以治天下。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天下歸心焉。在位八年崩，子啓嗣位，由是始定傳子之局。

夏初政治，有可注意者三事：一稱號，禹以前各朝，皆稱皇稱帝，禹始改稱王。二傳統，禹以前，君統授受，

或傳同族，或傳異姓，不必定傳子，至禹，乃確定傳子之法，數千年因之。三政策，禹承堯舜之後，仍以集權中央為政策，一會塗山，諸侯至者萬國，再會會稽，防風氏後至，則執而戮之，子啓繼立，大享諸侯於鈞臺，有扈

氏不服，則督帥於甘以滅之，於是諸侯皆不敢抗，而君主威權益加鞏固，各諸侯乃不敢干涉天子廢立之事，是爲夏代極盛之時期。

註 ①【龍門】在陝西韓城縣東北。 ②【呂梁】在山西離石縣。 ③【底柱】在山西垣曲縣南，黃

河中流。 ④【荆山】在安徽懷遠縣。 ⑤【巴巫之峽】在四川巫山縣。 ⑥【安邑】今山西安邑縣。

⑦【七大夫】卽皋陶，杜子業，阮子，施子，鬲子，然子，濇子，玉，七人。

⑧【塗山】在今安徽懷遠縣。 ⑨【會稽】在浙江紹興縣，因禹會諸侯於此，而會計其貢賦，故有此名。 ⑩【防風】國名，今浙江

武康縣。 ⑪【鈞臺】在河南禹縣。 ⑫【有扈】國名，今陝西鄠縣。 ⑬【甘】在鄂縣西南。

二 夏之衰亡

太康無道

后羿篡夏
寒泥殺羿

啓崩，傳子太康，而太康無道，敗於洛表，十旬不返，有窮之君羿，拒之於河，太康避居陽夏，羿立仲康而專政，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征滅義和，以收兵權，冀翦羿黨，而羿亦滅王黨，天官伯封氏以爲報復，仲康崩，子相立，爲羿所逼，遷避商邱，依其同族斟灌斟尋氏以居，羿遂篡夏，是爲後世權臣篡國之始，已而羿臣寒泥，又殺羿而代立，滅斟灌斟尋並弒王相，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其母家有仍氏，遺臣靡亦奔有鬲氏，夏統於是中。

夏統中絕

少康中與

桀發暴

妹喜

肉林酒池

商湯革命

鳴條之戰
夏亡

絕。縉尋生少康於仍，長爲仍牧正，泥求之急，乃逃於虞，虞君以二女妻之，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臣靡合二國之燼，共滅寒泥，復禹舊績，夏統中絕，至是蓋四十年。後世稱中興者祖焉。少康而後，六傳至孔甲，好事鬼神，肆行淫亂，夏政日衰，又五傳至桀，癸尤暴虐無道，有勇力，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苦之，爲之語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桀又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寵信之，爲作瓊室象廊，瑤臺玉牀，又爲肉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爲戲樂。復聽幸臣趙梁言，苛征百姓，百姓弗能堪，諸侯叛之，太史關龍逢諫，弗聽，怒殺之。商湯不忍人民之被其荼毒，遂率諸侯之師以伐夏，戰於鳴條，桀敗奔南巢，後二年，卒於亭山。夏由禹至桀，凡十七世，四百三十九歲而亡。

註

少康中興事，史記夏本紀中，無一字及之，惟太伯世家中，錄伍員語，說者謂此係寓言，非實事也，至左

氏傳襄四年，及哀元年，則兩引之，其是其非，尙待探索，本編雖依照通常歷史，將其事編入，特爲附辨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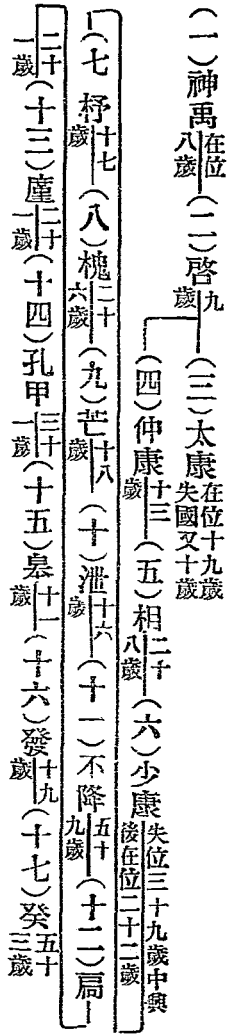
註

○【洛表】謂洛水之外，洛水，在河南西部。○【有窮】國名，今安徽壽縣。○【陽夏】今河南

太康縣。○【胤】今四川廣元縣。○【伯封】后鑿之後。○【商邱】今河南商邱縣。○【斟灌

【今山東壽光縣。①【斟尋】今山東濰縣。②【有仍】太昊之後，今山東濟甯縣。③【有鬲】今山東德縣。④【虞】今河南虞城縣。禹封舜子商均於此。⑤【綸】今虞城縣東南地。⑥【一成】方十里也。⑦【一旅】五百人也。⑧【有施】在今山東滕縣東北。⑨【鳴條】今山西安邑縣。⑩【南巢】在今安徽巢湖中。⑪【亭山】即歷陽山，在今安徽和縣。

夏代帝系表



三 商湯之建國

自黃帝以來，以武力得天下者，首推商湯。商湯者，堯兄契之後也。契佐禹治水有功，爲舜司徒，賜姓子，封於商，傳四百年而至於湯。湯始居亳，有聖德，諸侯歸之。其隣葛伯不祀，湯遺以牛羊，又使亳衆往爲之耕，葛仍不祀，且殺其饋饁之童子，湯乃舉兵征服之。

湯始征 葛

三聘伊尹

獸及禽

放桀南
建都於
亳

太甲居
桐
政伊尹攝

湯之用兵自葛始。有伊尹者，居於有莘，聖人也。湯三聘而出，用為相。伊尹佐湯，行仁政以安集天下。湯出野，見有張網而獵者，祝曰：願上下四方悉歸吾網。湯聞之曰：嘻！盡之矣！乃去網三面，僅留其一。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之德至矣，恩及於禽獸，而況人乎？是時夏桀，方暴虐無道，諸侯皆去桀而歸湯。桀甚忌湯，召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乃起兵伐昆吾，凡十一征，無敵於天下，遂率諸侯之師，伐夏破之，放桀於南巢，即天子位，建都於亳。國號商，自是遂復開諸侯革命之局。湯既即位，大旱七年，湯乃禱雨於桑林，以六事自責，遂大雨。湯崩，孫太甲即位，顛覆湯法。伊尹時為冢宰，諫而不聽，乃放太甲於桐宮，而自攝政。太甲居桐三年，悔過自新，伊尹復迎立之。人臣之廢立其君，而不得謂之逆，蓋自伊尹始也。

【註】 湯之征葛，開後世諸侯自相攻伐之局，而禱雨桑林，則又啓民間祈雨之風。至伊尹之放太甲於桐，天下不以為非，雖由伊尹之賢，然亦可見當時君權未甚隆重也。

【註】 ①【亳】今河南商邱縣。 ②【葛】今河南雷陵縣。 ③【有莘】今山東曹縣。 ④【夏臺】即鈞臺，在河南禹縣。 ⑤【昆吾】今直隸濮陽縣。 ⑥【桑林】在今河南商邱縣。 ⑦【六事自責】曰

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禍盛歟，苞直行歟，讒夫昌歟。④〔桐宮〕在山西聞喜縣，湯墓所在。

四 商紂之滅亡

五衰五與

河賈甲遷相

盤庚遷殷 革囊射天

紂嬖妲己

美里之囚

武王伐紂

牧野之戰

太甲而後，大抵皆兄弟相傳。賢聖之君六七作，故五衰而五與，而皆以諸侯之至不至爲斷。其始太甲復位，勤德修政，諸侯來歸，是一興也。及至雍己，紀綱不振，諸侯不至，是一衰也。太戊以伊陟巫咸爲相，諸侯復至，又一興也。至河賈甲，河絕遷相，又一衰也。祖乙卽位，以巫賢爲相，諸侯賓服，又一興也。傳至陽甲，諸子相爭，諸侯不至，又一衰也。盤庚遷殷，改國號爲殷，修先王政治，諸侯來朝，又一興也。及至小辛，又一衰也。再傳武丁，師甘盤相傳說，伐鬼方，荆楚，而氏羌賓服，又一興也。武乙遷朝歌，荒縱無道，爲革囊以射天，又一衰也。凌夷至於帝辛，猛勇有智辯，材力過人，世稱曰紂。伐有蘇氏，得其女妲己，嬖之，重賦稅，酷刑辟，惟婦言是聽，作庭池園囿，爲長夜之飲，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昌於美里，得賂釋之，後寵用，蜚廉惡來等，諸侯益疏。微子箕子比干諫不聽，比干死，箕子囚，微子遂去。及西伯，昌，薨，子發立，是爲武王，率諸侯之師以伐紂，紂發兵七十萬拒之，戰於牧野，紂敗，登鹿臺，抱寶玉自焚死。商自成湯至紂，凡二十八世，六百四十四祀。

商亡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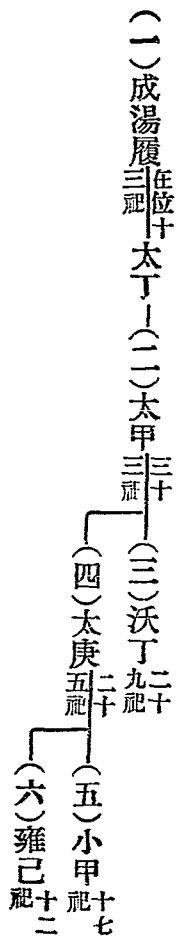
自唐虞以來，雖集權中央，已數百年，然成湯以諸侯革命，故諸侯之勢，仍復恢張，商室興衰，遂以諸侯之去來為斷，而當時君權，未甚隆重，於此又可見一斑。太甲崩後，再傳至太庚，兄終弟及之制，自彼開之，遂為家天下者傳世之又一法。然爭奪之禍，遂益烈矣。武丁伐鬼方，氏羌賓服，是為漢族與藏族接觸之始。紂隨九侯，脯鄂侯，君權似已隆重。然周武即率諸侯之師，伐紂而覆其宗，商以諸侯革命興，亦即以諸侯革命亡。可見當時諸侯之權，仍未減輕也。

註 ①【相】今河南安陽縣。 ②【般】即西亳，今河南偃師縣。 ③【鬼方】今貴州省地。 ④【荆

楚】今湖北省地。 ⑤【朝歌】今河南淇縣。 ⑥【有蘇】今河南濟源縣。 ⑦【九】今河南陟縣。

⑧【鄂】今河南河南縣。 ⑨【姜里】今河南湯陰縣。 ⑩【牧野】今河南汲縣。

商代帝系表



〔七〕太戊七祀
五祀

〔八〕仲丁十三祀

〔九〕外壬十五祀

〔十〕河亶甲九祀

〔十一〕祖乙十九祀

〔十二〕祖辛十六祀

〔十四〕祖丁三十祀

〔十三〕沃甲二十祀

〔十五〕南庚二十祀

〔十六〕陽甲七祀

〔十七〕盤庚二十祀

〔十八〕小辛二十祀

〔十九〕小乙二十祀

〔二十〕武丁五十祀

〔二十一〕祖庚七祀

〔二十三〕廩辛六祀

〔二十二〕祖甲三十祀

〔二十四〕庚丁二十祀

〔二十五〕武乙四祀

〔二十六〕太丁三祀

〔二十七〕帝乙三十祀

〔二十八〕受辛三十祀

五 周之建國一

棄

后稷封

郟劉遷

公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郟劉遷

有周一代，吾中國四千年文明之淵海也。周姬姓，始祖曰棄，為唐堯之兄，舜任后稷，封於郟，子孫世其官。其後有不窳者，直夏后氏之衰，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不窳之孫曰公劉，遷於郟，修后稷之業，庶民懷之。歷數百年，至古公亶父，為獯鬻所攻，乃去郟，國人從之者如歸市，邑於岐山之下。始改國號曰周。亶父生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取太任，生子昌，幼有聖德，亶父愛之，思傳位焉。亶父卒，太伯欲成父志，與仲雍逃奔蠻夷，以國讓季歷。季歷即位，大破西戎，遂受命於商為西伯。季歷卒，昌嗣，即文王也。文王襲父位為西伯，時紂為無道，諸侯畔之，而文王以克行仁政，聞於天下。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決，乃朝周，請文王平其獄。既入境，見周人之耕者，皆讓畔也。二君慚而歸，讓其地，以為閒田。諸侯聞之，相率朝周，三分天下有其二，崇侯虎不服，而助紂為虐。文王率師伐之，三旬弗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乃作邑於豐，徙都之。於是周德日盛，澤被江漢，王業成矣。文王既崩，太子發嗣位，是為武王，以呂望為太師，謂之師尚父，即太公也。武王即位十年，而紂惡不悛，武王乃率師伐之，觀兵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遂率諸侯之師，渡河與商師戰於牧野，大破之，紂自焚死，並滅黨紂之諸

紂 武王伐

崇 文王伐

國 太伯讓

滅四十餘國

侯四十餘國，盡罷紂所行虐政，還都於鎬，遂繼商而有天下。

評

武王伐紂，其所以一戰而克者，大要有三：一曰地勢，周都岐豐，卽戰國時之所謂關中也，東帶河，南繞渭，西北山麓綿互，勢極雄固，殷都朝歌，土地平衍，無險可扼，此不如周者一；一曰民風，周民久居山僻，富武勇樸實之氣，殷民世居中夏，不免流於靡弱，此不如周者二；一曰政治，周自公劉以來，累世休養其民，文王尤有恩惠，故人樂爲用，殷雖聖賢之君六七作，然歷世久遠，流風漸邈，加以紂之殘暴，不啻爲涸馱魚，此不如周者三。況當時天下大勢，仍在諸侯，聯絡附己之諸侯，以驅除殘暴之君主，爲勢至順，此尤武王克商之最要關鍵也。

註

①【郃】今陝西武功縣。②【邠】一作豳，今陝西枸邑縣。③【岐山】今陝西岐縣。④【虞芮】虞，今山西平陸縣，芮，今山西芮城縣。⑤【崇】今陝西鄠縣。⑥【豐】卽崇都改建。⑦【孟津】今河南孟津縣。⑧【牧野】見前課。⑨【鎬】今陝西鄠縣東，與豐同屬一縣。

六 周之建國二

武王既藉諸侯之力，克商而有天下，故對於各諸侯，最費經營，凡黨紂之諸侯，既以武力次第削除，而附己之諸侯，則又積極設法裁制，卽位之初，首布列爵分土之制，仿唐

限制諸侯

卷一

上古史

夏商周三代史

六

周之建國二

二五

分封同姓

三恪

二王

三監

成王嗣立周公攝政三叔謀叛武庚獨征周公東

虞之五服，於王畿外，別爲九畿。使九畿諸侯，大小相維，而復置監以監之。定禮制以裁之，定軍制以限之，置左右二伯以統治之。定巡狩述職朝聘黜陟之制，以威懷之。凡此種種，非限制，卽防閑，皆所以爲集權中央計也。此外復大展其分封政策，凡封兄弟之國十五人，以周公旦爲之首，封於魯。同姓之國四十人，以召公奭爲之首，封於燕。異姓之國二十人，以太公望爲之首，封於齊。以酬其勳勞，而作王室之屏藩也。封黃帝之後於蕭，堯之後於祝，舜之後於陳，是爲三恪。恪，敬也。敬之如賓客也。封禹之後於杞，紂子武庚於殷，以爲禹湯二王之後，示無私也。又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爲三監。懼殷遺民，挾武庚爲亂，謀復國也。凡此皆所以崇德報功，擴張同姓之勢力範圍，以爲擁護中央計也。及武王崩，成王誦嗣立，年幼，周公攝政，而管蔡霍三叔忌之，作流言以撼周公，公避居東，作鸛鳴之詩以貽王，王悟其非，因迎公歸。三叔懼，挾武庚叛，周自立，奄及淮夷徐戎等國助之。東南半壁，幾非周室所有，王命周公率師東征，殺武庚，誅三叔，移師滅奄，平淮夷等國，滅國者五十，而東南大定。改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既返，命伯禽就國於魯，而身自留相王室。

【註】 自部落改爲封建，黃帝時，割野分州，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商湯時，尚存三千餘國，周之興，有千八百國。及武王克商，併滅四十餘國，周公東征，又滅國五十，私天下於一家，併吞諸國以統一皇權，於此已可概見。其後秦始皇廢封建而爲郡縣，蓋承春秋十四強國及戰國七雄互相吞併之政策而爲之，時勢所趨，不得不爾，而武王周公，實開其先，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註】

①【五服】王畿甸服，侯甸侯服，男采綏服，衛蠻要服，藩夷荒服也。②【列爵】爵分五等，曰公，侯，伯，子，男，與唐虞同。惟其下尙有附庸。③【分土】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④【置監】方伯之國三人，大國置三卿，其二卿命於天子，次國置二卿，其一卿命於天子，皆監也。⑤【定禮制】上公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宮室車馬衣服等禮制，皆以其數爲節，不得僭臨。⑥【定軍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⑦【左右二伯】凡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長爲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八州有伯，有天子之老，二人統之，曰左右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卽二伯也。⑧【巡狩黜陟】五年天子一巡狩，集諸侯於方岳之下，以行黜陟。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與唐虞之制同。⑨【魯燕齊蒞祝陳杞殷管蔡霍等國】其封地俱詳

周初封建表。①【奄】今山東曲阜縣。②【淮夷】今江蘇淮安。③【徐戎】今安徽泗縣。④【宋】今河南商丘縣。

周初封建表

國名	爵	姓	始	封	今地
蒍		任	黃帝後		直隸薊縣
祝		祁	堯後		山東長清縣
陳	侯	媯	舜後胡公		河南淮甯縣 卽宛邱
杞	公	妘	禹後東樓公		河南杞縣 卽雍邱
殷	侯	子	紂子武庚		河南淇縣 卽朝歌
周	公	姬	武王弟旦		陝西岐山縣
召	公	姬	王族奭		陝西岐山縣西南
畢	公	姬	文王子		陝西咸陽縣北
管		姬	文王子叔鮮		河南鄭縣

邠	鄆	雍	聃	毛	原	郟	郟	滕	曹	衛	霍	蔡
侯				伯	伯	子	伯	侯	伯	侯	侯	侯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文王子	文王子	文王子	文王子季載	文王子叔鄭	文王子	文王子	文王子叔武	文王子叔緄	文王子叔振鐸	文王子康叔封	文王子叔處	文王子叔度
山西臨晉縣	陝西鄆縣東	河南脩武縣	湖北荊門縣	河南宜陽縣	河南濟源縣	山東城武縣	山東汶上縣北	山東滕縣	山東定陶縣 卽陶邱	河南淇縣 卽殷故都	山西霍縣	河南上蔡縣

密	耿	陽	滑	賈	巴	隨	魏	虞	西 虢	東 虢	燕	魯
	侯	侯	伯	伯	子	侯		公	公		侯	侯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仲雍後虞仲	文王弟虢叔	文王弟虢仲	召公奭子	周公旦子伯禽
河南密縣	山西河津縣	山東益都縣	河南偃師縣南	陝西蒲城縣	四川巴縣	湖北隨縣	山西芮城縣東	山西平陸縣	陝西寶雞縣	河南汜水縣	直隸北京	山東曲阜縣

紀	南	州	檜	莒	呂	鄒	鄧	舒	齊	芮	息	沈
侯	燕 伯	公		子	侯	子	侯	子	侯	伯	侯	子
姜	媯	姜	妘	己	姜	己	曼	偃	姜	姬	姬	姬
	黃帝後		祝融後	茲輿斯		少昊後		皋陶後	太公望			
山東壽光縣	河南汲縣	山東安邱縣	河南密縣東北	山東卽墨縣	河南南陽縣西	山東鄒城縣	河南鄧縣	安徽舒城縣	山東臨淄 卽營邱	陝西大荔縣南	河南息縣	河南汝寧縣

申	侯	姜	伯夷後	河南南陽縣
宿	男	風	太皞後	山東東平縣
許	男	姜	伯夷後文叔	河南許縣
郟	附庸	曹	顓頊後挾	山東鄒縣
辭	侯	任	黃帝後奚仲	山東滕縣南
宋	公	子	湯後微子啓	河南商邱縣

七 周之建國三

周公既平殷亂，慮殷頑民，叛服無常，復多封同姓於要地，以屏藩王室。如封蔡、叔子、胡於蔡，成王弟叔虞於唐，其著者也。又改定官制，以宏政教，創制禮法，以整社會之秩序。定冠婚喪祭之儀式，以檢束天下之人心。復擴張井田之法，平均人民之財產，定賦稅學校實業之制，使國富民足，爭競不生。凡此皆所以謀邦基之鞏固，治績之懋，載籍昭然，其最費經營者，則對於殷頑之政策也。蓋殷自成湯至武丁，聖賢之君六七作，德澤

定官制
井禮法
賦稅田
實學校

殷頑
死齊餓
箕子與
歌

東都

周召分
陝而治

世臣

成康

甚深，一時爲紂王暴虐政治所壓迫，逼而歸周，然歷久則不免有亡國之痛，故國之思。況伯夷、叔齊，則不肯臣周，而餓死首陽山，以爲之倡。箕子封朝鮮，過殷墟，則作麥秀之詩，以繫其思。故周公雖以武力定殷，而殷之遺民，心多不服。武庚亂後，屢有不靖，周公無如之何，目之曰頑民，遷之於洛，洛處天下之中，防禦較易也。初，武王克商，以鎬京偏在西陲，不及洛陽中天下而立，便於控馭諸侯。因遷九鼎於洛，將營都焉，未果而崩。至是，周公復營洛邑，築王城，以爲諸侯朝會之所，謂之東都。使四方入貢者，道里平均，且使殷之頑民，密邇王室，不敢妄動。於是成王命周公留鎮東都，與召公奭分陝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歿，次子君陳，嗣鎮東都，作九府圖法，以相王室。由是周召兩公，爲周世臣，遞柄國政。成王崩，子康王釗立，亦賢明，能守先王之業。海內太平，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後之言盛世者，推成康焉。

周公者，實吾國第一之大政治家也。在夏商盛時，雖時治平，而世風猶沿質朴。周公以上聖之姿，直開國之會，上盛二代，遠溯唐虞，制禮作樂，更定制度，集上古之大成，開後世之治化。周之文物，於是燦然，都鄙乎文哉。至今豔稱，以爲中天之世，豈不大哉。

註 ①【蔡】今河南上蔡縣。 ②【官制

唐】在今山西翼城縣西。 ③【官制

】有三公三孤及六官等，三公因於夏，

六官因於殷，號爲周官。 ④【禮法】

制周禮以經邦國，曲禮以節威儀，總其

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

冠昏喪祭鄉相見法至繁禘，俱見周禮

儀禮禮記等書。 ⑤【井田】夏時一

夫受田五十畝，殷用井田之法，人受田

七十畝，周因殷制，人受田百畝，二十而

受，六十而歸，餘夫（未成年之人）別

受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乃更受以

百畝，其宅亦由官給，人各五畝，二畝半

周代官制簡表

六 官				三 孤			三 公			官 名	職	
冬官司空	秋官司寇	夏官司馬	春官司伯	地官司徒	天官冢宰	少保	少傅	少師	太保			太傅
掌農工土木等事	掌刑獄審判等事兼掌行人之官	掌兵馬征伐及屬國圖籍等事	掌祭祀朝聘及史官卜筮等事	掌一切民政教育等事	總理一切政務又掌君主宮內之事	有輔弼君主之職爲三公之貳			闕坐而論道不預行政事務無其人則			

在田，二年畝在邑，人民所受，皆有定額，故無失業之民，亦無甚貧富。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蓋無有精於此者。惜人滿爲患，不適於宜也。⑥〔賦稅〕有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布縑之征三種。粟米之征，夏用貢法，每夫五十畝，平均數年之豐歉而取其五畝之所入，以爲租稅。殷用助法，助者，藉也。藉民力以耕公田，而即以公田之收穫爲租稅也。周兼用之。都鄙用助，（都鄙地遠，年之豐歉無可徵，故用助。）鄉遂用貢，（鄉遂地近，年之豐歉有可見，故用貢。）名曰徹法。力役之征，則歲用民力，以供百役，然至多不過三日，年款則遞減。布縑之征，則地宅之稅也。唐時租庸調之制，蓋仿於此。⑦〔學校〕分國學鄉學二種，均有大小之別。教授則以養老、教孝弟爲主，大學教六藝及脩己治人之道，小學教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不率教者，則有移郊，移遂，屏遠方，及夏楚收威之法。生徒，則國學爲王太子，羣后世子，卿大夫元士適子，及國內俊選之士學習之所。鄉學爲庶民子弟學習之所。學齡，則小學自八歲至十四歲，大學自十五歲至二十四歲。⑧〔實業〕分農蠶林礦水產工商數種。農業，則天子親耕藉田以爲民率，立稻人田畯等官，以爲之督。不毛者有罰，不給者有助。故農業極盛。蠶業，則后妃親蠶，以爲民率。宅之旁皆樹桑，繭出時，因桑之多少而納繭稅。林業，則有山虞林衡等官守之。斬伐有時，故材木不可勝用。水產業，則有川衡澤虞等官守之，取之亦有時有法。故魚鼈不可勝食。礦業，則有礦人之官守之，欲開採者以鬪授之，物其地，定以時。工業，則有玉人彫人攻金攻

木攻皮擗埴等官，以掌其事。故製造特精，商業則有司市之官，掌其治。教政刑，禁華靡，去詐僞，美惡不得混淆，價值不得無常。實業既興，則生計寬裕，暴戾自少，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非偶然也。⑩【殷

頑】謂殷之頑民也。⑪【首陽山】在山西永濟縣。⑫【麥秀詩】箕子受封後，過故殷墟，感宮室毀

壞，蓋生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流涕。⑬【

洛】今河南洛陽縣。⑭【陝】今河南陝縣。

八 幽厲之衰亡

昭王
穆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與中

成康既歿，而周德遂衰。昭王南巡不反，子穆王滿立。穆王好大喜功，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卒征之。自是荒服不至，而犬戎遂世為西方之患。王又肆意巡遊，及其晚年，國用不給，始作呂刑之書，使國人以金贖罪，法令滋煩，犯罪者益衆。穆王崩，歷共懿孝夷四代，至於厲王。悅榮夷公，以為卿士，榮公好專利，導王聚斂，百姓胥怨，謗者四起，王乃命衛巫監謗，告者殺無赦。國人作亂，遂王奔於彘。周召二公攝行國政，謂之共和時代。天下無王者十餘年，王崩，二公始奉太子靖即位，是為宣王。宣王初立，玁狁內侵，荆蠻南叛，天大旱，王側身修行，以安天下。尹吉甫北征玁狁，追至太原，方叔南討荆蠻。

幽王

犬戎滅周

平王東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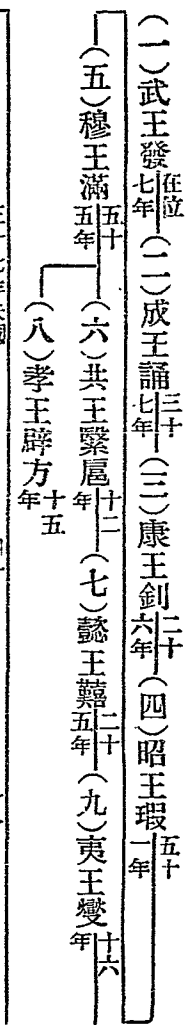
召穆公東平淮夷，王親率六師，以靖徐方，王化復行，翕然有中興之望焉。惜晚而倦勤，周道復衰，幽王宮涅嗣位，號石父，皇父等柄用，皆奸人也。幽王信任之，又寵褒姒而廢申后，黜申后之子太子宜臼，立褒姒子伯服為嗣。申后父申侯，遂召犬戎入寇，王師敗績，王死於驪山，鄭桓公殉焉。西京畿內，遂為犬戎所據。晉文侯衛武公帥師救周，却犬戎，與鄭桓公之子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遷都洛邑，而棄岐豐以西地，畀秦襄公，使自取之。自是有東周之稱，王室益衰，威令不行於諸侯，而五霸興矣。

〔評〕自成康而後，王道漸衰，諸侯漸強橫，至昭王時，多有篡殺相攻，而不受控制。尤甚者為種族之爭，例如昭王南巡不返，是為日後春秋時代，南北衝突之遠因。穆王之征犬戎，是為苗族輕中國之始。厲王為國人所逐，周召攝政，是為吾國民氣申張，共和建國之嚆矢。犬戎逼幽王死於驪山之下，是為漢苗二族衝突之反響。

〔註〕①【昭王南巡不反】時南蠻不服，昭王欲南巡以威之，至漢水將濟，荆楚之人，以膠舟載王，中流舟解，王遂溺死。②【犬戎】即三苗之後，夏時入居郟岐之間，周人目為犬戎。③【蕀】今山西霍縣。④【蠻狁】即秦漢之匈奴，在今山西以北。⑤【荆蠻】即荆楚等國，在今湖南北一帶。⑥【淮夷】

在淮之南。④「徐方」即徐戎，在淮之北。⑤「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

西周帝系表



春秋時代

一 齊桓宋襄之霸

春秋 齊桓公 管仲 尊周攘夷

自平王之末，以訖敬王之世，此二百四十年事，皆載於春秋一書，故後世稱之曰春秋時代。春秋之初，鄭莊公最為強盛，屢抗王師，至於射王中肩，周室之不振極矣。約四十年餘，而齊桓公起，桓公本襄公之弟，襄公以無道被弑，桓公乃得立。既即位，舉管夷吾為相，號曰仲父。管仲為政，作軌里連鄉之制，使士農工商各異其業，寄軍令於內政，俾通國之民，悉為精兵，國以富強，遂霸諸侯。桓公之大功，首在尊周攘夷，當是時，白狄赤

盟
召陵之

宋襄公

狄陸渾山戎之屬，皆錯居內地，爲諸侯患。邢衛兩國，悉爲所滅。楚武王崛起荆蠻，北向以爭中原，滅申息及鄧，逼近王畿，中國之亡，特幾希耳。桓公北却戎狄，南伐荆楚，再造邢衛，爲召陵之盟，戎狄始不敢逞，中夏以甯。管仲之力也。初管仲少時，與其友鮑叔牙遊，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知其賢，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桓公，管仲事公子糾，糾與桓公爭國，仲爲糾射桓公，中其鉤，及糾死，桓公囚管仲，將殺之，鮑叔爲乞得免，因薦其賢，遂使爲相。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管仲與桓公相繼卒，桓公無嫡子，庶子六人，交相爭，齊國大亂，天下無霸者十年，楚氛復熾。宋襄公欲繼齊桓霸諸侯，而才力弗及，且無輔相之臣，如管仲者，卒爲楚所敗，霸業亦以不成。及晉文公起，而中國之勢乃再振。

〔註〕 周自東遷以後，王室衰弱，等於列國，凌夷以至春秋戰國時代，其事跡之重要者，乃在五霸七雄之爭長，而天子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事迹殆無可言。至其時人才之多，學術之茂，遠非他時期所能及。尤要者爲管仲，故本篇於管仲特詳。

〔註〕 ○【春秋】孔子所脩之魯史也，以春秋名史，夏商時已有之，至孔子所著，別有取義，故遂爲魯史之

專名。①【白狄赤狄陸渾等族所據地】俱詳下文春秋內地諸族存滅表。②【邢衛申息鄆等國封

地】俱詳下文春秋列國存滅一覽表。③【召陵】今河南鄆城縣。

二 晉文之霸

晉文公
重耳
晉獻公

惠公懷
公

文公勃
王

城濮之
戰
踐土之
盟

晉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仲子也。獻公三子，太子申生，及重耳、夷吾。獻公晚年，納驪姬，寵之，生奚齊，其嫡生卓子，獻公信驪姬之譖，殺申生而立奚齊。重耳、夷吾皆出奔。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之入也，以重賂許秦穆公及晉大夫，既入而皆背之。秦穆公於是舉兵伐晉，虜惠公，既而歸之。惠公尋卒，子懷公立。秦穆公乃以兵納重耳，晉人殺懷公而奉之，是曰文公。於是文公在外十九年矣。方是時也，王子帶與襄王爭國，以狄師攻王，王弗勝，出居於鄭。狐偃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文公從之，帥師納王，殺子帶，王德晉侯，賜之以南陽之田。晉之南境始抵河矣。時楚成王方圖中原，使令尹成得臣以陳、蔡、鄭許之師圍宋，宋使如晉告急。文公乃始作三軍，以先軫為帥，合齊、秦、宋三國之師，與楚人戰於城濮，大敗之。魯、衛、鄭、曹諸國皆背楚而從晉，襄王親至踐土，策命晉侯為侯伯，俾長諸侯。尚書所載文侯之命是也。時諸侯皆

秦晉之爭

赴會，與王子虎盟於王庭，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自此晉世霸中國，文公卒，子襄公繼之，於是楚勢稍衰，而秦晉之爭日亟。

〔註〕

齊桓之霸，不過一世，而晉文之霸，則遞嬗歷二百餘年，幾與春秋相終始，可謂偉矣。

〔註〕

○〔南陽〕今河南南河內縣一帶地。

○〔城濮〕今山東濮縣，或曰河南陳留縣。

○〔踐土〕在

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文侯之命〕尚書篇名，今文有，古文無。

三 秦穆之霸

非子養馬

秦伯益之後也，益爲舜作虞，調鳥獸，多馴服，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者，居犬丘，好馬，及畜犬丘人言之於周孝王，召使主馬，涇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乃封之於秦，使爲附庸，世捍西戎。周幽王之亡也，非子之裔襄公，勤王有功，平王東遷，乃升爲諸侯，而賜之岐，豐以西之地，秦於是始通上國。地近西戎，故禮秩風俗，半沿戎舊，傳八世而至穆公，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也。穆公好賢而禮士，得虞公之故臣，曰百里奚者，亡在楚，以五殺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百里奚薦其友蹇叔，迎以爲上大夫。由余者，戎之賢人也，亦禮而用之。衆賢在位，國驟富強，兩次納晉侯而定其國，晉文公旣霸諸侯。

穆公

百里奚
蹇叔

孟明 鄭高橋 殺之戰

以鄆人之貳於己也，與秦軍伐之，穆公入鄆間，罷兵歸，由是與晉有隙。及文公卒，鄆人有賣鄆於秦者曰：「我主其城門之管鑰，可襲取也。」穆公久欲乘晉喪東略，聞之，乃大喜，遂使孟明視帥師襲鄆，蹇叔百里奚皆諫，不聽。兵至滑，鄆商人弦高將行賈於周，遇秦師，知其謀，鄆也，乃以十二牛獻諸師曰：「聞大國將誅鄆，寡君謹守備以待，使臣以牛十二犒師。秦將知鄆之有備也，乃還師。」晉襄公墨綰帥師，邀諸殺，大敗之，獲秦三帥，已而歸之。穆公素服郊迎，曰：「孤不用蹇叔言，以至此敗，三子何罪，皆復其位。」次年，又使孟明伐晉，復敗於彭衙。穆公益厚孟明，且授以國政。孟明益發憤自效，卒霸西戎，開地千里。

評 殺之敗，穆公不罪孟明，而自引咎。彭衙之敗，穆公益厚孟明，且授以國政。左邱明曰：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重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君臣如是，欲不霸也得乎？孟明，百里奚子，名視。

註 ①【犬丘】陝西戎地。 ②【汧渭】二水名，俱在陝西鳳翔境。 ③【西戎】即犬戎也。初周穆王遷犬戎一部於太原，即今甘肅固原縣，是爲西戎。 ④【滑】在河南鄆師縣南。 ⑤【殺】山名，在河南洛甫縣。 ⑥【彭衙】今陝西白水縣有彭衙堡，卽此。

四 楚莊之霸

芊

鬻熊

莊王旅

一鳴驚人

鼎觀兵問

晉楚爭霸

邲之戰

華元登子反之牀

晉自襄公卒後，累世多故，霸業中衰，楚莊王乃乘時而起。楚者芊姓之國，出於祝融，周之初有鬻熊者，以學術爲文王師，成王時封其裔孫熊繹於楚，爲子爵。周室既衰，遂自棄於蠻夷，僭稱王號。莊王旅者，成王之孫也，有雄才，始即位三年，日夜爲樂，不出號令，伍舉入諫曰：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於是罷淫樂，聽政，誅貪污之吏，數百人，楚國大治，遂滅庸，伐陸渾之戎，觀兵於周郊，問九鼎之輕重焉。楚既與晉爭霸，而鄭據中原之樞，鄭不服，則霸業不可成，乃悉師伐鄭，圍其都，三月克之，鄭伯請降，乃舍而與之平。於是晉以荀林父爲帥，統兵救鄭，莊王既服鄭，將旋師矣，聞晉師來，乃止於敖以待之。晉諸帥不和，又易楚不設備，遂大敗於邲而歸，莊王亦引兵還。然諸侯終未棄晉而從楚也。居二年，又帥師伐宋，宋告急於晉，晉人懲於邲之敗，不敢救。楚師圍宋久，宋食且盡，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力不支矣，其相華元，乃夜入楚師，登楚帥子反之牀，而告以食盡力敵，終不肯爲城下之盟，以辱國。子反不得已爲言諸莊王，莊王許之，退舍三十里而與宋平，莊王旋卒，楚威亦

稍替，晉乃交吳以制楚，而吳楚之爭起。

【圖】伍舉諫莊王，與史記淳于髡諫齊威王，事絕相類。莊王一怒滅庸，至窺周而問鼎，信乎其能一鳴驚人

也。五霸，始於周莊十二年，齊桓入國，終於定王十六年，楚莊王卒。蓋歷七王，九十五年於此矣。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殞三良，楚莊問九鼎，終不免戎狄蠻夷之習性。宋襄智略不如桓文，強暴不如秦楚，而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泓之戰，卒殞其軀，非不幸也，宜也。

【圖】①【庸】今湖北竹山縣。②【陸渾】今河南嵩縣。③【敖】在河南蔡澤縣西北。④【郟】

今河南鄭縣。

五 吳楚之爭 附列國卿大夫

吳姬姓之國，太伯後也。端委開基以來，歷十餘傳，皆斷髮文身，自棄戎狄，不與上國相通。及楚勢既強，遂服屬焉。至簡王時，吳之君壽夢者，有雄略，思通中國，而楚臣申公巫臣，與執政有隙，出奔晉，楚遂盡屠其族，巫臣憤之，日夜謀報楚。是時晉霸衰，且新敗於郟，不能以全力制楚。巫臣乃以通吳之說進，親往脩好，以其子為質，而教以兵車攻戰之法，吳遂叛楚，以兵力稍稍蠶食小蠻夷之近楚者，吳日以強大，而楚漸弱。於是晉厲

斷髮文身 壽夢 申公巫臣 勸晉通吳

鄆陵之
晉悼復
魏絳和
戎

晉楚弭
兵之會

羊舌肸

叔孫豹
晏嬰
季札
公孫僑

公乘之，因伐鄆之師，與楚共王戰於鄆陵，楚師大敗，晉將呂錡射共王，中其一目，然楚勢猶盛，屢出師北侵，晉師亦未能再舉也。及悼公立，尊賢舉能，霸業復盛，使魏絳撫和無終諸戎，而北顧無憂，始專心南向，以與楚爭。是時鄆閒於晉楚，連年被兵，晉師至則服晉，去又從楚，悼公用魏絳之策，斥積聚以貸諸民間，兵食既裕，乃帥諸侯之師，與楚爭鄆，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自是鄆之屬晉者，五十餘年，天下大勢，分爭既久，則必合於一。周靈王之末年，秦晉爲成，後三年，晉楚爲成，晉相趙武，與楚相屈建，合十國之大夫，爲弭兵之會，同盟於宋，其約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蓋兩國之相持，於茲八十餘年矣，自是晉楚皆弭兵，天下暫以甯靜，而列國卿大夫，乃各以才智自見，晉有羊舌肸，魯有叔孫豹，齊有晏嬰，吳有季札，皆極一時之選。最著者爲鄆公孫僑，字子產，內以禮法馭強宗，外以口舌折強國，治績井然，使弱小之鄆，處強大之間，不被兵革者數十年，管仲後一人而已。

註

晉楚弭兵之會，楚人衷甲以脅晉，晉畏其橫，讓其先插，楚遂爲天下之盟主，南人得志，蓋未有甚於此時者。

其後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徐州之會，越與齊晉又爭長，卒之勝利俱屬南方，此春秋南北衝突之結果。

也。

註

- ①【巫臣奔晉】以娶夏姬故事見左傳。
- ②【鄆陵】今河南鄆陵縣。
- ③【無終】今直隸易縣
- 境。
- ④【羊舌肸】即叔向。
- ⑤【叔孫豹】字穆叔。
- ⑥【晏嬰】字平仲。
- ⑦【季札】即吳公子季札。

六 吳越之爭

伍員奔
吳闔閭伐
楚五戰入
郢發墓鞭
尸申包胥
乞秦師
越人入
吳

春秋之末，晉失其霸，諸侯叛之，而楚亦數敗於吳，不復能北嚮爭中原矣。初，楚平王信讒，殺其臣伍奢，奢子員出奔吳，謂其友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員遂行，吳王闔閭用其謀以伐楚，數有功。平王卒，子昭王立，員為吳謀，合唐蔡之師，乘虛伐楚，與楚師戰於柏舉，大敗之。五戰而入郢。郢，楚都也。楚昭王出奔隨，員發平王之墓，而鞭其尸。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未許，包胥哭於秦庭，七日夜，勺飲不入口，秦人哀之，為之賦無衣之詩。包胥九頓首以謝，秦乃出師。明年，秦大敗吳師，昭王復入郢，賞功臣，包胥曰：「吾為國，非為身也。國不亡，吾願足矣！」卒逃賞，然從此楚日衰而吳日強盛矣。同時有越者，夏之後也，國於吳南鄙，世相仇。吳之入郢也，越乘虛入吳都，由是

越夫差敗

臥薪嘗膽 勾踐滅吳 徐州之會

怨益深，既而闔閭伐越，戰於携李，爲越所敗，傷而卒。其子夫差志報越仇，使人立於廷，每出入，輒謂之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後三年，遂敗越，入其國。越子句踐，以餘兵保會稽，使人行成，伍員以爲不可，夫差不聽，卒許之。員數諫，遂被殺。吳師既還，句踐與其臣范蠡文種，日夜治兵，臥薪嘗膽，生聚教訓。其後二十年，卒滅吳。夫差自殺，勾踐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王。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號令齊楚秦晉，皆輔王室。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伐秦，會秦引罪，乃還軍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至是而南方之勢蓋極盛矣，然勾踐卒後，霸業亦衰。

評 伍員報楚，夫差報越，勾踐報吳，皆復仇也。而申包胥之復國，泣血秦廷，秦人爲賦無衣之詩，其精誠功烈，尤卓越千古矣。

註 ①【柏舉】山名，在湖北麻城縣東北。②【郢】今湖北江陵縣。③【無衣】見詩經秦風篇。

④【携李】今浙江嘉興縣。⑤【會稽】今浙江紹興縣。⑥【徐州】今山東滕縣。一說直隸大城縣。

附春秋列國存滅一覽表

國	名	爵	姓	始	封	今	地	併	國	存	滅
---	---	---	---	---	---	---	---	---	---	---	---

宋	燕	吳	鄭	滕	衛	曹	蔡	魯	秦	齊	楚	晉
公	侯	子	伯	侯	侯	伯	侯	侯	伯	侯	子	侯
子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姬	嬴	姜	芊	姬
湯後徵子啓	召公奭子	太王子太伯	厲王子友	文王子叔繡	文王子康叔封	文王子叔振鐸	文王子叔度	周公旦子伯禽	伯益後非子	太公望	顓頊後熊繹	成王弟叔虞
河南商邱縣	直隸北京	徙吳今吳縣 國於梅里江蘇無錫縣後	始封咸林陝西華縣後遷 濬濟河南新鄭縣	山東滕縣	滅封此 河南淇縣即殷故都武庚	山東定陶縣即陶邱	河南新蔡縣	山東曲阜縣	甘肅天水縣後徙雍今陝 西鳳翔縣	山東臨淄縣即營邱	徙郢今江陵縣 始封丹陽今湖北歸縣後	本封於唐今山西太原縣 後改曰晉
可考者四		可考者四	可考者三		可考者五		可考者一	可考者六	可考者六	可考者八	可考者四十	可考者二十七
存 戰國時滅於齊	存 後滅於秦	元王時滅於越	存 戰國時滅於韓	存 戰國時滅	存 秦二世時始滅	敬王時滅於宋	貞定王時滅於楚	存 戰國時滅於楚	存 後統一天下	存 後滅於秦	存 後滅於秦	存 烈威王時滅於韓趙魏

邨	邢	西 虢	紀	申	宿	許	莒	小 邾	邾	薛	陳	杞
伯 姬	侯 姬	公 姬	侯 姜	侯 姜	男 風	男 姜	子 已	子 曹	附庸 曹	侯 任	侯 媯	公 妣
文王子叔武	周公子	文王弟虢叔		伯夷後	太皞後	伯夷後文叔	茲與斯	邾公子友	顓頊後挾	黃帝後奚仲	舜後胡公	禹後東樓公
山東汶上縣北	直隸邢臺縣	陝西寶雞縣	山東壽光縣	河南南陽縣	山東東平縣	河南許縣	山東卽墨縣	山東滕縣	山東鄒縣	山東滕縣南	河南淮甯縣卽宛邱	河南杞縣卽雍邱
							可考者三		可考者二			可考者一
不知何年滅	襄王時滅於衛	惠王時滅於晉	莊王時滅於齊	不知何時滅於楚	平王時滅於宋	存 戰國時滅	貞定王時滅於楚	存 戰國時滅	存 戰國時滅	存 戰國時滅	元王時滅於楚	貞定王時滅於楚

南	燕	伯	媯	黃帝後	河南汲縣		不知何年滅
息	侯	媯			河南息縣		僖王三年滅於楚
郟	子	媯	文王子		山東城武縣		不知何年滅於宋
芮	伯	媯			陝西大荔縣南		襄王時滅於秦
魏		媯			山西芮城縣東北		惠王時滅於晉
州	公	姜			山東安邱縣		不知何年滅於杞
隨	侯	媯			湖北隨縣		存 戰 楚 戰 歷 時 滅 於 楚
鄧	侯	曼			河南鄧縣		僖王時滅於楚
巴	子	媯			四川巴縣		存 戰 國 時 滅 於 秦
賈	伯	媯			陝西蒲城縣		不知何年滅於晉
虞	公	侯	仲雍後虞仲		山西平陸縣		惠王時滅於晉
滑	伯	媯			河南偃師縣南		襄王時滅於秦
原	伯	媯	文王子		河南濟源縣		襄王時滅於晉

小戎	允	四岳之後	甘肅安西縣	陝西臨潼縣	惠王時滅於晉
驪戎男	姬		漢族	陝西同縣北境	
北狄			獯豸之族	山西平陸縣	并於晉
茅戎				陝西西境	
犬戎			苗族	山西樂平縣	惠王時滅於晉
東山暴落氏			赤狄之族	河南河南縣	
伊洛之戎				淮水流域	
淮夷				河南嵩縣南	景王時滅於晉
陸渾之戎	子允	四岳之後	小戎之族	山西省城北	
廛咎如			赤狄之族	山西西南部	
姜戎	子姜	四岳之後		陝西膚施縣境	
白狄			漢族	山東北境	定王時滅於晉衛諸國
長狄	漆	防風之後			

孔子

叔梁紇

問禮老
朋

蠻		三苗之後	苗族	湖南西部	
濮			苗族	黔居湖北湖南至雲貴等處	
潞	子		赤狄	山西長治縣境	定王時滅於晉
戎蠻	子		苗族	河南汝縣境	敬王時滅於楚
無終	子		通古斯族	直隸易縣境	
鮮虞	姬		白狄之族		

七 孔子

孔子者吾國之大聖人，而為通國學者所師法者也。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父曰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而字曰仲尼，長九尺有六寸，人皆異之，年弱冠，即以達人聞於魯，以家貧，嘗為季氏吏，主倉庫，而料量平，又為司賤吏，而六畜蕃息，已而去魯適周，問禮於老聃，歸而弟子益進，未幾魯亂，季平子逐昭公，孔子適齊，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說其言，將封以尼谿之田，為晏平仲所沮，不果，復返魯。於是孔子年四十矣，諸侯皆聞其博學多識，爭以異

季氏專政

夾谷之會

齊歸女樂

周遊列國 刪定六經

事詢之，而不知其道德之高，哲學之深遠也。魯之季氏，久專國政，及孔子時，其家臣陽虎，復以陪臣而專國政，卿大夫以下，僭離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魯定公即位之八年，始以孔子爲中都宰，爲政一年，四方皆則之，既而爲大司寇，定公與齊景公會夾谷，使孔子攝行相事，齊人以萊夷之樂進，實謀劫盟，孔子卻之，景公慚，歸汶陽之田以謝過，孔子以魯國之不治，由三家之專政，而三家之專，由采邑之各有堅城，比於國都也，乃言諸定公而墮之，執政三月，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遺女樂於魯，定公觀而樂之，怠於政事，孔子復適衛，於是年五十六，蓋三去魯矣，又不得志於衛，周遊天下者十四年，無所遇，復歸於魯，而年亦老矣，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以垂教萬世，哀公十六年，魯人西狩獲麟，而孔子卒，年七十三。

孔子之學，以仁爲本，其論治平，以脩身爲先，教人則又以循循善誘爲法，蓋合大哲學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而兼擅其長者也。至其刪訂詩書，定禮樂，修春秋，集上古之大成，以垂教萬世，曠曠乎不可尙已。

①【昌平鄉】昌平，山名，在曲阜縣東南，鄉因山得名。②【陬邑】今曲阜縣東南陬城是也。③

【危丘】卽尼山，在昌平山東，又東爲潁母河。④【尼谿】齊地。⑤【夾谷】今山東萊蕪縣，有夾谷

略，卽此。⑤【萊夷】卽齊時所滅山東萊州之夷人也。⑥【汝陽之田】卽鄆讎龜陰之田，俱在汝水之陽。

八 孔子弟子

弟子三

千
顏子
子貢
子路

子游

曾子守

約
子夏傳

孔子之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有以德行著者，有以政事稱者，有以言語顯者，有以文學傳者，皆異能之士也。其最著者爲顏子、曾子、子貢、子路、冉有、子張、宰我、子游、子夏諸人。顏子有王佐之才，不幸早卒，著述不傳於後。子貢善爲貨殖，居積累千金，游於諸侯，以排難解紛，名於一時，蓋實業家而擅長外交者也。子路善用兵，冉有能治賦，皆天下才，而屈於家臣，不獲大用，君子惜之。孔門弟子，大抵北人，以吳人而開東南文學之宗者，子游是也。孔子歿後，諸弟子皆僅一傳而止，其世傳聖教，發揮而光大之，並時爲兩大宗派者，曾子與子夏是已。曾子以守約爲主，其學重實踐，而不尙空談，孔子之孫子思從之學，再傳以授孟子，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也。子夏以傳經爲主，自詩、禮、春秋，皆講明演繹，以授其徒，及戰國之初，諸弟子皆無後，而子夏以老壽爲時大師，隱居西河，魏文侯初立，嘗師事之，問詩及禮，於是其門弟子，皆尊顯於魏，百餘

荀卿
孟子

年而後有荀卿，遂爲秦漢經學之祖。孟子雖師事子思，而其春秋之學，則實傳自子夏。自是以後，曾子之傳絕，而子夏之派獨盛，至於今而弗替焉。

〔註〕 孔教傳人之多，壽世之久，當以曾子子夏二人爲元勳之首也已。

〔註〕 顏子等九人。顏子名回，字子淵。曾子名參，字子輿。子貢姓端木，名賜。子路姓仲，名由。冉有名求。

子張姓琴，名宰。幸我名子，子游姓言，名偃。子夏姓卜，名商。〔西河〕魏地，在今陝西高陵縣東。

戰國時代

一 齊晉之易姓

世卿
世大夫
世族
世政
卿之六

春秋官制，與近代不同，卿世爲卿，大夫世爲大夫，謂之貴族政體。故雖以孔子之聖，不能一日居卿相之位，而春秋之所以變爲戰國，其原因亦正坐此。春秋之大國，唯齊與晉，而世臣之專政，亦唯兩國爲最。迨姜變爲田，晉分爲韓魏趙三家，於是齊晉亡而春秋終，戰國起矣。晉之政在六卿，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韓魏趙三家也。春秋之末，智氏最強，韓魏趙皆附之，范中行氏不平，思與之爭，弗勝，各據其邑以叛，智氏與三家

三家分
晉
高齊之國

田和篡
齊

挾晉侯以討之，范中行敗，智氏與三家共分其地，遂逐晉君而專晉政。已而智伯瑤求地於韓魏，韓魏與之，復求地於趙，趙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之師以攻趙，圍晉陽，堰汾水以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竈產蛙，民無畔志。趙襄子使人潛出，說韓魏與密約，決汾水，轉灌智伯軍，智伯大敗，遂滅智氏而分其地，傳二世，遂以王命為諸侯，未幾，復分晉侯之地而有之，是為韓趙魏三新國。齊之世卿曰國氏高氏，皆同姓之卿也。桓公時，陳公子完來奔，是為陳敬仲，世仕齊國，至景公時，遂滅國高而專齊政。齊簡公在位，寵闞止以為相，與之謀除陳氏，事旋洩，陳成子恆遂弑簡公而殺闞止，所據封邑，大於公田，是後因改稱田氏。及三家分晉，恆之裔孫田和，遂篡齊為諸侯，而廢齊君為家人。自齊晉易姓後，而秦楚燕三舊國，同時興起，與韓趙魏齊四新國，互相競爭，是為戰國競爭時代。

戰國者，因戰國策一書而得名，自春秋末，至秦初七十年之時世也。其時春秋列國，兼併殆盡，惟秦楚燕齊韓趙魏最強，號稱七雄，此七國中，楚地最大，秦最險固，燕趙齊皆僻處一隅，而韓魏獨居中原，當秦之衝，韓魏不能聯合六國以禦秦，緩則相攻，急則屈伏，故其勢常弱，秦能用六國之人以變法圖強，又籍其地

勢，遠交而近攻，故其勢常強，卒以兼併六國。其得失興亡之故，可概見於此矣。

註 ○【晉陽】今山西太原縣。 ○【汾水】在太原縣西。

附七國佔地表

- 一 燕 據有今直隸東北部，及奉天省西南之地。都於燕。今直隸北京。
- 二 趙 據有今直隸西南部，及山西之大部。都於邯鄲。今直隸邯鄲縣。
- 三 韓 據有今山西東南部，及河南省中西各一部。都於陽翟。今河南禹縣。
- 四 魏 據有今陝西東北部，山西西南部，及河南省之北部。都於安邑。今山西芮城縣。
- 一五 齊 據有今山東省大部，及直隸東南之一部。都於臨淄。今山東臨淄縣。
- 六 楚 據有江淮漢三水流域，東北至於泰山，西至於巴。都於郢。今湖北江陵縣。
- 七 秦 據有今陝西省大部，及甘肅省之一部。都於櫟陽。今陝西臨潼縣。

二 魏齊之奮興

戰國之初，魏最強，而文侯最賢。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爲師，儒術之行於人君，此其濫觴矣。四方賢士，以文侯之好士也，爭往歸之。於是樂羊伐中山，西門豹守鄴，李悝作法

文侯
卜子
田子
樂羊
方

西門豹
李愬
吳起
武侯

齊威王

封卽墨
大夫

烹阿大
夫

經爲後世法律之祖。吳起爲將，守西河數年，秦兵不敢東向。文侯卒，其子武侯繼之，兩世皆賢主，國勢益振。韓趙皆聽命焉。武侯卒，儲位未定，太子瑩與其弟爭國，卒殺弟而自立。於是魏始稍弱，魏既弱而秦乃強矣。當魏武侯之歿，秦孝公之未興也，有與魏代興，而主東諸侯者，則齊威王是。威王者，田和之孫也。初卽位，不親政事，諸侯皆來伐，諫者輒被刑。既三年，一日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甯，吾以是知子之不賄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以萬家之邑，召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阿，吾使人視之，田野荒蕪，人民貧餒，趙攻鄆而子不救，衛取薛陵而子不知，然而左右之譽子者，日至於吾前，以是知子之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羣臣悚懼，莫敢虛飾，齊國大治。諸侯莫敢加兵者，二十餘年。」

評

齊威王封卽墨，烹阿大夫，世多稱之，竊以爲不然。夫毀譽已不可憑於左右，卽使人往視，若更爲欺，又當爲何舜之明四目，達四聰，未必若是。然能稽察成績而立明賞罰，自非庸君所能及。

註

①【中山】古狄地，今直隸正定縣。②【鄆】詳見下課。③【西河】見前課。④【卽墨】今

山東平度縣。⑤【阿】卽祝阿，今山東東阿縣。⑥【鄆】今山東鄆城縣。⑦【薛陵】今山東陽穀縣。

三 西門豹之治鄴

河伯娶婦

西門豹者，魏文侯之鄴令也。鄴爲魏之劇邑，豹始下車，卽召四鄉長老，會於縣庭，問以民間疾苦，皆對曰：鄴中無它苦，所苦者，河伯娶婦耳！豹問河伯，水神也，何娶婦爲？曰：鄴地瀕漳水，歲苦泛溢，居民祠河伯，以求息水患，而河伯最好美婦人，且數歲一易。及期，巫祝行視人家女，擇其美好者，輒曰：是宜爲河伯婦，乃熏沐膏澤，衣以綺縠，治齋宮漳水上，俾女居之，下吉日，浮之河，浮數十里乃沒，非是者，河伯怒，水患至矣。鄴之三老廷掾，歲賦民錢數百萬，以其十之一，爲河伯婦治裝，其餘皆巫祝與三老廷掾共分之，以故民益貧，持女遠逃者數矣。豹誠之曰：屈河伯娶婦時，幸來告我，我亦欲往送婦也。及期，豹果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巫，一老女子也，從弟子十人，皆鄴中良家女。豹令曰：呼河伯婦來，吾將觀之，旣見，則顧謂三老廷掾及巫祝曰：是女醜，恐觸河伯怒，幸大巫嫗爲往報河伯，吾將更求好女，別卜日送之，大巫聞

一 投大巫

三 投弟子

一 投三者

革 鄴俗盡

六國攢 秦

命方逡巡，豹卽叱吏卒，共抱大巫，投諸河，有頃曰：何不還報？幸弟子爲吾往促之，乃又投一弟子河中，凡投者三人矣。豹乃曰：投水者皆女子也，不能白事，想犯河伯怒，爲所拘留，當別遣一人往，非三者不可，乃又舉而投之。旁觀皆股栗戰懼，豹顧曰：三者耄矣，久待不還，誤吾事，奈何？將復使廷掾與豪長者往趣之，於是廷掾豪長者相與長跪，稽首求宥，額盡破，血流殷地。豹笑曰：何河伯留客之久耶？姑去俟之。由是鄴俗盡革。

〔註〕

河伯娶婦，其風始於秦，考通鑑威烈王九年，秦初以君主妻河，君主猶公主也。蓋取它姓女爲君，用諸河以求福，名之曰妻河。與春秋之用人於社等。魏與秦鄰，故染其俗。至西門豹始革除之，此亦當時戎人習俗之一斑也。

〔註〕

○〔鄴〕故鄴城，在今河南臨漳縣。○〔漳水〕行經臨漳縣，水流甚疾。

四。秦孝公之變法

春秋中葉，秦穆公始霸西戎，已爲西方強國。然東誑於晉，南鄰於楚，不得東出一步，與天下諸侯相見也。戰國之初，河山以東，六國皆強盛，惟秦最弱。以秦之僻在西垂也，輒夷狄遇之，擯棄不與通會盟，所謂六國攢秦是也。秦亦數有內亂，不暇問境外事，及孝

孝公發憤

商鞅變法

徙木立信 刑太子

車裂商鞅

公立，因見屏於河東諸國，始發憤脩政，欲以強秦而雪恥。懸尊官厚祿，招延天下賢俊。衛公孫鞅者，吾國大立法家也。不得志於衛，聞孝公令，乃去之秦。說孝公以變法圖強之術。孝公大悅，舉以為相，封諸商，號曰商君。商君之變法也，秦貴戚大臣皆不悅，相與力爭。孝公不聽，卒用商君議，并諸鄉為三十一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更賦稅，平度量衡，使民為什伍，以相糾察。隱匿人罪者連坐。告姦者與斬敵同賞。有軍功者，以大小受爵，私鬪者以輕重被刑。民之能務本業，勤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終身，其身逐末利，與怠而貧者，收其孥。民之有二男而不分家者，倍其賦。令既具，慮民之不信也，乃立一木於都之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輒增至五十金。或徙之，立予金如數。乃發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耳！」太子國儲也，不可刑，刑其師傅。秦民大恐，爭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皆勇公戰而怯私鬪，因徙都咸陽。秦以強大，然太子之怨鞅深矣。孝公卒，太子即位，是為惠文王。鞅知嗣君之怨己也，出奔魏。魏疾其用事於秦，數破魏兵，不納而返諸秦。秦人車裂鞅以徇，然蒙其遺法，卒以并諸侯，有天下。

評 戰國之初秦最弱，被擯於六國，孝公用商鞅而始強。然商鞅行其法而自身不保，秦用其法并諸侯，一天下，不二世而亦亡。君子以是知徒法之不足以自存也。

註 ①〔商〕今陝西商縣。②〔什伍〕謂五家爲連，十家爲保。③〔咸陽〕今陝西咸陽縣。

五 蘇張之縱橫

秦既驟強，諸侯人人自危，始結攻守同盟之約，以謀擯秦。秦人乃以計離之，於是合從連衡之說作焉。主合從之說者，蘇秦也。主連衡之說者，張儀也。秦與儀俱從鬼谷子遊，學從衡捭闔之術。秦初主連衡，始見秦惠文王，陳并吞諸侯之策，不見用，乃去而言從，先入燕，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燕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因資秦車馬以如趙，說趙肅侯以安民擇交之術，肅侯大悅，厚酬之，使徧說諸侯。王合從以擯秦，且令諸侯之將相會盟於洹水之上。於是六國之交遂合，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出師以相救，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從約既定，秦兵不出函谷者幾三年。既而秦使公孫衍欺齊魏，與共伐趙，敗蘇秦從約，而連橫之說興矣。始張儀見蘇秦之驟貴也，慕之，思所以駕其上者，遂入

合從連衡

蘇秦入燕

洹水之盟
從約長

張儀入秦

秦進連衡之說，秦王信之，使說諸侯。是時從約已解，諸侯無所主，而秦兵益東，韓魏數被兵，皆畏秦威，無敢抗者，悉用儀言，聽命於秦。儀並相秦魏，自秦儀以從衡之說，取富貴如指掌，天下之士靡然嚮風，皆抵掌談外交之術矣。

〔評〕 春秋時之所謂貴族政體，至戰國時始全行廢除；而其端則自魏文侯開之。文侯好士，羣賢畢至，秦孝公復懸尊官厚祿，招延天下賢俊，於是天下士乃靡然嚮風。蓋當是時，列國擴土既大，兵爭乃亟，內政外交，悉賴賢俊，而世家貴族，人才衰落，不堪倚任。時主逼於時勢之所需，不得不旁求俊彥，於是艸茅寒賤之士，始得出其所長，以效用於時。有由布衣而躋登將相者，如蘇秦張儀孫臏龐涓之類是也。而世卿世大夫之制，乃不復再見於後世。夫時會所趨，誠有非人力所能限制者矣。

〔註〕 ①【合從連橫】南北爲從，故六國相合謂之從，東西爲衡，故諸侯解約以事秦謂之衡。②【洹水

】在今河南安陽縣境。③【函谷】關名，在河南靈寶縣。

六 韓魏之削弱

秦之強，由於韓魏之削弱。而韓魏之削弱，則由其輕用兵而數敗。春秋時以全晉之力制秦，故秦人不敢東出。三晉既分，其力始渙。魏惠王立，喜用兵，而又與韓趙有隙，初伐

商鞅伐魏

魏徙大梁

孫臏龐涓

鬼谷子

攻趙之役

攻韓之役
孫臏滅竈

馬陵之戰
龐涓死於樹下

趙繼又伐韓，皆為齊所破。是時商鞅已相秦，乃言於孝公曰：「魏破於齊，諸侯畔之，因此時以伐魏，魏必東徙，然後據河山之固，以形勢臨東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從之，使鞅伐魏，魏將公子卬帥師禦之，鞅為書遺卬，敍舊好，因請和，且約與會飲，卬信而赴之，鞅伏甲虜卬，大破魏師，惠王大恐，獻河西之地以求和，於是秦境東盡河矣。惠王以安邑逼敵，遂去之，徙都大梁，改國號曰梁。是時天下善言用兵者，曰孫臏、龐涓，嘗同學兵法於鬼谷子。後涓事魏，自以為才不及臏，乃陰召臏至，而以法刑其足，臏得脫奔齊。魏之伐趙也，趙請救於齊，威王使田忌救之，臏為軍師。忌將赴趙急，臏曰：「魏趙相攻，精兵銳卒，必竭於外，君不若直趣大梁，衝其方虛，彼必還兵自救，邀而擊之，蔑不勝矣。」田忌從之，卒破魏軍，後魏攻韓，齊復使田忌與臏往救之。涓聞有齊師，急引兵歸，臏謂忌曰：「三晉之兵，素輕齊，以為怯，今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使其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涓聞之，喜曰：「吾固知齊人之怯，今逃者已過半矣。」乃輕兵倍道，以追齊師，將至馬陵，道狹而隘，臏伏萬弩夾道，而斫樹去皮，書其上曰：「龐涓死此樹下。」其夜，涓果至，見樹上字，鑽火讀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自知為孫臏所

算，歎曰：遂成豎子之名！乃自剄。齊因乘勝破其軍，虜太子申以歸，贖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評〕 商鞅伐魏，魏徙河西之地以和秦，是為六國割地賂秦之始。從此魏漸不振。魏既東徙，曲沃等地，盡入於秦，秦遂有函關之險。關而東，勢如猛虎之出柙，韓乃首當其衝。及甘茂拔宜陽，宜陽失而韓亦削弱，不可抵秦，韓魏削弱，六國失其藩蔽，而天下大勢，乃在秦矣。孫吳之戰鬥，皆所謂同室操戈，自相魚肉，曷足貴乎？

〔註〕 ①【安邑】在今山西芮城縣東北。 ②【大梁】今河南開封縣。 ③【鬼谷子】姓王，名栩，隱於

河南之鬼谷，故以為號。 ④【馬陵】在今直隸大名縣東南。

七 楚之削弱

三晉既弱，六國中地大兵強，足與秦抗者，惟楚耳。秦之所以能制楚，則自其滅蜀始。先是惠文王時，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張儀欲舍之而攻韓，司馬錯力言伐蜀之便，惠文王從其策，擊蜀滅之，因遂取巴，自是巴蜀始為中國地。秦既得巴蜀，據長江上游之勢，以臨鄢郢，而楚始不能支矣。時齊楚交親，張儀患之，乃說楚懷王，請絕齊交，而以商於

秦滅巴蜀 張儀給

武關之
會
懷王入
秦

屈原作
離騷

地六百里爲獻，懷王信之，陳軫力諫，弗聽，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怒，與秦合，懷王方遣使如秦受地，儀稱疾，不見使者，既知齊楚之果絕也，乃出見使者，授以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耳，懷王始悟被給，乃大怒，興兵攻秦，又大敗，遂失漢中地，未幾，秦復遣使如楚，願與楚王會於武關，面結盟好，楚宗室屈平曰：秦虎狼也，不可信！王欲無往，而令尹子蘭力言秦無他意，今幸求和，不可失大國歡，懷王惑之，遂行，至武關，秦人執之，而要楚，削巫黔中二地爲贖，楚將相大臣，召懷王子橫於齊而立之，是爲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秦益怒，卒留懷王不遣，頃襄王忘父仇，龍子蘭不替，蘭受賂弄權，楚政益敝，屈平數忠諫，子蘭疾之，譖諸王，放之南鄙，平憤宗國之將覆，而哀頃襄之不悟也，日夕行吟澤畔，作離騷，天問九歌諸賦，以寓忠憤，五月五日，抱石自沈汨羅江以死，其文章傳至今，爲辭賦家之祖。

〔註〕

是時秦之政策，專主以兵力攻取其鄰近之韓魏楚三國。魏既東徙，韓亦削弱，於是其眼光，不得不集

視於楚。楚自顯王時，與越人戰而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越人朝服於楚。楚又使莊驪伐滇，盡取雲南地，版圖大拓，及至懷王，貪秦之地，而輕絕齊。齊既絕，而秦人以兵力乘之，楚遂不可支。楚既敗，秦勢

益振，而六國之亡決矣。此即范雎遠交近攻之策也。楚懷貪而且愚，雖有屈原之忠，不能見信，喪身辱國，不亦宜哉。

註 ①【巴】今四川東部。 ②【蜀】今四川西北部。 ③【郢郢】郢即郢陵縣，屬河南。郢楚都，即今

湖北江陵縣。 ④【商於】在今河南浙川縣西。 ⑤【漢中】漢水流域中部一帶。 ⑥【武關】在陝

西商縣。 ⑦【巫黔中】巫，即四川巫山縣。黔中，今湖南西北部及貴州東北境。 ⑧【汨羅江】汨羅二水

名，合流處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

八 燕齊之興衰

燕王噲

亂子之

齊人滅

燕昭王
築黃金

當戰國時，中原擾攘，獨燕僻居東北，國小而遠，無與於世界之大局。燕易王之卒也，子噲嗣位，其相子之用事，謀篡國，遣其客說王噲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與堯同行矣。噲信之，因舉國屬子之，自率羣臣朝焉。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太子平起兵攻子之，弗勝。齊潛王矚其亂也，命將攻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滅燕，殺子之及噲。齊兵既勝，不能戢暴安民，二年而燕人畔之，立太子平為王，是為昭王。昭王既嗣位，念大仇未復，則卑身厚幣，以招賢士，以郭隗為師，築宮而事之，布金於上，

臺

樂毅伐齊

田單

燕火牛破

以致四方豪俊，命之曰黃金臺。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昭王弔死卹孤，與百姓共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乃以樂毅爲上將軍，合秦楚三晉之師以伐齊。齊兵敗，潛王走死，燕兵入臨淄，下齊七十餘城，拒守者僅莒與卽墨耳。會昭王薨，太子惠王與毅有隙，既卽位，因命騎劫代將，毅懼，遂奔趙。初，潛王之死也，齊將田單求王子法章於民間而立之，是爲襄王。燕之命騎劫代毅，亦田單反間之謀也。騎劫非大將才，既爲帥，單募牛千餘，被以文繡，尾束薪芻，以膏浸之，夜半，驅使出城，而焚其尾，牛被熬，負痛，直趣燕軍，燕軍久不戰，皆解體高臥，忽火牛衝而入，悉皇駭，不知所爲，遂大潰，齊軍殺騎劫，追奔逐北，盡復所失地。

〔註〕 是時韓魏楚三國，既日被削弱，而燕齊趙三國，以遠於秦，不受其蹂躪，似可憤發有爲，而燕以子之亂，爲齊所殲，燕又藉樂毅之力，攻下齊七十餘城，自相攻伐，不能出其餘力，以救韓魏楚六國之亡，非不幸也，亦宜也。

〔註〕 ①【臨淄】齊都，今山東臨淄縣。②【莒】今山東莒縣。③【卽墨】今卽墨縣。

九 趙之興衰

趙武靈王

微服入秦

胡服騎射

少子何

當是時也，吾民族有一變法之大豪傑出焉，趙武靈王是已。趙之爲國也，在韓魏之北，與匈奴接，匈奴盛於春秋之末，至戰國而愈強，無日不入寇北方，故趙民習於攻戰，勁兵爲三晉冠。武靈王少卽位，姿貌雄武，嘗微服入秦，佯爲賈人，偵察虛實。秦人見其氣宇非常，疑之，告諸王，使人蹤跡之，已逸出關矣。後始知其爲趙王也，乃大驚。王病中國車戰之制，不利於衝突，且博衣褒帶，弗適於用武也，因召羣臣而謂之曰：趙北邊胡，西鄰秦，無強兵救護，社稷亡矣。夫有高世之名者，必有絕俗之累，吾欲胡服而騎射，何如？羣臣愕然，爭陳其不可。惟肥義與王同，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旣欲負遺俗之累，必勿顧天下之議矣。遂定計，改襲胡服，命士卒悉習騎射，由是軍威大振。北略狄地，破林胡樓煩，拓地千里，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東滅中山，疆土大拓。秦人憚之，後以寵愛少子何，欲廢太子章，章作亂，敗死。王亦及難，霸業不終，使秦坐大，良可慨也。少子何者，趙惠后之所生也。初王之遊大陵也，夢一女子，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莒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其後納吳廣之女孟姚，如夢中人，甚有寵，是曰惠后，生子何。王欲授國於其子，而已則將兵經營四方，乃立何爲王，使肥義傅之，而封長子章爲安陽君。

主父
沙邱宮
之變

使守代，已則號曰主父。章素侈，心不服其弟，因起兵作亂，爲公子成、李兌所破。章往沙邱宮，依主父，主父憐而納之。成及兌等，因以兵圍主父。主父不得出，卒餓死。主父初以章爲太子，後得孟姚，乃廢章而立何。及孟姚死，何愛弛，復憐章，欲兩立之。猶豫未決，以至於難。

評 燕齊既互相攻伐，而趙武靈王，獨能變法圖強，胡服騎射，且又徵服入秦，探其虛實，宜乎能憤發有爲矣。然以寵愛少子故，致使家庭慘變，餓死沙邱，豈天之不欲存六國耶？既誕此英豪，而又殲滅之，何顛倒弄人，至於如是其極也。

註 ①【匈奴】即周之猃狁，今內蒙古地。②【林胡】狄國名，今山西右玉縣，胡之名始此。③【樓煩】今山西代縣一帶地，其人强悍，習騎射，自武靈以至漢初，往往用其人以爲軍。④【燕代】今山西大同縣以北，及直隸蔚縣一帶地。⑤【雲中】今歸化城一帶地。⑥【九原】今河套外內蒙古烏喇忒旂地。⑦【中山】今直隸正定縣一帶地。⑧【沙邱宮】即商紂之沙邱臺故址，在今直隸平鄉縣東北。

十 孟子荀子

儒家

戰國之時，學孔子之學者，前有孟子，後有荀子。孟子所學在春秋，荀子所學在詩禮。孟以人性爲善，荀以人性爲惡，說雖不同，然其爲儒家之大宗，則一而已。

孟子

孟子名軻，魯鄒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於列國，事齊宣王爲卿，宣王不能用，去而之梁，梁惠王父子，又以爲所言迂闊而遠於事，則又去之，適魯，適鄒，適滕，皆無所遇。當是之時，天下諸侯王，方斷斷於富國強兵，合從連衡之術，而孟子獨述文武周公之王道，崇仁義而祛功利，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道，作孟子七篇，以傳後世。其書至唐世始升爲經。

荀卿

孟子七篇

荀卿名况，趙人也。年五十，始游學於齊，其時齊王最好士，士之有才辨者，咸歸之。齊王皆處之稷下，故稷下文學之盛，爲天下冠。然其爲說也，大抵闕辨不經，而無切於實用。荀子講明道德，傳仲尼之學，爲諸子所推，三爲祭酒焉。其後有讒之者，乃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子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脩大道，而營於巫祝，信讖祥鬼神之說，鄙夫小儒，又滑稽亂俗也，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廢，序列數萬言，後人尊之，謂之荀子。荀子之弟子曰李斯，後爲秦始皇丞相，用其教以并兼天下。

李斯

法家
名家
兵家
縱橫家

道家
道德經
墨家

〔註〕孔子沒百餘年，周室愈衰，諸侯互相并吞，尙權謀，儒術浸失其傳。是時崛起鄒魯，排衆論而延周孔之緒者，厥惟孟子。至於荀卿，亦聖人之徒也。其學說雖不免有矛盾之跡，然其思想，多得之於經驗，與泛論者不同。其性惡論，雖爲常識所震駭，然其思想之自由，論斷之勇敢，誠不愧爲學者云。

〔註〕○〔鄒〕今山東鄒縣。○〔稷下〕地名，在今山東臨淄縣北。○〔蘭陵〕今山東嶧縣。

十一 諸子學術

由春秋之末，以迄戰國，乃吾國學術最盛之時代也。孔子而外，學術最大，傳授最廣者，有兩家焉。一曰道，一曰墨。道家起於老子，老子姓李名耳，楚之苦縣人，與孔子同時，嘗爲周守藏史，孔子曾問禮焉。見周之衰，迺去官，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戰國時，其徒最著者曰楊朱，莊周，列禦寇，皆傳其學者也。墨翟者，宋大夫也。其說主兼愛，務苦其身，以周人之急，其後流爲任俠，病當時之奢靡，故崇尚儉約，論聲樂之弊，辨厚葬之害，其學之最有益於世者，則精算術，工製造，於今日物理聲光之學，悉能言之。老墨而外，言刑法者，有管商韓非之書。言兵法者，有孫吳司馬之書。言名學者，有公孫龍子之書。講縱橫之學者，鬼谷子也。講五行之學者，鄒衍也。講並耕之說者，許行也。兼名

陰陽家
雜家
辭賦家
小說家

孟嘗
春申
平原
信陵
侯嬴
門

法諸家而爲雜家者，尸佼、呂不韋也。以辭賦鳴於世者，屈原、宋玉、景差也。以滑稽小說名於時者，虞初、淳于髡也。蓋自唐虞以至春秋之初，教育之權，皆掌於官，國學而外，士無異學，及春秋之末，王室衰微，官失其職，而後聰明才俊之士，各本所見，成爲學派，異同相攻辨，優劣相競爭，學術昌明，爲歷代冠，猗歟盛哉！真千古一時而無偶者矣！

註

①【苦縣】楚地，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②【管商】卽管子、商君。③【孫吳司馬】卽孫武、吳起、司馬穰苴。④【鬼谷子】卽王栩，隱於河南之鬼谷，故以爲號。

十二 四君養士一

戰國之時，諸侯將相，爭以養士相高，於是齊有孟嘗君、田文，楚有春申君、黃歇，趙有平原君、勝，魏有信陵君，無忌，皆以好士名，門下食客，恆數千人，時人謂之四君，而信陵君最賢，天下賢士，爭往歸之，十餘年間，諸侯不敢謀魏，畏信陵君也。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矣，家貧，爲大梁、夷門監，信陵君聞之，往請，以厚幣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已數十年，豈嫌監門之困，無功而受財乎？信陵君必欲致之，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獨虛上坐，親乘車從騎，往迎侯生。侯生敝衣冠，直升車，坐信陵君右，欲以試之，信陵君

朱亥屠豕

親執轡，愈恭。侯生乃曰：「臣有友曰朱亥者，在上市屠豕，願枉車騎過之。」信陵君許諾，引車入市。侯生既見亥，故久立與語，微察信陵君顏色愈和。是時也，賓客滿堂，皆將相宗室，待信陵君舉酒，久不歸，皆有意意，又久之始歸。引侯生直據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信陵君起，座上親奉卮酒，為侯生壽。侯生受而飲之，乃謂信陵君曰：「今日公子之待嬴，可謂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不以為賤，親枉車騎，過門相迎，嬴欲成公子之名，久立市中，令過客皆觀公子，而公子不以為辱，顏色益恭。大梁城中，皆以嬴為小人，而知公子之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

註

○〔大梁〕魏都，即今河南開封縣。

○〔夷門監〕夷門，梁之東門，監，守門也。

十三 四君養士一

秦圍邯鄲 信陵救

安釐王二十年，秦軍破趙於長平，進兵圍邯鄲。邯鄲，趙都也。信陵君之姊，為平原君夫人，數遺書信陵君，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救之，屯於鄴，畏秦兵盛，不敢進。平原君數以書來，信陵君為言諸王，王終畏秦，不敢進軍。信陵君憤怒，欲帥其客往秦軍，與其姊俱死。過夷門，與侯生別，告以故。侯生曰：「公子勉之，老臣不能從矣！」信陵君既行，自思曰：「吾

侯生獻
計竊兵符

殺晉鄙

解邯鄲

待侯生如此，今吾將往死地，而生無一言，何耶？因迴車復見侯生，生曰：臣固知公子之必返也。信陵君再拜問計。生曰：晉鄙兵符藏在王臥內，惟如姬最寵，能竊之。臣聞公子嘗為姬報其父仇，姬深感公子，無路以報，誠以兵符請，姬必許諾，得兵符，奪晉鄙軍，救趙却秦，此五霸之業也。信陵君從之，果得兵符。侯生又曰：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肯受代，則如之何？臣之友屠者朱亥，可與俱也。信陵君急往請亥，亥笑曰：臣乃市井之人，而公子數存問之，所以不報謝者，以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信陵往，至鄴，既合符，晉鄙果不肯受命。朱亥袖鐵椎，重四十斤，椎殺鄙。信陵君代將其軍，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子，留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弟，留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其親，得精兵八萬人，進擊秦軍，大破之。邯鄲圍解。魏王怒公子之盜兵符殺晉鄙也，信陵亦自知之，使別將將其兵歸魏，而自與其客留居趙。

〔釋〕

曩嘗謂春秋之勢，三變而至戰國，始由仁義而變為攻伐，繼由攻伐而變為游說，更由游說而變為賓

客，攻伐之盛，莫如五霸，游說之盛，莫如七國，而賓客之盛，則莫如四君。四君中，春申不足論，即孟嘗平原，徒以驚名高，為豪舉耳，非真能得士也。有相士之識，下士之量，與夫士士之誠者，其唯信陵乎。世皆以竊符殺

平原君求救於
楚毛遂自薦
處囊脫
穎
按劍說
楚

晉鄙，為信陵罪。吾以為不竊符，不殺晉鄙，秦必勝，趙必亡，魏其能免乎？故竊符救趙，為魏，非為趙也。趙魏存而六國得以苟延殘喘，則侯生之謀，朱亥之勇，又烏可忽者哉。自信陵破秦軍於邯鄲下，秦勢始一挫。

註

○【長平】今山西晉城縣。

○【邯鄲】今直隸邯鄲縣。

○【鄴】今河南臨漳縣。

○【鄴】今河南臨漳縣。

十四 四君養士三

平原君勝者，趙之諸公子也。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相，三去位，賢而好客，士多歸之。秦之圍邯鄲，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門下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行，得十九人，尚缺其一，有毛遂者，自請為備員。平原君謝之曰：士之處世，譬錐在囊中，其末立見，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而末有所聞，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臣今日始請處囊中耳，使早在囊中，將脫穎而出，豈特見其末而已。勝無以難，卒與偕。十九人者，皆目笑之。比至楚，平原君為楚王言合從之利，日出至日中不決，十九人悉無如何，遂乃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楚王叱之下，遂按劍言曰：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矣。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夫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師，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

錄因
人成事

魯仲連
義不帝
秦

排難解
紛

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如先生言，願奉社稷以從。遂曰：定乎？楚王曰：定矣。遂乃以銅盤盛血，而跪進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約既定，遂左持盤而右招十九人曰：請相與歃於臺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歸乃謝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初，白起之破趙於長平也。魏王使新垣衍言於趙王，請發使尊秦王為帝，以求罷兵。齊人魯仲連聞之，乃因平原君以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遇其民，彼即肆然稱帝，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因為衍策帝秦之害數百言，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會楚魏救至，信陵君大破秦師，邯鄲圍解，平原君欲以千金為仲連壽，仲連嘆曰：所貴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苟因為利，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其身不復見。

評 時至戰國，士大夫鶩於功名，爭為機械變詐之行，以博取人閒富貴，其能俯然於塵塗之表，不為習

俗所汚，而又弗類迂儒之無用者，魯仲連一人而已。甯蹈東海而死，千載後讀之，凜然如聞其聲也。

註 ①〔鄒鄆〕見前課。 ②〔夷陵〕卽西陵。今湖北宜昌一帶。 ③〔上首功〕謂以斬首功爲上也。

十五 四君養士四

孟嘗君田文者，齊威王之庶孫也。其父嬰，相齊三世，有子四十餘人，文最賢，立爲太子。嬰卒，代立於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厚遇之。秦昭王聞其賢，召使爲相。已而信讒，囚孟嘗君，將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之狐白裘。孟嘗君有裘直千金，已獻諸昭王矣。客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之。乃夜入秦宮中，取裘至，以獻幸姬。姬爲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更名姓馳去。夜半至函谷關。秦法，雞鳴始出客。孟嘗君憂追者至，客有能爲雞鳴者，發聲，雞盡鳴。遂發傳出關。食頃，追者果至。孟嘗君去已遠矣。未幾，孟嘗君得齊人馮驩，彈鋏市義，禮爲上客。後孟嘗君相齊四十餘年，無纖芥之禍，馮驩之力居多云。

黃歇 春申君黃歇者，楚人也。有口辯，初侍楚太子完於秦。楚王有疾，恐不起，歇說太子，變服逃歸，而自爲守舍以謝秦。秦王遣之歸。楚王薨，太子立，以歇爲相，封春申君。歇爲相二十餘年，招致賓客，楚賴以治。時楚王完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矣，園

狗盜

雞鳴

馮驩彈鋏

黃歇

李園進妹

殺黃

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今妾有娠，而入莫知，誠以君子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矣。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進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隱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朱英知之，以告春申君。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足下置之。英遂亡去，及楚王薨，園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未幾，滅於秦。

孟嘗君量隘而識愚，非真能得士也。其所養，皆任俠好人。最上則鷄鳴狗盜之雄耳，曷足以言得士。雖然，市駿骨則千里馬至，招致賓客而不擇其才，則馮驩之屬，亦出而自為之客。孟嘗固能得此一人矣。至黃歇，呂不韋輩，以陰謀奪人之國者，而亦自殺其身，此其中殆有天歟。

註 ①〔薛〕在山東滕縣南。②〔謹舍〕謂築館舍以居之，奉事甚謹也。

十六 廉頗藺相如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以勇氣聞於諸侯，與藺相如善。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遣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之。趙王召諸將相大臣謀，予之恐璧

和氏璧

章臺見
使
怒髮衝冠

完璧歸
趙

去而城不可得，勿予，又恐秦兵之來侵，計未定，求能報秦者，不可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者，其人勇而有謀，可使也。」王乃召相如而問以策。相如曰：「秦強趙弱，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無甯許之。」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臣願奉璧往，使城不入，臣請完璧以歸趙。」王遂遣之。秦王聞趙使來獻璧，大喜，坐章臺，見使者，相如以璧上，左右皆呼萬歲。相如窺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奏曰：「璧有瑕，請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大王之求璧也，趙王知城之必不可得，議勿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况大國乎？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來，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矣。秦王知不可強，乃陽召有司，案地圖，指十五都，命以予趙。相如知其詐，又奏曰：「和氏璧，天下之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乃敢上璧。」秦王許之，相如歸傳舍，使從者衣褐懷璧，從間道亡歸趙。至期，相如見秦王曰：「臣恐爲王所欺，而負趙王，已令舍人持璧歸矣。臣負大王，罪當誅，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莫可如何。卒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不辱君命，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註 ①【和氏璧】楚下和之玉，得之荆山之下，價值連城。 ②【章臺】秦宮名，在陝西長安縣故城西

南隅，中有章臺，故以名宮。 ③【傳舍】謂客館也。

十七 廉頗藺相如二

廉頗

渾池之

會

趙王鼓瑟

秦王擊瓶

引車避匿

相如既奉璧歸，未幾，秦王復遣趙王書，欲為會於渾池。趙王畏秦，欲無行。廉頗相如皆曰：王不行，是示弱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頗留居守。既會渾池，酒酣，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鼓瑟。趙王鼓之。秦御史前書，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秦聲，請擊瓶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噴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勉為一擊，相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瓶。秦王竟酒，終不能有加於趙。會罷，歸國。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怒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勞，今相如徒以口舌為功，位居我上，且其出身微賤，吾不忍為之下。若相見，吾必辱之。相如聞頗言，遂稱病，不出會朝。一日乘車出，望見頗，急引車避匿。其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事君者，慕君之高義耳。今廉頗欲辱君，君畏而避之，雖庸人猶以為羞，况將相乎。相如曰：吾豈畏廉將軍

負荆請
罪
刎頸交

哉？顧竊思之，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耳。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所以引避者，先國家之難，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結歡，爲刎頸之交。

註

蔣相如之完璧，非完璧也，蓋完趙也。夫以秦之強，昭襄王之悍，何求不得，顯難於璧哉？相如持璧睨柱，

欲令頭與璧俱碎，始皇改容辭謝，非真愛璧也，愛相如之能爲趙愛璧，不辱君命也。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人唯不惜死，則其氣壯，氣壯則辭直。假令相如而逡巡囁嚅於秦王之前，則璧不得完，身不得歸，而趙亦不得存矣。吾見天下之畏死而反足速死，以自陷其身而誤其國者多矣。非獨璧也，卒之滹池之會，廉蔣相助，秦無所逞，國有人焉，秦又奈此怯弱之趙王何哉？

註

①【滹池】今河南滹池縣。②【鼓瑟】趙女善鼓瑟，欲以是辱之。③【負荆】荆，杖也。

十八 趙奢李牧

趙奢

閼與之

戰國之時，惟趙稱最多良將。廉頗而外，前有趙奢，後有李牧，皆武靈王之遺烈也。奢初爲小吏，主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殺其用事者。平原君賢之，使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兵來伐，軍於閼與，去邯鄲不百里。王召奢，問可救乎？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鬪穴

圖 留壁增

馬服君

李牧

匈奴不敢近趙

中勇者乃勝耳。王從之，奢帥師以往，發邯鄲三十里而軍。秦軍武安西，鼓譟震屋瓦，奢留壁二十八日，益增壘，獲秦閒謀，食而遣之。秦將大喜，以奢爲怯。奢既遣秦謀，卷甲倍道趨之，二日一夜至，去闕與五十里。秦人聞之，悉甲以赴。奢用軍士許歷策，先據北山，以逸待勞。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遂解闕與之圍。趙王封奢爲馬服君。奢子括襲父封，亦好言兵，泥父書，不知變，卒敗於長平。

李牧者北邊良將也，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擊牛享士，習騎射，謹烽堠，多閒謀，厚遇戰士，約曰：匈奴至，急入保，敢言戰者斬。匈奴易之，益不設備。雖趙邊兵，亦以牧爲怯矣。王怒，使它將代之，歲餘，匈奴連入寇，失亡多，不得已，復遣李牧。牧至邊，如故約，士卒皆願得一戰。牧喜曰：可矣。選車騎十餘萬人，大縱畜牧，人牛滿野。匈奴小入，佯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至，牧設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人，十餘歲，虜不敢近趙邊。廉頗既亡，牧遂爲大將軍，數破秦兵。秦人患之，賂趙王寵臣郭開，譖牧有反謀，王信之，輒殺牧，牧死，趙遂亡。

註

①【闕與】在今山西沁縣西北，俗呼烏蘇村。②【武安】今河南河內道武安縣。③【馬服】

山名，在直隸邯鄲縣西北。④【代】今直隸蔚縣。⑤【雁門】關名，在今山西代縣。

十九 秦滅二周

東西周

避債臺

周自東遷後，已失其天子之威，降而夷於列國。其所以猶存王室之虛名者，以齊晉更霸，帥諸侯以尊王也。自晉失其霸，王室益卑。至於戰國，諸侯皆自稱王，遂并共主之虛名而悉失之。彈丸一隅，僅等小國而已。而又有東西周之分，於是王靈并不能行於畿內矣。初平王之東遷也，實居王城，而以宗周爲下邑。及敬王有王子朝之難，益東徙成周。洎考王時，周公世絕，考王乃封其弟揭於河南，居王城以嗣周公後。二傳至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曰東周公，而自別爲西周。戰國二百餘年，凡周與諸侯之交涉，皆兩周公事，非王室事也。延緣至於赧王，雖有天子之位號，然實爲諸侯所役逼，與家人無異，負責於民，無所於償。至登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避債臺。其末年，秦兵日夜東出，三晉勢益蹙，赧王恐三晉之亡，而已無所恃也。於是與諸侯約從，將合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路。秦昭王聞之，大怒，使將軍樛帥師攻西周，諸侯莫之救。西周君不得已，奔秦，頓首謝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

西周亡

東周亡

會赧王及西周君先後卒，西周遂亡。周民悉東徙，秦遂取九鼎寶器以歸。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兩周皆不祀。於時魯亦滅於楚，獨衛至秦二世元年乃亡。

註

①【王城】即洛都。敬王時徙成周，以洛都為王城。②【成周】在洛都之東。③【鞏】今河南鞏縣。④【伊闕】在今洛陽縣南。⑤【陽城】今河南登封縣。

東周帝系表

(一) 平王宜白 <small>在位五 十一年</small>	太子洩父	(二) 桓王林 <small>三十 年</small>	(三) 莊王佗 <small>十五 年</small>
(四) 僖王胡齊 <small>五 年</small>	(五) 惠王闔 <small>二十 五年</small>	(六) 襄王鄭 <small>三十 三年</small>	(七) 頃王壬臣 <small>六 年</small>
(八) 匡王班 <small>六 年</small>	(九) 定王瑜 <small>二十 年</small>	(十) 簡王夷 <small>十四 年</small>	(十一) 靈王泄心 <small>二十 七年</small>
(十二) 悼王猛 <small>未逾 年</small>	(十四) 敬王匄 <small>四十 年</small>	(十五) 元王仁 <small>七 年</small>	(十六) 貞定王介 <small>二十 八年</small>
(十七) 哀王去疾 <small>不逾 年</small>			

(十八) 思王叔不逾

(十九) 考王嵬^{十五年} (二十) 威烈王午^{二十四年} (二十一) 安王驕^{二十六年}

(二十二) 烈王喜^{七年}

(二十三) 顯王扁^{四十八年} (二十四) 慎靚王定^{六十八年} (二十五) 赧王延^{五十九年}

二十 荆軻刺秦王

荆卿 高漸離 太子丹 田光

督亢地 樊將軍 頭

荆卿者名軻，衛人也。好讀書擊劍，遊於燕，與善擊筑者高漸離友善，日相與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荆卿歌而和之，旁若無人者。是時秦已滅三晉，兵旦夕臨燕，燕太子丹憂之，問計於太傅鞠武。武請約諸侯，搆匈奴以圖之。丹以曠日彌久，不能須，武曰：「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丹遂因武謁光。光以荆卿薦，丹戒光勿洩。光慮丹之疑已也，乃自殺。丹見荆卿，頓首流涕曰：「燕將亡矣，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闔以重利，因得劫秦王，使盡反諸侯侵地，不可，即刺殺之，秦兵在外，而國有亂，諸侯乘間合從，亡秦必矣。」荆卿許諾，願得督亢地圖，與樊將軍頭，持獻秦王。樊將軍者，得罪於秦，亡奔燕，秦王購之千金。督亢者，燕膏腴地也。樊將軍聞其謀，遽自剄，於是太子求天下利器，

徐夫人
七首

易水之
歌

囚窮七
首見

秦滅燕

六國滅
亡之原
因
白起長
平之戰

得徐夫人七首，以藥燔之，試諸人，血濡縷，靡不死者。燕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使爲荆卿副。臨發，太子及賓客皆白衣冠送之，祖道於易水上。漸離擊筑，荆卿以變徵之聲，和而歌之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登車而去，不復返顧。遂至秦。秦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見使者咸陽宮，荆卿奉樊將軍頭，舞陽奉地圖以進。秦王顧荆卿曰：以圖來，荆卿取圖奉之，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搵其胸。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環柱走，皇急不知所爲。秦法，侍臣執兵者，非有詔不得上殿。左右乃曰：王負劍，王遂拔劍擊荆卿，斷其左股。荆卿知事不就，投匕首，笑罵而死。秦益發兵，遂滅燕。

註

①【督亢】今直隸徐水新城縣等地。②【樊將軍】名於期。③【徐夫人七首】天下之利劍也。④【易水】在今直隸易縣。

二十一 秦滅六國

六國之大，過秦數倍，卒爲秦滅者，以平時交相攻伐，自疲其力，及秦兵來，一戰不勝，輒割地以賂之。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日陵月削，以訖於亡。

其時爲秦將兵，以勇武善戰稱者，前則白起，後則王翦也。白起事秦昭王，爲丞相魏冉

王翦

伐楚之
役

殺項燕
楚亡
近
攻

所識拔，屢立戰功。長平之戰，坑趙降卒四十萬人，趙幾不國。白起死，王翦繼之。翦頻陽人，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滅三晉，定燕代，皆其功也。時天下諸侯，存者惟齊楚，始皇謀大舉擊楚，問諸翦，度用幾何人，對曰：六十萬人。問李信，信曰：不過二十萬耳。始皇曰：王將老軍矣，何怯也。遂舍翦而用信。翦遂謝病歸，信入楚境，楚大將項燕禦之，大破秦軍，入兩壁，殺七都尉。始皇聞之，悔不用翦言，自馳如頻陽謝翦，疆起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爲之耳。於是翦乃行。始皇親送之霸上，翦拜辭，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及行至關，使人還請田者五輩，或問之。翦曰：夫秦王很而疑人，今空國之師，專委於我，所以多請田宅者，爲子孫業，以自堅而銷王之忌耳。楚聞翦代信，悉兵拒之，翦至軍，堅壁自守，楚人若來挑戰，終不出，但休士洗沐，日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甘苦。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喜曰：兵可用矣。楚將項燕見秦師不出，稍引兵而東，翦因悉銳卒追之，至蘄南，縱兵奮擊，大破楚師，殺項燕，遂乘勝略定荆楚郡縣，歲餘，果滅楚。楚既定，即使翦子賁滅齊。初秦用遠交近攻之術，齊最遠，獨不被兵，襄王薨，子建幼弱，君王后攝政，事秦謹，四十年無事，君王后卒，后

松柏之歌
齊亡

勝相齊，多受秦賂，不脩攻戰之備，及五國先後亡，齊人熟視莫之救。至是秦兵入臨淄，民莫敢格。王建遂降，遷於共。齊人怨建之不與諸侯合從，而聽奸臣賓客言，以亡其國也。因爲之歌曰：松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祥也。

〔評〕 王翦伐楚，必需兵六十萬。始能制勝云云。此特史家浮誇之詞耳。是時楚爲秦敗，不振久矣，何須如此重兵。且兵在精不在多，卽二十萬，已難必其紀律之一，勇銳之同，况六十萬乎？至請田鎗忌，翦之譏，誠非白起輩所能企及者矣。

〔註〕 ①【霸上】在今陝西西安縣東。 ②【臨淄】齊都見前。 ③【共】今河南輝縣。

七國興衰一覽表

國名	時代	威烈王時	安王時	烈王時	顯王時	慎觀王時	赧王初	赧王末	赧王後
秦			衰弱	衰弱	孝公月商 鞅而自強	取巴蜀而 益強	強盛	強盛	統一
韓	始建國			內亂衰	用申不害 而自強	漸衰	衰敗	衰敗	滅亡
魏	始建國 強盛			漸衰	屢敗漸衰	益衰	衰敗	衰敗	滅亡
趙	始建國			漸衰			武靈王變 法自強	內亂而衰	滅亡

廢封建

徙郡縣
徙豪富
銷兵器

始皇帝，二世三世，以至無窮，稱號既定，乃議封建。丞相王綰欲仍沿三代遺制，謂諸侯初破，燕楚諸國，距關中遼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以分封諸子。廷尉李斯曰：「周室開基，同姓異姓，封者甚衆，及其季世，相攻擊如仇讎，王命曾不足以制之。今海內賴陛下神靈，咸統於一，不如悉置郡縣，設守令以治之，諸子功臣，但以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此萬世安甯之計也。」始皇從之。乃下詔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甯息，豈不難哉。」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郡統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以六國初滅，其世家大族，意存反側，乃盡徙諸郡豪富於關中，十有二萬戶，且悉收民間兵器，聚之咸陽而銷鑄之，鑄以為金人十二，及鐘鐻等，以實阿房宮。

〔註〕周秦之交，天下之大變局也。三代以前，王畿之內，不過數百里。秦始皇既并天下，乃變封建而郡縣之，而九州之大，皆直隸於天子矣。國體既變，政體隨之，而法制禮俗，悉緣之而異，行之二千餘年，雖損益不同，而大體皆秦法也。自秦法行，而專制毒蝕，乃愈趨而愈烈。

〔註〕①【二周】即東周西周。②【河南】今河南洛陽縣城南西偏地。③【洛陽】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④【穀城】在今洛陽縣西。⑤【平陰】在今孟津縣東。⑥【偃師】今偃師縣。⑦【

鞏】今鞏縣。①【緱氏】今偃師縣境。②【滎陽】今河南滎澤縣。③【成皋】即春秋之虎牢，在

今河南汜水縣。④【高都】今山西晉城縣。⑤【汲】今河南汲縣。⑥【關中】秦都咸陽，東有函谷

關，南有武關，西有大散關，北有蕭關，四面皆關，故稱關中。⑦【三十六郡】初分三十六郡，後平百越，又

增置閩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共四十郡。⑧【咸陽】今陝西咸陽西。

一一 始皇之內治

封禪

方士

徐市入海

天下既定，始皇乃巡行海內，以誇耀威德，視察民情，蓋慮六國遺民，陰懷反側，而假是以鎮攝之也。於是東行郡縣，封泰山，禪梁父，遂徧遊海上，所至刻石立功，以頌秦功德，及其時民間風俗之美，以文飾太平。初戰國之時，燕齊之間，有所謂方士者，皆自言能入海見仙人，求不死之藥。齊宣王、燕昭王，皆深信之，而始皇好之尤篤。巡遊天下，方士之從者以百數。有徐市者，知天下將亂，謀入海以避之，於是上書言神仙之說，請得齋戒，將童男女以往求之，乃發童男女數千人，使徐市帥之以入海，遂不復返。蓋吾國之通日本，實徐市開其先也。始皇求仙益急，而所徵方士悉無驗，有侯盧二生者，相與譏始皇，因亡去。始皇怒，使御史收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悉坑之。時李斯已爲相矣，斯故受

李斯上書

焚書坑儒

學荀卿，欲行其術，不願天下之有異學也，乃上書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率其徒以造謗，不禁則主威替而黨與成，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及史之非紀秦事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罪至族，所不禁者，惟醫藥卜筮種植之書耳，士民之願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世所謂焚書坑儒者是也。

【譯】始皇爲吾國專制之大雄健，故其內政，多以「擴張君權，愚弄黔首」爲主旨，封禪之謬妄，固無論矣。其燬百家，坑儒生，使民之求學者，但能學法令，而以吏爲師，蔽錮聰明，使無以議政而不敢抗，此愚黔首之大者也。至徙豪傑於咸陽以防變，又收民間兵器而銷鎔之，猶其小焉者耳。

【註】①【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②【梁父】即泰山下之小山。③【坑儒】今陝西臨潼縣南，有

坑儒谷。唐明皇改之曰旌儒鄉，即始皇坑儒處。

三 始皇之外攘

始皇之罪，在內治太嚴，而其功則在外攘夷狄，皆於吾國二千年之大局，至有關繫者也。茲當分別論之，當是時，匈奴盛強，乘燕趙之亡，時時侵略塞下，江淮之表，雖已設置

北擊匈奴

築萬里長城

南定嶺粵

大一統之盛

郡邑，而五嶺以南，猶爲苗蠻所據，未隸版圖。始皇既定天下，乃使蒙恬將十萬衆，北擊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河北榆中三萬家以實之。又築長城萬餘里，西起臨洮，東訖遼東，以限制中外，其遺址至今猶在。論世者以爲世界最大建築物之一，亦偉矣哉。北方既定，乃命將南征，定揚越，開嶺南，置以爲桂林、南海、象郡。廢閩越，諸稱王號者，而以其地置閩中郡。於是遵海之濱，自東而南，悉爲中國之方輿矣。計秦盛時，其版圖所有，東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盡交趾，北極大漠，恢恢然大一統之盛矣。其他政令，如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是皆三代所無，而孔子所言而未能行者也。其巡遊所至，刻石之文，斤斤以此爲明德之效，有以也夫。

註

①【五嶺】即大庾、騎田、都廬、萌渚、越城，五嶺在今江西湖南與兩廣交界處。②【河南地】今內

蒙古鄂爾多斯旂地。③【河北榆中】今河套北烏喇忒旂地。④【臨洮】今甘肅岷縣。⑤【遼東

】今奉天遼陽縣北。⑥【揚越】國名，即南粵，芋姓，與楚同祖，人民多居山嶽間，秦人謂之陸梁地。⑦

【嶺南】即五嶺以南地。⑧【閩越】今福建全境。⑨【朝鮮】即高麗。⑩【羌中】今甘肅西部。

⑪【交趾】即安南。⑫【大漠】即蒙古沙漠。

四 二世之篡立

扶蘇

胡亥
趙高

李斯同
謀

二世即
位

趙高專
政
趙高專
政

始皇諸子，長扶蘇，少胡亥，扶蘇賢，國人悉屬望焉。始皇之坑儒也，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聖賢，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之不安也。」始皇大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胡亥嫉而忍，始皇使宦者趙高爲之傅，教以刑法刻深之術，益貪戾傲很。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復東巡天下，胡亥及高從行，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疾已篤，羣臣莫敢以後事請者，因甚，乃自爲璽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時高陰爲胡亥謀奪嫡，書已封，高主符璽，因留之不發。始皇崩於沙丘，李斯恐天下有變，秘不發喪，載棺輻涼車中，所至上食，如故。百官奏事，高輒從車中可其奏。胡亥謀篡立，李斯不從，高乃以危語脅之，斯不得已，遂與同謀，乃破去始皇所封書，別爲書，賜扶蘇及蒙恬，數以罪，令自盡。遂矯始皇遺詔，立胡亥爲太子。時天暑，輶車臭，乃詔從官，令載鮑魚以亂之。從直道兼程至咸陽，乃發喪，胡亥即帝位，自號曰二世皇帝。於是葬始皇驪山，後宮無子者，悉令從死。葬既下，工匠皆閉墓中，無得免者。二世既立，以趙高爲忠，使爲郎中令，事無大小，悉以委之。高益教二世，恣意刑殺，諸公子及公主，以次戮死。大柄歸高，二世拱手而已。

李斯自
悔

李斯至是，乃自悔失計。

註

①【上郡】在今陝西北部。

②【平原津】在今山東德縣。

③【沙邱】在今直隸平鄉縣。

④

【輶涼車】有窗牖之車，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⑤【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

五 陳勝吳廣之起兵

陳勝
駭

始皇之在位也，內事土木，外威夷狄，賦歛愈重，徭役無已，天下騷然，已人人思亂矣。特畏始皇之威，弗敢動。二世即位，用法益刻深，海內胥怨。陳勝者，楚人也，少時嘗爲人傭，傭，輟傭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人傭，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發閭左，適戍漁陽，共九百人，屯大澤鄉，勝及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當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且天下苦秦久矣，誠以吾衆爲海內倡，宜多應者。」乃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魚腹中，得者烹食，咸怪之。又令吳廣之近旁叢祠中，夜篝火，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聞者皆夜相驚恐，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乃召其徒屬而謂之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就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

勝廣起
兵
魚腹丹
書
鳴
篝火狐

張楚

張耳陳

餘

武臣王

趙

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徒屬皆曰：「諾。」乃詐稱公子扶蘇，及楚將項燕，以秦人哀扶蘇，而項氏為楚望族也。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屬縣十餘，車六七百乘，騎千餘，遂據陳。陳之三老豪桀，皆來會計事，相與謀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自立為王，號「張楚」。一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當是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殺其守令，以應陳勝，而張耳、陳餘最賢。勝使其將武臣北徇趙魏，耳、餘佐之。臣悉得趙地，遂自立為趙王。時秦兵尚強，勝等皆烏合之眾，與秦將章邯戰，數大敗。勝卒為其下所殺，而秦勢復振。

【評】 自井田廢後，田地為民人之私產，得以買賣。於是富者連阡累陌，貧者至無立錫。階級懸殊，貧者往往

處於閭左，而為富戶之佃民。以其所獲十分之五納之，視井田之稅，殆五倍焉。恆產既無，而國家土木營造，戰爭徭戍諸役，又迭出而不窮。征斂之苛，刑法之嚴，又從而迫之，斂手重足，無所逃死，困則思亂，此陳勝吳廣輩所以斬木揭竿而起，而天下皆翕然從之，秦亡之速，豈無故哉！

【註】 ①【閭左】閭，里門也。秦法，貧賤之民，居閭之左，發之為戍卒。 ②【漁陽】今直隸密雲縣。 ③【

大澤鄉】在今安徽宿縣。 ④【張楚】謂欲張大楚國也。

六 項羽之初起

項籍

學書學劍

可取而代

項梁起兵

范增

請立楚後

項籍者，字羽，下相人也。項氏故楚公族，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羽季父梁，卽楚將項燕子也。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羽兵法，羽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羽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氏下，每吳中有大繇役，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羽共觀之，羽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初起時，年才二十四。陳勝兵既起，會稽守謀起兵應之，召梁與計事，梁請與羽偕，即坐上斬守，佩其印綬，收兵下縣，得精兵八千人，乃部署吳中豪傑爲將校，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氏喪，傳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懼伏。」於是陳王已敗，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陳嬰、英布、蒲將軍皆以兵來屬，衆六七萬人。居巢人范增者，年七十，好奇計，謁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君起江東，豪傑爭相附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立楚後也。梁然

章邯破

其言，乃求得楚懷王之孫心於民間，立以為楚懷王。梁自起兵，再破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惰矣，而秦兵日增，臣為君危之。」梁弗聽，秦急起兵，益章邯軍，擊楚大破之，項梁死。

〔評〕 封建之制，垂數千年，一旦悉改為郡縣，反動力必易起。況六國傳世久遠，根柢深厚，秦以武力強滅之，

其大族遺民，如韓張氏、楚項氏者，皆志在亡秦。乘機思動，亦勢必至，理固然也。

〔註〕 ①【下相】今江蘇宿遷縣。②【項】今河南項城縣，古項國，漢項縣也。③【會稽】今浙江會稽縣。

④【浙江】即今浙江省之錢塘江，一曰之江，古浙水也。⑤【居巢】今安徽巢縣。⑥【韓張氏】指張良言，良募力士，擊始皇於博浪沙，為韓復仇。

七 鉅鹿之戰

章邯既破項梁，則以為楚地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是時，武臣已死，張耳、陳餘立趙公子歇為王，皆走入鉅鹿。秦兵追圍之，趙軍數敗，乃乞師於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副之，將兵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請進軍，義不從，曰：「吾將俟秦滅趙而承其敝。」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強不可使者，皆斬之。」蓋謂羽

章邯破 趙軍 鉅鹿之 宋義救

項羽殺宋義

沈舟破釜

九戰章壁上觀

擊坑降卒

趙高蒙蔽

也。義又遣其子相齊，爲之祖道，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餒，羽乃揚言曰：「歲饑民貧，軍無見糧，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之并力攻秦，乃曰欲承其敝。夫以強秦攻弱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益強，何敝之承？」因晨朝上將軍，卽帳中斬其頭，諸將皆懼服。羽遂稱假上將軍，悉引兵渡河，沈船破釜，燒營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絕其餉道，大破之，於是時也，諸侯軍救趙，軍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犯秦兵，及羽軍與秦合戰，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股栗，秦軍既破，羽召見諸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無敢仰視者，羽遂爲諸國上將，諸侯兵皆屬焉。章邯既數敗，二世使人讓之，邯懼，使長史司馬欣至咸陽奏事，留三日，不得見趙高，急走歸，邯知趙高之疑已也，進退無所據，遂舉軍降於楚，羽擊坑降軍於新安城南，死者二十餘萬，而獨留章邯、司馬欣及董翳三人。

註

○【鉅鹿】今直隸內鄉縣。○【安陽】故城在今山東曹縣東。○【新安】卽今河南新安縣。

八 秦之滅亡

諸侯兵起，趙高不使二世知之，使者從東方來，有以反聞者，高怒，輒下諸吏，後使者至，

二世問之，則詭對曰：「郡守尉逐捕羣盜，已盡得矣。」二世乃悅，由是天下大亂，無復敢上聞者。初，趙高為郎中令，私怨衆多，恐大臣毀惡之，乃說二世，深居禁中，不與羣臣相見，事皆決於高。高尤深忌李斯，譖諸二世，云：「斯子由守三川，與羣盜文書通往來，二世急使人案驗之，時三川失守，由已被殺矣。」顧二世不得知，斯因上書，詆高有異志，高亦言：「斯欲為田常，二世卒信高下斯吏，誣以謀反而族誅之。」斯既死，高遂為中丞相，高自知權重，恐二世見疑，陰謀作亂，慮左右不為用，因獻鹿，謂之馬。二世曰：「此鹿也，何謂馬？」歷問左右，皆畏高，無敢言鹿者。高遂知衆情之可用也，乃因二世齋居望夷宮，令其婿閻樂帥吏卒入宮，執二世而殺之，立其弟子嬰，降號為王。子嬰誘誅高，夷其三族以徇。閻四十六日，而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矣。子嬰知天命已去，乃使人約降，而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符璽，降軹道旁。居月餘，諸侯兵入關，項羽為從長，殺子嬰，及秦宗室，燒咸陽，火三月不滅。

鹿馬之辨，不可以欺孩提，而高之欺亥，亥之受欺，曷至如是之甚耶？蓋秦自商鞅立法，親戚師傅，刑之

黔之而不惜，故向也君之視臣如草芥，今也臣之視君如孩提，向也始皇以極猛而肆欺於上，今也二世以

李斯族
誅
指鹿為
馬

子嬰

沛公入
關
項羽燒
咸陽

極懦而受欺於下，天理反覆相尋，有由然矣。

註

①【三川】秦郡名，今河南黃河兩岸各地。

②【望夷宮】在陝西涇陽縣東南。

③【武關】在

陝西商縣。

④【霸上】在今陝西西安縣東。

⑤【軹道】亭名，在今咸陽縣東北。

漢史

第一章 漢之創興

一 沛公之初起

劉邦

大丈夫當如此

蕭何曹參

漢高祖劉邦，沛之豐邑人也。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豁達大度，不事家人生產。常繇於咸陽，見秦皇儀衛之盛，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者，善相人，見邦狀貌，奇之，因以女妻焉，即呂后也。邦以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者，乃悉解而縱之，曰：「公等皆去，吾亦從茲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邦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邦拔劍斬蛇，後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今為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及陳勝兵起，沛人蕭何、曹參等，乃共殺沛令，立邦為沛公。聞項梁勢盛，因往從之。楚懷王既立，將遣將西擊秦，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當是時，秦兵

除秦苛
政
約法三
章

項羽入
關

尙強，諸將莫敢往，獨項羽願行，諸老將皆曰：「羽爲人慄悍好殺，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也。」遂使羽北救趙，而沛公西入關，秦王子嬰旣降，沛公乃召集關中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以諸侯約，當王關中，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者，爲父老除害耳，非有他也，其各無恐。」秦人皆大喜，爭持牛酒來獻，沛公輒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百姓也。」秦人益喜，惟恐沛公不王秦，或說沛公，章邯爲雍王，將來王關中，宜急使人守函谷，無納東諸侯，沛公從之。時項羽已坑秦軍於新安矣，聞沛公定關中，且杜關不納東兵，大怒，急使英布等攻函谷，破之，進軍至戲。

〔註〕 斬蛇夜哭，皆史臣附會與王之詞，不可憑信。然以此而惑衆煽亂者，蓋嘗有之矣。陳勝之魚腹丹書，篝火狐鳴，其尤著者也。

〔註〕 ①【沛】今江蘇沛縣。②【豐邑】卽豐鄉，今爲縣，屬江蘇。③【單父】今山東單縣。④【驪

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時始皇葬驪山，各縣皆送徒卒，往役作。⑤【函谷】關名，在河南靈寶縣。⑥

【戲】水名，在陝西臨潼縣東。

一 鴻門之會

范增詩
殺沛公

鴻門宴

項莊舞
劍樊噲
擁盾入軍
門

范增拔
劍撞玉
斗

時沛公方軍霸上，止十萬人耳，而項羽軍四十萬在鴻門。范增說羽曰：「沛公在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豈在小哉？當急擊勿失。」羽已戒諸將，明旦進擊沛公軍矣。羽季父項伯者，素善張良，私往告良，將呼與俱去。良乃以伯見沛公，爲言遣將守關，以禦他盜，非敢拒羽也。伯遂爲項羽言之。羽意稍解，沛公且日急從百餘騎，往鴻門見羽，羽留沛公飲，中酒，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羽無動意。增乃出召項莊，入爲壽，壽畢，請舞劍爲樂。因拔劍起舞，時逼沛公座。項伯在旁，亦拔劍助之，時時翼蔽沛公，莊不能近。樊噲方在外，聞之曰：「事迫矣。」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止之，噲側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瞋目視項王，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曰：「壯士也。」賜斗酒，噲飲之，立盡。又賜一生彘肩，噲覆盾於地，置彘肩盾上，切而噉之，乃起言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絲毫不敢有所犯，還軍霸上，以待大王，而大王聽細人說，欲誅有功之人，竊爲大王不取也。」羽默然無以應。有頃，沛公起如廁，遂逃去，留張良入謝，因遺羽白璧一雙，而遺增一玉斗。羽受璧，置座上，增受斗，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

		齊			燕		趙		韓		魏		
九江	濟北	膠東	齊	燕	遼東	常山	代	河南	韓	殷	西魏	塞	
英布	田安	田市	田都	戚荼	韓廣	張耳	歇	申陽	成	司馬卬	豹	司馬欣	
楚將常冠軍	王建孫下濟北引兵降楚	舊國新徙	齊將從楚救趙入關	燕將從楚救趙入關	舊國新徙	爲趙相從入關	舊國新徙	先下河南迎楚	舊國	趙將取河內有功	舊國新徙	舊有德於項梁	
六	博陽	卽墨	臨淄	薊	無終	襄國	代	洛陽	陽翟	朝歌	平陽	櫟陽	
安徽六安縣	山東泰安縣	山東縣	山東縣	直隸縣	直隸玉田縣	直隸邢臺縣	直隸蔚縣	河南縣	河南禹縣	河南淇縣	山西臨汾縣	陝西臨潼縣	

楚		衡山	吳芮	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	郟	湖北黃岡縣
臨江	共敖	爲柱國擊南郡功多		江陵	湖北縣	

三 還定三秦

由上表觀之，當時天下，凡一帝國，一霸國，十八王國，而楚獨盛。郡縣之制，又一變而爲封建矣。然諸侯以羽分封不均，多有不服者。漢王尤甚。但畏楚，不敢發耳。漢王之就國也，用張良策，盡燒棧道，示無東意。俾項羽不疑。諸侯受封後，閱一月而田榮首起兵，破併三齊而自立。羽東擊齊，不暇西顧。漢王乃得乘其隙，還定三秦。先是楚人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貧無行，嘗釣於城下。諸婦人漂焉，有一母，見信飢，輒飯之，竟數十日。信謝曰：「吾必有以重報。」漂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起，信仗劍從之，不見用，乃亡歸漢。從漢王入蜀，坐法當斬，仰視，適見滕公，慰然亦未之奇也。信度王終不見用，中途亡去。蕭何亟追之返，而言於王曰：「諸將易得耳，若信者，國士無雙，大王誠不欲取天下乎？何有才而不用也。」王曰：「吾亦欲東歸漢。」

十八王國

田榮背楚信

歸漢

設壇拜將

遺定三秦

擊魏王豹
木罌渡軍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果欲用信，非大將不可。」王許之，擇日設壇，具禮，諸將人人自喜，皆自以為得大將。及拜將，乃信也。一軍皆驚。王與信言，信論劉項得失甚悉，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由陳倉出，秦民望風歸附。遂定三秦，項羽聞之，將悉師西征。漢王以關中初定，乃使人好言謂項王曰：「漢王以失職故，惟欲取舊地耳，非有意於東略也。」項王亦以東事方急，不克舍而西，遂中止。漢王於是使韓信出關，擊降河南王申陽，及韓王鄭昌，魏王豹。豹既降，復反，命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為疑兵，陳船臨晉，不欲渡，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豹聞警，急引兵歸救，漢已得安邑矣。因縱兵大戰，遂擊虜豹。

評

或問蕭何何以能識韓信？此易知耳。蓋信之英特，與流俗殊，漂母能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能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之於高祖，此其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歟！

註

- ①【棧道】在今陝西褒城縣北。由此接連至鳳縣東北，統名連雲棧。
- ②【三秦】即雍、翟、塞三國。
- ③【淮陰】今江蘇淮陰縣。
- ④【陳倉】陳倉故道，在今陝西鳳縣西北。
- ⑤【蒲坂】今山西永濟縣。
- ⑥【臨晉】今陝西朝邑縣。
- ⑦【夏陽】在今陝西韓城縣南。
- ⑧【安邑】今山西芮城縣。

四 井陘之戰

北擊趙

陳餘義軍

拔幟立
背水陣

虜趙王
耿

韓信既滅魏，即引兵北擊趙代。陳餘以代王爲趙相，聞信兵至，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李左車說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漢兵數萬，糧食必在後，願假奇兵三萬人，絕其餉道，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至十日，信成禽矣。」顧陳餘儒者也，常自稱義軍，不尙詐謀詭計，遂不聽。斯時信已慮及左車策，陰使人偵之，及還報，知其不用，則大喜，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戒之曰：「若等從間道，依山自蔽，見趙軍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白幟，立漢赤幟。平旦，信先使萬人前行，背水而陳，趙人望之皆大笑，信乃徐建大將旂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來追，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久戰而疲，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矣，乃大驚，以爲漢已俘趙王也，兵遂亂，遁走，趙將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自兩道夾擊，大破趙軍，虜趙王歇，斬陳餘於泚水上。信乃令軍中，有能生致李左車者，賞千金。有縛左車致之麾下者，信急解其縛，西嚮師事之。諸將入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乃令臣等背水而陳，臣等不服，然竟以此勝，何也？」

新城三老

為義帝發理

「信曰：『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乎？今信所將者，非素練之士也。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不可。倘予之生地，則皆走矣。甯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臣等所及也。』」

〔註〕 陳餘自稱義軍事，與宋襄如出一轍。然宋襄不禽二毛，而用人於次睢之社。陳餘不用詐謀，而於劔頭交，亦欲得其首而甘心。世特知二人之迂謬，而不知其愚惡為可笑也。

〔註〕 〇「井陘口」在今直隸井陘縣西，古九塞之一。 〇「泚水」即北泚水，源出直隸元氏縣西羣山中，東流入槐河，長五十餘里。

五 彭城之戰

漢王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必不成。項羽無道，放弑義帝，此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統率三軍，為義帝發喪，召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服矣。」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與討項羽。時項王方留屯齊地，國內空虛，漢王乃率五諸侯之兵，號五十六萬人，以伐楚，拜彭越魏相國，使略定梁地。漢王入彭城，收其寶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警，自將精兵三萬還救。

彭城之戰

蕭何轉粟

陳平反間

項羽殺增

大破漢軍，漢軍入穀泗睢水，死者三十餘萬人，睢水爲之不流，楚軍圍漢王三市，會大風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不相得，道逢子盈及女魯元公主，而其父太公及呂后皆爲楚軍所獲，楚勢復振，諸侯多叛漢而從楚，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稍稍集，蕭何亦悉發關中老弱詣滎陽，軍勢稍振，自是以後，楚漢戰爭，悉在滎陽成皋間，漢王連歲在軍中，不遑歸關中，蕭何爲相國，居守，制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軍國大事，皆以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賦之粟帛，轉漕調兵，未嘗乏絕，漢王之得無西顧憂者，皆何力也，楚漢久不決，陳平言於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若行間以離其君臣，破楚必矣。」亞父者范增號也，漢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項王乃疑增，稍奪之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好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卒。

四

董公進說漢王，其詞雜出於荀卿王翊，卽漢王縞素發兵，亦特藉是仗義執言而已，不然，設令義帝而

在，漢王果能終出其下乎？彭城之役，漢王旣入彭城，其地去沛，不過二百里，當卽遣人迎取太公，乃計不出此，反亟亟於寶貨美人，置酒高會，此與項羽入關何異？卒至家室俱亡，幾陷其親於鼎俎，而分羹之語，雖出

權變，又豈君子所忍聞哉？專制時代之君主，其心腸險惡如是，是而可忍，又孰不可忍哉！

註

○【新城】鄉名，屬洛陽。

○【三老】秦制，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置亭長，鄉置三老，有秩，掌教

化。○【彭城】楚都，即徐州。今江蘇銅山縣。

○【穀泗睢水】穀水，爲睢之分流。睢水，自河南流至徐

州入泗。在宿遷縣者，謂之小河。

○【滎陽】今河南滎澤縣。

○【成皋】即虎牢，在今河南汜水縣。

六 鴻溝之約

楚漢之爭，楚數勝而漢數敗。然楚終爲漢滅者，項王恃勇無謀，日疲其師於成皋虎牢之間，漢乃乘其暇，以布遠勢，未幾而燕齊以北，江淮之南，悉背楚從漢。項王所有，僅中

央彈丸地矣。初九江王英布，爲楚良將，懼項王之威，數不赴召。項王怨之，漢乃使隨何往說布，布遂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

御食飲，皆如漢王。布又大喜，過望。於時酈食其勸漢王立六國後，以分楚勢。漢王從之，趣刻印矣。張良聞之，亟入見，王方食，良乃借箸爲王策復立六國之害。王悟，輟食罵曰：

「豎儒！幾敗乃公事！」立令銷印。韓信既滅趙，用李左車計，使使者馳書說燕，下之。移

兵南向齊，是時酈食其已說降齊王田廣矣。信聽辨士蒯徹言，進兵襲破齊，齊王烹食

英布歸

張良借

韓信戮

擊殺龍

吾翁即
若翁
鴻溝之
約

其而走，楚使龍且救齊，且輕信，不爲備。時兩國軍挾濰水而營，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平旦，渡水擊楚，甫交鋒，佯敗返走，且喜曰：「吾固知信之易與也。」急渡水追之，半濟，信使人從上流去沙囊，水大至，楚軍溺死者大半，信急縱兵擊殺且，遂虜齊王廣以歸，廣季父橫，自立爲王，於是漢王與楚相拒於廣武。漢據敖倉，軍儲豐給，楚食寡，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漢王父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北面事義帝，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也，必欲烹若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知不可奪，乃與漢議和，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溝以西屬之漢，其東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還，張良陳平曰：「漢已有天下大半，今楚兵飢疲，釋而不擊，是養虎自貽患也，追之便。」

〔註〕漢王踞洗見英布，論者謂爲深得駕馭英雄之術，竊謂不然。此次踞洗足，不過蹈初見酈生時，慢侮之故習，卽飲食帷帳，亦屬招徠豪傑之常，卽使有心措置，所見亦復甚鄙。特英布不過驪山一酒徒，志不高而欲易厭，故爾輕喜易怒，如墮其術中，然亦適自成其爲英布而已。

〔註〕○【虎牢】關名，在今河南汜水縣。○【濰水】在今山東諸城安邱兩縣界。○【廣武】山名，

在今河南河陰縣北，東連滎澤，西接汜水。④【倉敖】在今河南河陰縣。

河陰縣，今與賈魯河混。

七 垓下之戰

敗固陵之

垓下之

虞姬

拔山歌

漢五年，漢王用良平言，追項王，至固陵。韓信彭越之軍，失期不至，楚擊漢，復大破之。於是漢王發使者，告信越，并力擊楚，苟楚亡，自陳東傅海，與信、睢陽以北，與越。信越聞命，相繼至，漢勢復振。追楚軍至垓下，圍之。項王食盡兵少，夜聞漢軍中四面皆楚歌，驚曰：「漢果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夜起，飲帳中，有美人虞姬者，常從項王在軍中，駿馬名騅者，項王所常騎也。項王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中騅不逝，騅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上馬，麾下從者八百騎，潰圍南走，比且，漢兵始覺，以五千騎來追。項王比度淮，能屬者百餘人耳，失路爲田父所給，陷澤中，漢兵追及之。項王願從騎，止二十八人，自度不能脫，乃分騎爲四，四面嚮，馳下，約會於山東。項王乃大呼，從山下馳，漢兵皆披靡。漢將來犯者，瞋目叱之，人馬辟易數里，遂擊殺數百人，聚其騎，亡兩人耳。項王東行至烏江，亭長

烏江自
刎
田橫入
海島
五百人
皆自殺

橫船待曰：「江東雖小，地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度江而西，今一人無還者，江東父兄，縱憐而王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乃以騅馬賜亭長，令從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所擊殺漢軍，猶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將呂馬童曰：「此吾故人也，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楚地皆降漢，獨魯城守不下，乃持項王首示之，始降。田橫聞楚亡，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漢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加誅。」橫乃與二客乘傳詣洛陽，至城東而自刎死，以王禮葬之。二客亦自刎死，島中五百人，聞橫死，悉自殺。

楚漢戰爭，前後歷五年。楚兵常強，而漢兵常弱，然終爲漢滅者，其故凡五：楚多敵而漢多助，一也。楚暴戾而漢假仁義，二也。楚失地勢而漢憑險固，三也。楚恃一己而漢用羣賢，四也。楚軍嘗乏食而漢嘗不匱，五也。以此五不同，而當時之得失判矣。至田橫殉國，五百人皆自殺，忠義之氣，直塞於天地間，至今讀之，猶覺凜凜有生氣。

①【岡陵】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②【垓下】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③【烏江】在今安徽和縣東北。④【魯】今山東曲阜縣。⑤【海島】今山東即墨縣西，有田橫島。

八 高祖即位

南宮之
議

三傑

定都長
安

制律令
定朝儀
申軍法
草章程

功狗功
人

天下既定，高祖乃卽皇帝位，還都洛陽，置酒南宮，大燕羣臣。謂衆曰：「公等亦知吾所以得天下，而項氏所以失之者乎？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而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氏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吾禽也。」衆稱善。於是齊人婁敬說帝徙都關中曰：「洛陽天下之中，平衍四達，無險可扼，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以立具，此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不樂西徙，爭言洛陽便利。惟張良獨是敬言，帝從之。卽日西幸關中，至長安，遂定都焉。賜敬姓曰劉氏。帝知人善任，善於將將，天下既定，使蕭何制律令，叔孫通定朝儀，韓信申軍法，張蒼草章程，經營擘劃，規模宏遠。又剖符封諸功臣，蕭何爲首，封爲鄼侯，食邑獨多。諸將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獨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功狗也，如蕭何者功人也。一衆乃服。」

張良亦無戰功，帝封之三萬戶，使自擇封邑於齊地，良辭曰：「臣始與上會於留，願封留足矣。」遂封留侯。留侯素多病，及至長安，遂杜門謝賓客，導引不食穀，曰：「一家世相韓，以韓之亡，誓爲國復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遂不與聞政事。

赤松子

〔評〕

人主立言，自有大體。漢高論蕭何與諸臣之功，乃譬之以獵，功狗功人，以人而况狗，尙復成何事體。無怪其日後殘戮功臣，視韓彭輩會狗兔之不若。專制時代之君主，其待立功者如是，尙何言哉！

〔註〕

○【南宮】在今河南洛陽縣東。故洛陽城內。○【長安】故城在今陝西西安縣西北。○【鄼】故城在今湖北光化縣北。○【留】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南。

〔附記〕

張良，字子房，其先本韓人，祖父世爲韓相。及韓爲秦滅，良悉散家財，求客刺秦皇，爲韓復仇。嘗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東南）良與客狙擊之，誤中副車，始皇驚，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一日，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而來，坐良側，故置其履於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爲吾取履。」良愕然，欲擊之，爲其老，忍不與校，下圯，取履以進，老父伸其足曰：「履我。」良念業已爲取履矣，因長跪履之。老父以足受，笑

漢初之
封建

八國

燕王荼
反
擒楚王
信

而去。良始悟其非常人，立而目送之。老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敬矣。後五日，平明時，俟我於此。」良益怪之，因跪應曰：「諾。」越五日平明，如期而往，老父已先在，見良至，怒曰：「與老者爲期，何敢後，是不敬，且去，後五日早會。」又五日，良蚤起，雞初鳴，卽馳而往，老父又先在焉。復怒曰：「仍後期何也，去之。」後五日，當早來。又越五日，夜未半，良卽往俟之，有頃，老父果至，見良已先在，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授良曰：「讀此可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在今山東穀城縣）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深以爲異，取其書習誦讀之。後佐高帝定天下，爲三傑之一。赤松子者，時人所傳仙人之號也。留侯非真欲求仙，蓋逆知高帝猜忌功臣，故託學仙以自晦耳。

九 前七國之亂

高帝賴諸侯力得天下，承項氏分封之後，不得不封建諸將以酬其勳，又慕周之長世，懲秦之孤立，亦以封建爲得計。故其卽位之初，所封建者，凡燕、楚、齊、韓、梁、淮南、長沙、閩、越八國，皆諸將功臣也。其平素與帝故爲等夷，一旦相臣屬，不免互相猜忌。故帝卽位之歲，燕王臧荼卽反，帝自將擊虜之，以其地封盧縮，縮與帝同里，且同歲，生平素最親信者也。楚王韓信善用兵，帝尤忌之，次年，或告信反，帝用陳平計，僞游雲夢，信謁帝於

改封同姓

韓王叛降匈奴
高帝白登之圍

趙王敖廢相陳豨反

梁王越醜

淮南王布伏誅

陳，因縛之歸，赦為淮陰侯，而以其地封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更封兄喜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蓋以異姓不足恃，同姓至親，可為屏藩也。帝以韓王信材武，徙之太原，以備胡，治馬邑，後匈奴攻邊，圍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讓之，信恐，遂以馬邑叛，降匈奴，與連兵入寇，攻至晉陽，代王喜棄國逃歸，廢之，立少子如意為代王。自將討信，匈奴單于冒頓以羸師誘帝，帝悉兵三十萬，踰勾注，至平城，冒頓縱精騎四十萬，圍之於白登，凡七日。帝用陳平計，遣使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帝亦罷兵歸。至趙，時趙王耳卒，子敖嗣立，帝之婿也，帝待之倨慢甚，耳舊臣貫高等不平，謀弑帝，不成，事洩，敖坐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而以陳豨相代，監趙代兵，豨嘗慕魏信陵君之為人，賓客衆多，多不法，趙相周昌奏之，豨恐，遂反，自立為代王，帝自將擊豨，而徵兵於梁，梁王彭越稱病不行，使別將往，帝嫌之，陳豨既敗，梁太僕告梁王反，帝殺之，并夷三族。淮陰侯韓信，亦以其舍人上變，謂其與豨通謀，為呂后所殺，亦夷三族。帝醜彭越之肉，以賜諸侯，淮南王英布大恐，遂發兵反，攻殺荆王賈，帝自擊破之，布亡走，為長少王吳芮所殺。同時陳豨亦為太尉周勃所誅，豨之反也，燕王緡亦發兵擊其東北，豨求救於匈

燕王盧綰亡入匈奴

奴，綰亦遣使至匈奴阻之。會故燕王臧荼子衍在匈奴，勸綰存豨以觀變，綰然之。陰通豨，并連匈奴，帝知之，大怒，使樊噲討綰，綰欲入謝，適帝崩，綰乃亡入匈奴，久之病死。韓王信在匈奴，屢引匈奴攻漢，亦爲漢將柴武所擊死，終帝之世，非劉氏而王者，僅長沙閩越兩王，以道遠僻陋，得保全，餘均夷滅，於是內亂一靖。

【評】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卽位未一年，燕王荼首先舉兵反，其後各國相繼叛亂，禍事常不絕。至景帝之世，用周亞夫弭平七國，而天下始定。蓋封建之禍爲之也。由此可見張良借箸之謀，誠千秋之卓識矣。

【註】①【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②【太原】今山西太原縣。③【馬邑】今山西馬邑縣。

④【晉陽】今山西省城。⑤【勾注】山名，在今山西雁門附近。⑥【平城】今山西大同縣。⑦【

白登】山名，在大同縣城南。⑧【閼氏】匈奴后號。

高帝初封建各國諸王表

國名	燕	韓	趙	梁	淮南	楚	代	齊	長沙	閩越
人名	臧荼	信	張耳	彭越	英布	韓信	喜	肥	吳芮	無諸
關係	功臣	功臣	功臣	功臣	功臣	功臣	弟	子	功臣	功臣

十 後七國之亂

惠帝 呂后

分王諸呂 周勃 諸呂 文帝 吳王濞 不臣 淮南王 長反 冠錯 請侯 景帝 七國之亂

高帝既崩，惠帝嗣立，性仁弱，為太子時，高帝屢欲廢之，大臣等固爭而止。即位後，以太后呂氏殘忍，殺趙王如意，并斷其母戚夫人手足，震憤極，恣縱欲，七年而崩，無子，太后詐取他人子為惠帝子，立之。丞相王陵、陳平、阿太后意，請以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旋背高帝非劉氏不王之約，而王諸呂，劉氏多不平，及呂后崩，諸呂欲為變，齊王襄發兵於外，太尉周勃奮起於內，殺呂產、呂祿，盡誅諸呂，及呂后所立之帝，而迎立代王恆，是為文帝！此為漢家外戚之禍之始。文帝即位後，諸侯王漸壯，大驕恣，吳王濞尤不臣，招致郡國亡命，采豫章之銅以鑄錢，煮海水為鹽，反跡日著，帝優容之。淮南王長，帝之弟也，驕僭擅殺，帝亦優容之，後以謀反廢徙蜀，道死，以賈誼言，分封諸侯子弟以弱其勢，分其力。於是齊析為六，淮南析為三，然其驕橫如故，太子家令鼂錯，數上書請削弱諸侯，帝不從。及景帝即位，任錯為御史大夫，用其言，削楚、趙、膠、西、吳諸國地，吳王濞反，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諸國皆應之。齊王反而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欲反，為其郎中令所劫，不得發。於是七國之兵，以誅錯為名，南連閩、越，北合匈奴，進而

周亞夫
平七國

封建弊
革

攻梁，帝以文帝遺言，謂條侯周亞夫可任緩急，乃使將兵討之。吳相袁盎，故與錯有隙，請斬錯以謝七國，帝從其言，斬錯東市，而七國竟不罷兵。周亞夫至洛陽，以梁委吳楚，不急往救，而先以奇兵絕吳楚餉道，吳楚乏食，大破之。諸叛悉平，自是帝摧抑諸侯，滅黜其官制，或留京師，不遣之國，於是宗室皆削弱無權，封建之弊盡革，而漢業始定。

註

○【豫章】今浙江安吉縣。

○【煮海】吳東濱海，水鹹可煮爲鹽，即今之淮南鹽場也。

○【齊

析爲六】膠西、膠東、濟北、齊城陽、菑川、濟南。

○【淮南析爲三】衡山、淮南、廬江。

○【七國】吳、楚、趙、

膠西、膠東、淄川、濟南。

○【周亞夫】絳侯周勃子，文帝時，匈奴大舉入寇，烽火照甘泉宮，長安大震，乃以

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亞夫軍細柳，以備匈奴。帝念軍士勞苦，自往勞軍。至霸上及棘門兩

軍，直馳入，將軍以下，皆下騎送迎。已而至細柳軍，軍中士吏皆被甲，執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告之曰：「天子且至。」都尉曰：「軍中止知有將軍令，不聞有天子詔。」無何，帝果至，又不得入。於是乃

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先命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有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

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色，改容濕式，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歎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兩軍，直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若亞

夫，可得而犯耶？文帝將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可任為大將也。」及景帝立，吳楚七國反，以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凡出軍三月，而七國皆平。⑦【張良借箸】初酈食其請高祖立六國後，張良借箸策其害，事乃已。見上第六課。

文帝時更封各國諸王表

國名	燕	太原	趙	梁	衡山	淮南	廬江	代	吳	楚	膠西	膠東	濟北	齊	城陽	淄川	濟南	長沙	閩越					
人名	澤	參	遂	揖	勃	安	賜	武	濞	交	卬	雄	渠	志	將	閻	章	賢	辟	光	泉	茂	無	諸
關係	即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第二章 漢之強盛

一 文景之治

孝文帝者，西漢之第一令主也。即位之初，首除收孥之律，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意老而無子，有女五人，其少女緹縈，隨父至京師，上書乞以身代父。帝哀其孝，遂命除肉刑。當是時，天下初定，瘡痍猶未復，帝一意以儉慈鎮撫之，而尤重用兵，匈奴數入寇，命將出師，第驅逐出塞而已，弗窮追也。平時第命嚴斥候，謹守禦，弗肯輕開邊衅，南越王

文帝
緹縈上
書
除肉刑

賜南越
書王趙佗

慎夫人
衣不曳
地

景帝

武帝

趙佗恃其險遠，僭稱帝號，鈔掠邊境。帝親爲書安慰之，至自稱高帝側室子。佗得書，皇媿亟去帝號，守臣節，朝貢罔替。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者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居之常有媿，况敢勞民以自逸樂乎？」卒弗築。居常衣絺衣，所幸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用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由是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帝崩，太子啓卽位，是爲景帝。後世之稱道賢君者，咸舉漢之文景，以儆周之成康。然景帝任刑名而薄於骨肉，有媿於文帝多矣。特其守父遺法，弗敢變更，恭儉臨民，家給人足，雖未能比迹周康，抑亦漢室之中主也。景帝崩而武帝嗣立，我漢族之威聲，乃爲之一大進步。

〔評〕漢文仁儉之德，當觀其大者遠者。自史臣博采傳會，轉失其真。無論惜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爲理所必無，卽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卽給銅山鑄錢，事甯有刺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爲止叛，賜張武金爲止貪，不幾執宋襄徐偃王恐懼之見，窺尋令辟哉？以辭害意，史家通病，不可不知。

〔註〕○【收孥律】孥，妻子也。自秦人以深刻用法，臣民之坐罪者，動至夷族，故帝首除之。○【淳于意】齊臨淄人，師同郡公乘陽慶，精醫術，診病知生死。○【南越王趙佗】本粵人，初秦始皇以任囂爲南

海尉，蠶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屬以後事。蠶死，佗代行南海尉事，已而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時，遣使封佗。呂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怒，遂反，自稱帝，發兵攻長沙，鈔掠邊境。

二 武帝之武功一 平定東南

黃帝後
第一偉人

孝武帝者，吾漢族歷史上最重要之人物，而黃帝後第一偉人也。自始皇統一宇內，吾國始成一大帝國，然版圖所載，僅及於長江流域而止，西起滇黔，迤東而至五嶺以南，又迤東而至八閩之壤，皆蠻夷之所蟠據，未被中朝之文化也。武帝嗣位，緣文景兩世休息之餘，家給人足，府庫充實，於是奮揚武烈，征伐四夷，悉海內而隸我皇圖，於乎盛矣。南越王相呂嘉反，帝遣路博德等五路出師，水陸並進，南越人斬嘉以降，以其地爲南海蒼梧等九郡，卽今之廣東西及安南北部也。西南夷君長，以數十計，夜郎滇爲最大，各自王一州之地，不知漢廣大，恃其險遠，弗肯朝貢。帝既定南越，移師西討，使使者諭以威德，諸夷皆震恐乞降，設郡縣，置守令，比於內地，而雲南貴州及四川之南境，咸隸職方矣。閩粵及東甌，發兵相擊，東甌王告急，遣兵往援，兵未至而閩粵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因立餘善爲東越王。旣而餘善復反，乃命楊僕等移南越之師，以討平之，則今

平南越
平西南
夷

平閩粵
及東甌

之福建及浙江南境也。朝鮮王右渠，弗肯事漢，遣楊僕、荀彘，帥師致討，朝鮮人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爲四郡，則今日三韓全境，悉屬內地矣。使徵武帝，則神州赤縣之區，蠻夷氐羌，方與吾族共居之，強弱勝負之數，固未可逆料也。欲求二千年一統之盛，豈可得哉？

圖

○【夜郎】今四川宜賓樂山縣及貴州西邊地。○【滇】今雲南地，楚莊驕所立之國。○【閩】今福建地。○【東甌】今浙江南部。○【神州赤縣】指中國言，史記：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三 武帝之武功二 北伐匈奴

匈奴入寇

自文帝晚年，匈奴大入以後，終景帝世，時時小入寇，無大侵軼。孝武嗣位，念匈奴終爲中國患，以爲不一勞者不永逸，苟非有以痛懲之，弱則自守，強卽爲寇，中朝歲歲防邊，勞費將無已時，故獨排衆議，始終以用兵爲主，卒能掃穴犁庭，肅清沙漠，及孝宣之世，單于稽首稱臣，使中國三百年，無北顧之憂者，武帝之遺烈也。帝始卽位，重於用兵，第嚴約束，以厚遇之，匈奴亦樂得漢賜，不願大入寇，有王恢者，建議伏兵塞下，而以互市

衛青
霍去病

封狼居
胥
卜式輸
財助邊

誘單于入塞，發伏擊之，可以得志。帝信之，使韓安國以三十萬騎，伏馬邑旁。單于果中漢計，既入塞，見畜牧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已而謀知其謀，乃大驚，亟走出塞。自是歲歲入寇，塞上始多事矣。其所資以制匈奴者，良將曰衛青，霍去病。其次則李廣。青本衛皇后之弟，初為人奴，後以姊貴，進為將軍，數將兵出塞，遂拜為大將軍，諸將悉受節度焉。青卒，去病代之。青為人持重慎密，而去病勇往，敢深入，以是功績出青上。帝嘗為治第，第成，使視之，去病謝，不肯受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帝由是絕愛重之。去病數破虜，至狼居胥山，封禪以祭，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當帝發兵擊匈奴時，有卜式者，上書願輸家財之半，以充軍費，帝不納。後值歲饑，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俾給貧民，帝以式為長者，尊顯以風百姓。

註

①【馬邑】故城在今山西朔縣西北。②【狼居胥山】在今外蒙古杭愛山麓。③【瀚海】今

蒙古大沙漠。④【漠南】即大沙漠以南。⑤【王庭】匈奴單于所都處稱爲庭。⑥【卜式】河南

人，以畜牧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將析產，田宅財物，悉以予弟，獨取羔羊百頭，入山牧。十餘年，羊滋息至千頭，悉以買田宅，弟耗其業，式輒分己所有與之，如是者數。至是又欲輸財助邊，帝嘉之，使爲郎。後官至御史大

夫爲三公。

四 李廣程不識

李廣

程不識

李廣者，秦將李信之裔也。孝文時，以良家子，數從軍，出擊匈奴。嘗侍獵上林，手格殺猛獸。文帝歎曰：「惜廣不逢時，使當高祖世，萬戶侯何足道哉！」守上谷，數與虜戰。景帝嘗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乃移守上郡，會匈奴入邊，有三人者，與漢騎數十人遇，殺漢騎且盡。廣聞之曰：「此必匈奴射雕者也。」乃以百騎往逐之，射殺其二，生得其一，果虜中射雕手。虜以數千騎來追，衆大恐，欲馳還。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走還，匈奴追射，可立盡。不如留此，彼以爲大軍之誘也，必不我擊。」乃率之以前，未至虜陳二里許，皆下馬解鞍而臥。時已暮，虜以爲漢有伏兵，將俟夜半以取之也，急引去。達旦，廣乃歸。時西北邊將，與廣齊名者曰：「程不識。」不識馭軍嚴，部曲行伍，所止不得自便，而廣以簡易稱。軍行無部伍行陳，夜不擊刁斗自衛，就善地止宿，人人得自便，然亦未嘗敗北。武帝時，廣已老矣，雁門之役，廣爲虜所得，已被傷，虜乃並兩馬，絡廣而置其間，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胡兒騎善馬，驟騰而上，因抱兒鞭馬疾馳，匈奴數十騎

飛將軍

追之，弗能及。帝命廣守右北平，匈奴畏之，號曰飛將軍。數歲不敢入界。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矢中石沒羽，明且視之，始知其石也。廣為守，歷七郡，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猿臂，善射出天性，雖子孫學者，弗能及也。其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輒應弦倒。後從大將軍青，出塞擊匈奴，失道不見虜而還，法當入獄對簿。廣憤之，遂自剄。百姓及士卒聞之，識與不識，皆為流涕云。

圖

○〔上谷〕郡名，郡治今直隸懷來縣。○〔上郡〕郡治今陝西綏德縣。○〔雁門〕今山西代縣。○〔右北平〕郡名，今直隸山海關至熱河一帶，郡治在今熱河八溝界。

五 李陵蘇武

李陵

李陵字少卿，廣之孫也。以善騎射，為武帝侍中。數年，漢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北伐匈奴，使陵將輜重以從。陵辭，願得獨當一隊。武帝以騎少難之。陵曰：「臣無所事騎，願得步卒五千人，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陵遂以五千人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遇。虜騎可三萬人，圍陵於兩山間。陵直前奮擊，殺數千人，乃引而南。單于以八萬騎追之，及諸

蘇武

山谷中。陵曰：「吾三鼓而兵氣不揚，軍中其有婦人乎？」搜得，皆斬之。連戰復大勝，軍于將引去矣。聞陵軍無後繼者，乃止。圍之益急。陵且戰且行，又十數日，百五十萬矢皆盡。士勇氣彌厲，持空弩以抵白刃，或斷車輻，持之以爲兵，士傷亡且盡。陵歎曰：「無面目見天子矣！」遂降匈奴。

蘇武字子卿，與李陵俱爲侍中，相善也。時漢數伐匈奴，前所遣使者十餘輩，皆留匈奴不得歸。漢亦拘虜使以報之。會單于新立，人心未附，恐漢兵襲之，乃佯請和，盡歸漢使。漢嘉其義，因使武持節，往送匈奴使。至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因拔佩刀自刺。衛律驚救之，始蘇氣絕半日矣。衛律者，亦漢將，以兵敗降虜者也。單于益欲降武，乃幽諸窖中，絕其飲食，會大雪，武齧旃毛，和雪而咽之，數日竟不死。匈奴驚以爲神，乃徙諸北海無人處，使牧羊，期羝乳乃得歸。別置其官屬從者於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捋草實以爲食。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終不釋手。會陵降匈奴，單于知二人之相善也，數使陵說之，武終不爲屈。陵太息曰：「嗟夫子卿，陵之罪上通於天矣！」昭帝卽位，匈奴請和親，武始得歸，留匈奴十九年矣。始以壯歲出使，及其還也，須髮

持節收羊

皆盡白。

評

蘇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凜然不少挫，固足以風世勵俗。然史家認以齧雪餐旃，詭為異事。夫雪或可齧，旃決無可食之理。即偶一食之，斷不能數日藉以不死，是說殊失於評。即野鼠草實，亦祇可苟延旦夕。十九年之久，何以。之。則所稱義不食匈奴之粟，亦飾辭耳。且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之玷。蓋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以曰奇節，未可盡信。至於李陵，因恥為貳師屬役，以及於敗，乃甘心降敵，所謂小憤憤而破羣也。司馬遷以為欲得當而報漢，其誰欺乎？以是罪遷，不為過當。然遷恨武帝深矣；其為史，於武帝尙得有美筆乎？

註

○【居延】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
○【浚稽山】有東西兩山，在漠北，去漢朔方郡北二千餘里，在今喀爾喀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
○【北海】在瀚海之北。

六 張騫通西域

匈奴之強也，以有西域諸國為之右臂也。故欲制匈奴，必先自征服西域始。西域當漢初，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當匈奴之西，烏孫之南，中以天山隔之，分為南北兩道，即今之新疆全境也。其民皆城郭畊稼，與匈奴烏孫異俗，而常為匈奴役屬，匈

西域三十六國

張騫通西域

貳師將軍破大宛

宣帝設西域都護

奴置僮僕都尉以領之。自崑崙、表、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郤、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域所極，不逾臨洮。以故西北皆被邊，歲歲防秋，勞費無算。武帝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與月氏交戰狀。漢方事滅胡，因欲結西戎以制北虜，募能使絕域者，而張騫以郎應詔往。願欲通西域，必經匈奴。騫甫出，卽爲虜遮留，騫乘間亡去，遍歷大夏、大宛、康居等國，雖不得月氏要領，然所至宣布中朝威德，西域諸國始知有漢，重苦匈奴之苛擾，駸駸謀內屬矣。騫歸，復爲匈奴所得，歲餘始亡歸，距其奉使時已十三年，從者僅二人存耳。帝以騫爲能，拜中郎將，復使招諭諸國，并通好烏孫。是時漢已得匈奴右地，置河西四郡，與西域直接，而貳師將軍討破大宛，得天馬以歸，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者。騫旋卒，繼使者能稱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時漢僅得天山南道，未能盡併北道也。然匈奴已失援，不自安矣。宣帝時始設都護，并領南北兩道。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單于遂稱藩朝貢，與諸國比，漢之威聲遠被西北矣。

〔評〕

張騫通西域，是爲今新疆入中國之始。貳師破大宛，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則歐之通亞交

機已萌芽於此。抑又攷之，憲使西域，由隴西而大宛，而康居，而月氏，皆行數十日，發譯傳致乃達，其道均自東而西，確然無疑。乃史稱大宛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僅萬二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行愈遠，其道轉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證也。

註

① 〔烏孫〕西域國名，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② 〔天山〕一名雪山，在今新疆境內。

③ 〔涇渭〕涇水渭水，俱在陝西。④ 〔臨洮〕今甘肅岷縣。⑤ 〔月氏〕今甘肅西部至天山一帶，為西方大

國，其人民為藏族。⑥ 〔西域〕凡五十餘國，在匈奴之西，當今新疆全省及葱嶺迤南一帶地。⑦ 〔大

夏〕今俄屬中亞阿母河中流沿岸地。⑧ 〔大宛〕今俄屬中亞東部。⑨ 〔康居〕今俄屬中亞北亞

地。⑩ 〔河西四郡〕今蒙古阿拉善旂地。⑪ 〔敦煌〕今甘肅敦煌縣。⑫ 〔鹽澤〕今新疆羅布淖爾

地。⑬ 〔輪臺〕今新疆輪臺縣。⑭ 〔渠犂〕在今輪臺縣東。

七 武帝之文治

漢興，孔子之教未盛，君如文景，相若蕭曹，皆崇尚黃老家言，務以清靜無為為治，而儒術非所貴也。雖高祖在位時，行幸齊魯，親祠孔子以太牢，然不過以其聖人也而崇拜之，未嘗以其學為國教也。以孔子之學為國教者，則自武帝始。帝即位之初，詔丞相御

漢初崇
尚黃老

策賢良
方正

董仲舒
對天人
策三篇

竇太后
好黃老
為儒學
一厄

罷黜百
家

司馬遷
作史記

史以下，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後世貢舉之制，實自茲始。時郡國所舉，多治申韓蘇張之學，丞相衛綰以其無益治道，而徒亂國政，請一切報罷，惟廣川董仲舒對天人策三篇，其一，言人君當正心以正百官萬民，其二，請亟興太學以造士，令列侯郡守薦舉賢良，其三，請宗儒術，以擯斥異說。帝善其言，以為江都王相。時趙綰王臧皆起家儒素，致位公卿，日以崇儒尊孔之說，聒於上前，帝頗嚮用之。而太皇太后竇氏好黃老，不樂儒家言，弗善也。及竇后崩，帝乃得自行其志，於是立太學，置五經博士，令郡國歲舉孝廉，又徵吏民習儒道者，置博士弟子五十人，以任官擇吏，通一藝以上者補右職，自是官吏彬彬，多儒士矣。又用董仲舒公孫弘之言，百家諸子，凡與孔學異者，悉罷之，禁民間不得誦習，而天下學術，乃會於一。仲舒弘皆以治春秋進，而弘起布衣，數年至宰相。河間獻王德好古窮經，以金帛求書四方，多得古文經籍，而孔安國以孔子裔孫，入為侍中，太史令司馬遷作史記，紀黃帝以來，至武帝中葉大事，經術文章，至是極盛。

〔註〕

漢武尚文學，其中選於經術者，皆推董仲舒，乃以為江都王傅，而所擢用者，前如趙綰王臧輩之庸碌，

後如莊助吾邱登之浮誇，所謂「葉公之龍」而已。

註 ①〔廣川〕今直隸景縣。②〔司馬遷〕字子長，陝西龍門人，為史家之祖。

八 武帝之弊政

神仙黃白之術
造方士
入海
巡遊海內

作通天
拍梁等
禍巫蠱之

武帝功浮於過，其生平失德之最大者，則好神仙而求長生是已。自秦始皇招致方士，入海求仙，於是神仙黃白之術，遂成一家學。武帝時，有李少君者，善為巧發奇中，以其術見帝，言海外蓬萊，仙人所居，若能見之，則不死可致。帝信之，始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又用方士言，立泰一及五帝祠，三歲一郊見，遂巡遊海內，封泰山，禪肅然，作明堂於汶上，北巡遼西，至五原，南巡江漢，登天柱，祠祀繁興，卒無虛歲。方士來者益多，大抵無驗。帝信之愈篤，有少翁及欒大者，先後以欺罔誅，帝終弗悟。齊人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帝乃大營宮觀，作通天柏梁等臺，已而柏梁災，則又作建章宮，雄麗倍之，海內蕭然，國用不給，乃設一切聚斂之術，而詐僞益盛，犯法者衆矣。於時方士巫覡之屬，聚居京師，久時以幻術遊公卿間，而巫蠱之事起。巫蠱者，其始女巫出入宮中，教宮婢作木人埋而祭之，云可禳疾病，貴戚世家，爭信其說，由是奸僞之徒，卒誣為詛呪，以

江充

太子據

田千秋
爲太子
誣冤

傾害所不善者，而大獄興矣。帝春秋高，多疾，江充者，僉人也。言巫蠱爲祟，帝在甘泉宮，以充爲使者，持節治其獄，死者數萬人。丞相公孫賀及陽石諸邑兩公主，皆坐誅。充與太子據有隙，因誣稱太子宮中木人最多，帝使充按治，太子懼，遽發兵捕充斬之。帝怒，使丞相劉屈氂討之，太子戰敗走，自經死。衛皇后自殺。田千秋爲太子訟冤，帝始悟，族充家以謝天下。乃謂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夫天下豈有神仙哉？乃悉罷諸方士，令民間務本力農，與時休息。君子於是大武帝之能補過也。

註

○〔蓬萊〕神山名，在東海中。○〔安期生〕古之仙人，秦時賣藥東海邊，時人呼爲千歲公。○

〔泰山〕卽東嶽，在山東泰安縣。○〔肅然〕卽泰山東麓，今名宿巖山，在山東萊蕪縣東北。○〔汶

上〕在今泰安縣南，北汶水上。水經注，北汶水東南流，經明堂下是也。○〔五原〕卽秦九原郡，治九原，

今山西歸綏道五原縣。○〔天柱〕山名，在今安徽潛山縣西北，卽皖山之最高峯也。漢時稱爲南嶽。

○〔甘泉宮〕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以甘泉山得名，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通天臺在山上。

九 昭帝之嗣位

自戾太子之亡，帝諸子燕王旦次當立，而狂肆多失德。帝春秋高，愛少子弗陵聰慧，欲

金日磾

霍光

昭帝

將軍輔政

上官桀
謀亂

立以爲嗣，而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忠謹，可任大事，迺使畫者作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及上疾篤，光涕泣請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日磾者，匈奴單于子，來降，賜姓者也。遂以光爲大將軍，與日磾同受遺詔輔政。霍光字子孟，去病之弟也。去病卒後，光爲奉車都尉，常侍武帝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未幾帝崩，太子卽位，是爲昭帝。自是以後，累朝無間主長幼，必有以將軍輔政者，而丞相一官，始無謹矣。光爲政，問民疾苦，罷權酷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天下充實，稍復文景之舊。燕王旦以長子不得立，頗怨望，皇后祖上官桀及后父安，自以椒房戚，願居光下，亦憤懣不平。而帝姊蓋長公主，夙與光有隙，相與謀亂。使人詐爲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帝時年十有四，而不爲所動，立命捕上書者，桀等懼，勸帝曰：「此小事，不足深責。」帝不聽，桀黨有譖光者，帝大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親顧命，屬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言者。桀等復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因伏兵格殺之，然後廢帝而立燕王旦，安卽乘便，誘殺旦而立桀。事覺，詔捕

桀安，及其黨桑弘羊等，并宗族悉誅之，燕王蓋主皆自殺。

〔評〕

武帝雄才大略，與秦始皇相似。其所創建諸政，以及信方士，求神仙，好大喜功，以致海內困敝，天下愁怨，亦無往不與始皇同。幸輪臺一詔，深悔前非，更以田千秋爲富民侯，趙過爲搜粟都尉，一意以休養生息爲主。又知霍光忠謹，可任大事，使之輔太子，受遺詔，付託得人，故天下雖凋敝，而不釀大亂，此其所以優於始皇也。

〔圖〕

○「戾太子」即太子據。○「少子弗陵」即昭帝，鉤弋夫人趙氏所生。既即位，蓋主使人詐爲燕王上書，言霍光調校尉，疑有非常。帝召光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問陛下何以知。帝曰：將軍調校尉，未至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十四，而上書者果亡去，其明敏如此。

十 霍光之廢立

昭帝在位十三年而崩，羣臣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即位，淫酗無度，光率羣臣奏太后，廢賀爲海昏侯，殺昌邑從臣二百餘人，集廷臣議所立，初戾太子之死也，妻妾男女皆遇害，獨孫病已在，生裁數月，繫於獄。時丙吉爲獄吏，善視之，擇民間謹厚女子，爲之乳養，月給糧肉，資用得不匱。既而昭帝即位，大赦出獄，有詔付掖庭養視，及長，高材博

霍光奏
廢昌邑

宣帝
詔求
故

霍顯
弑
許后

芒刺
在
背

霍氏
謀
亂

學喜游俠，常鬥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具知閭里奸邪，及吏治得失。昌邑既廢，光乃奏請立之，是爲宣帝。時年已十八矣。光請歸政，帝謙讓不受。光戀政權，遂弗肯歸政。始帝卽位，羣臣奏請立后，帝不答。惟詔求微時故劍，蓋帝之未立也，已昏於許氏。而光意在立其女，帝礙光，故以故劍示意也。羣臣諭指，卽迎許氏於民間，册以爲后。光妻顯大怒，會許后產，顯密使侍醫進毒，后暴崩。光女遂得立爲后。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其薨也，帝奉太后親臨其喪，喪儀視乘輿制度。初，帝在民間時，聞霍氏貴盛驕奢，心弗善之，及卽位，謁見高廟，光爲驂乘，帝嚴憚之。若芒刺在背者然。顯之弑許后也，光久乃知之，大驚，欲自發舉，卒猶豫不忍。光薨，帝始親政。霍氏子弟親戚之在要任者，悉以帝所親信代之。於是光子禹及兄子山等，相與怨望，謀爲亂，事洩，悉誅之。坐是夷滅者數十餘家，霍后亦坐廢。時人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云。

〔註〕 政是人主之政，設不幸，遇冲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禮。况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無二議。光請歸政，名已不正，讓而弗受，豈非因驂乘之憚，故爲是假籍權術乎？卒至釀成弑后之禍，

雖執其咎也哉！

註 ○「三輔」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卽今陝西關中道之地。

十一 宣帝之政術

宣帝勤政

良二千石

魏相丙吉

黃霸于定國常平倉

宣帝之爲政也，頗用法家，而不喜儒術。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政事文學法理之士，下至技巧工匠之徒，咸精其能，拜刺史守相，輒引見，親詢政事。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二千石之治郡有效者，輒下璽書褒勉，增秩賜金，或爵以關內侯。官吏奉法，勉爲循良，漢代吏治，於斯稱極盛焉。當是時，並稱賢相者，曰魏相，丙吉皆帝徵時故人也。相好學，習知漢故事，常條舉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者，奏請施行之。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宣帝卽位，絕口不道前事，相卒後，代爲丞相，崇尚寬大，以救帝之刻深，常出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失問。吉曰：「民鬪，京兆尹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方春未熱，牛喘，恐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吉卒，黃霸于定國相繼代之，霸爲相時，用司農中丞耿壽昌言，令郡國皆築倉貯穀，隨貴賤爲糴糶，號曰「常平倉法」。天下便之，訖今不廢。一帝

竇鞫趙

雖勤於政事，然緣武帝故事，頗好神仙，外戚許史之屬，皆以舊恩假借，干預政事。又嚴刑峻法，刻覈寡恩，因之信任宦官，弘恭石顯輩，皆變變進用，遂開元帝之亂。蓋寬饒，韓延壽，趙廣漢，楊惲，皆良吏也。或以直言極諫，或以不屈權貴，先後被誅。廣漢之死也，吏民之號泣以請者，至數萬人，識者以為盛德之累。

丙吉知大體，數事蓋緣史臣文飾過情，轉失其實。夫掾吏有罪不案，何以用人。道逢羣鬪不問，何以禁暴。至春令驟暖，尤人所共曉，乃至見牛喘而始問，且曰：「其行幾里？」則直以不識寒暑之人，高言變理矣。豈足一哂。

註 〇「二千石」郡太守之秩二千石，因以為名。明清時知府亦稱二千石。

十二 昭宣之外禦一

西漢昭宣之世，我漢族國威最盛之時代也。自武帝耀武以來，西北諸國，咸攝漢威聲，不敢犯塞。昭帝時，樓蘭王死，匈奴欲乘隙，恢復西域，遣其質子，歸為樓蘭王。霍光秉政，募能使絕域者，北地人傅介子，數使西域有功，遂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君長為名，至樓蘭，樓蘭新王倚匈奴援，不甚禮介子，介子佯引去，西至界，使

傅介子
燒殺樓
關王

鄯善
烏孫

烏桓
丁零

譯者返召王曰：「漢使人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且去而西矣。」譯還報，王貪漢物，果來見使者，介子留與飲，陳物示之，王從者飲酒皆醉，介子語王曰：「天子有詔，使我私語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乃諭以王負漢恩，曠北虜，天子遣我來致誅，今王虜所遣，不當立，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且至，毋得動，動者國滅矣。遂持王首還詣闕，而更名樓蘭國曰鄯善。宣帝初，匈奴以烏孫與漢和親，數發兵擊之，烏孫使來乞援，漢爲遣五將軍，與烏孫合擊匈奴，虜兵大敗奔還，是役也。漢所獲名王以下，四萬餘級，馬牛羊諸畜七十餘萬頭。漢兵既罷，匈奴復擊烏孫，會大雪，人馬凍死者相望於道。烏孫擊其西，而烏桓丁零攻其東北，諸屬國皆瓦解，漢邊益少事矣。烏桓者，東胡餘孽也。初，冒頓襲滅東胡，其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兩山，遂分爲二族。其後烏桓部衆漸強，數侵盜漢邊，霍光遣范明友將兵擊破之。

註

①【樓蘭】西域國名，後更名鄯善，即今新疆鄯善縣。

②【烏孫】今新疆伊犁地。

③【烏桓】

今內蒙古阿魯科爾沁地。④【丁零】今西伯利亞地。⑤【鮮卑】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右翼。

十三 昭宣之外禦二

始設西域都護 馮奉世使西域 五單于 爭立呼韓邪 郅支

漢受降城 匈奴居內地 烏孫狂王 鄭吉

宣帝時，始設西域都護，鎮撫諸國。會莎車叛漢，馮奉世奉使西域，諭諸國發兵，攻拔其城，更立王而還。漢議封奉世為列侯，蕭望之以為矯詔發兵，不可為訓，乃止。是時匈奴衰亂，單于暴虐好殺，為其下所弑，諸貴人爭立，至同時有五單于，其後并為二國，呼韓邪與郅支是也。二單于治兵相攻，呼韓邪敗走，用其親臣計，遣使降漢，款塞請朝。宣帝許之，於是單于以甘露三年正月，朝漢天子於甘泉宮，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上自甘泉還，長安單于從行，命羣臣列觀，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列，呼萬歲。單于留月餘，乃歸，畏郅支兵強，自請留居塞下，有急，則入保漢受降城。帝許之，且發兵為衛，轉邊郡穀糒，以贍其衆。匈奴之留居內地，自茲始矣。郅支親呼韓之禮，賜優隆，羨之，又懼漢兵之致討也，亦遣使奉貢稱臣，塞上益安謐無警。是時烏孫新破匈奴，建大功。天子以楚王公主嫁之，禮遇有加，而其酋昆彌暴惡失衆，不與主和。國人號曰狂王，昆彌者，烏孫王號也。公主上書陳其狀，狂王遽發兵反，圍公主於赤谷城，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未幾，狂王弟烏就屠殺狂王而自立，烏

馮夫人

小昆彌

大昆彌

孫亂，漢以辛武賢為將軍，往討之。初，楚主之侍者馮嫪，讀書習故事，嘗持漢節，為公主頒賜物於諸國，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善，吉因使夫人見烏就屠，為陳逆順利害，烏就屠悚懼，願納款，宣帝乃徵馮夫人歸國，面詢機宜，復命之往。馮夫人錦車持節，至烏孫，冊烏就屠為小昆彌，而立前公主之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皆賜印綬，西域復安，馮夫人之功也。

註

○【莎車】今新疆莎車縣。

○【五單于】一呼韓邪單于，二屠耆單于，三呼揭單于，四車犁單于，

五烏籍單于。○【呼韓邪】匈奴之一部，其單于名稽侯珊，為匈奴前單于之子。○【郅支】亦匈奴

之一部，係呼韓邪兄右賢王自立。號郅支骨都侯單于。○【受降城】在今蒙古烏喇旂北，即漢九原北

塞外，武帝時築。○【赤谷城】在新疆西北，烏孫大昆彌居此。

十四 趙充國之平西羌

山東出
相山西出
將

古語有之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豈不然哉。關隴之西，迫近羌胡，民習戰鬥，以勇力騎射相高上，故秦詩曰：「王子興師，與子同仇。」風聲氣俗，自古而然。強秦盛時，白起王翦，皆關內人。漢興百年，將帥干城之選，無慮皆西人也。最後至孝宣時，而趙充國

先零羌

以將略特著，充國本隴西人，沈勇有大略，通知西戎事，立功武帝朝，宣帝時，先零羌反，充國年已老矣，羌者，西戎之一種，游牧河湟山谷間，族類繁多，先零爲最大，自殷商時，已見詩書，至漢中葉而始盛，武帝以來，數反數定，至是又作亂，帝欲大舉征之，而難充國老，使問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者矣！」上審其可用，卽遣之往，充國行軍，不圖小利近功，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嚴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愛士卒，與小校共甘苦，謀定而後動，初至羌境，招撫罕开，使爲己用，而日享軍士，不肯輕用其鋒，虜數挑戰，充國堅守不出，蓋欲張威信，以服諸羌心，爲一勞永逸計，而不欲勞師力戰，以徼尺寸之利也，會言者劾其逗留不進，老師糜餉，上乃以辛武賢代將，而降詔誚讓充國，充國上書謝，終持前議，不少屈，武賢等果無功，上復從充國議，充國引兵度湟水，羌久屯懈弛，望見大軍，不戰自潰，充國益禁土，毋得侵掠，諸羌皆喜曰：「漢果不擊我矣！」皆相率來歸，充國知先零勢孤黨散，必致死於我，益不肯浪戰，以疲兵力，謀屯田湟中，爲持久計，上奏陳十二利，再奏，然後得請，顧武賢終持速戰議，上不得已，兩從之，其次年，諸羌乏食，散亡略盡，充國乃請罷屯田，振旅還京，或說以歸功武賢者，充國歎曰：「吾年

辛武賢

屯田十二利

老矣，爵位已極，何惜一時之功伐，不以讓人哉？顧兵者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乃罷武賢軍，俾充國還鎮。是秋，諸羌果斬先零豪首以獻。河湟大定，而武賢由是與充國有隙。

〔圖〕充國緩於進擊，或其時羌無大略，招撫罕，則其勢已孤，可不煩兵而定。使羌本桀黠，勁敵有大志，而乃自託持重不擊，則實足爲養癰之患。罕、升等且從之不暇，又何能爲充國用耶？兵貴知時，非可執一論也。至其屯田十二事，則誠古今不易之良策。

〔註〕○「先零羌」即古之氐羌。商頌所謂自彼氐羌是也。在今陝甘一帶。○「河湟山谷間」即今甘

肅西甯以東地。○「湟中」即今甘肅西甯縣。

十五 陳湯甘延壽斬郅支單于

呼韓邪之降也，郅支單于西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遣侍子朝漢，求爲藩屬。漢遣使者谷吉送之。郅支怒，漢之不留其侍子也，竟殺吉，自知負漢，乃西奔康居，而因都護上書，爲謾語，言願歸強漢。元帝建昭三年，陳湯爲都護，甘延壽副之。湯爲人沈勇，志立奇功，既至西域，與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在康居，常侵陵烏孫大宛，

郅支單于
殺漢使
走康居
陳湯
甘延壽

矯詔發兵

陳湯兵入庭居

如得此二國，席卷而東，數年之間，諸國危矣。顧郅支雖剽悍，然無堅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烏孫之兵，直指其城下，千載之功，可一旦成也。」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奏請必令公卿議之，非常之舉，庸人所駭，必不見從。」遂矯詔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欲止之。湯按劍叱曰：「賢子欲沮衆耶！」遂部勒漢胡兵，合四萬餘人，先上奏自劾矯制，即日引軍分行，兩道並進，會郅支遣康居副王寇赤谷城，與漢兵相直，湯縱兵擊之，獲所掠人畜，悉還付烏孫，所禽康居貴人，皆以溫語諭而遣之，入康居東界，嚴戢所部，毋得殺掠。康居久苦郅支殘虐，聞湯威信，爭先來降，湯益得郅支情實，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故來？」應之曰：「單于上書，言身若困厄，願歸託強漢，天子哀閔單于，故使都護來迎，我爲單于故，遠來至此，今不見名王貴人，來軍門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困敝，糧食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熟計之。」明日，前至都賴水上，距城三里而營，初，郅支聞漢兵來，欲走，疑康居怨已，將爲漢內應，且知烏孫諸國兵盡發，俛俛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必不能久攻也。」單于親被甲，率諸閼氏夫人數十，彎弓射外兵，

郅支死
匈奴平

外兵射中郅支鼻，諸夫人多死者，單于乃下城，歸內室且休，夜半，木城毀，虜兵悉入城，乘城大呼，康居兵萬餘人和之，呼聲動天地，平明，城四面火起，漢兵大呼乘之，康居兵先引却，漢兵四面推鹵盾，並入土城中，郅支及家屬百餘人走入宮，漢兵縱火，吏士爭先入，郅支被創死，其家屬羣臣悉就縛，所得財物，悉賦予所發兵從征者十五國，匈奴遂平。

附記 初陳湯等奏上，丞相御史，皆惡其矯制，及班師入塞，乃誣湯多匿郅支財物，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自白，乃詔勿治。元帝心嘉湯延壽功，議封之列侯，而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與師，得不誅已幸，力持不可，宗正劉向上疏極論之，始封延壽而湯僅賜爵關內侯。

註 陳湯甘延壽等之薄康居，斬郅支，可謂得臨敵機宜，彼雖矯制發兵，前既上疏自劾，後亦未嘗貪功喪師，其事固當獎也。乃一時口說妄騰，後世習而不察，往往於汲黯之矯詔發粟，則傳爲美譚，於陳甘之矯制發兵，則過爲吹毛求疵。惡勞喜得人之常情，蓋可鄙矣。

註 ①【呼偁】今西伯利亞地。 ②【堅昆】今西伯利亞西部。 ③【丁令】卽丁零，亦西伯利亞地。 ④【康居】今俄屬中亞北部。 ⑤【烏孫大宛】俱見前第六節。 ⑥【赤谷城】見前第十三節。

④「都賴水」在赤谷城南。

第三章 漢之衰亡

一 元帝中衰

元帝 漢家雜用王霸

外戚史 高 蕭望之 周堪 劉向 張猛 弘恭 石顯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而崩，太子爽嗣位，是為元帝。元帝柔仁，好儒術，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心弗善也。嘗侍燕，從容為上言，陛下用刑太甚，宜少進儒生，以持其平。宣帝不悅，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雜用王霸，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次子淮陽王欽明察好法，欲立之，然以太子許后微時所生，而帝少依許氏，及即位，許后又以弑死，故弗忍廢，而以讓爵之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以感喻之。臨崩，以外戚史高為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並受遺詔輔政。高素闒冗，無學識，徒以戚屬親信充位，望之之堪並以師傅舊恩，為上所倚，宗室劉向，明經有行，望之選使給事禁中，與堪之弟子張猛，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高備位而已。由是與望之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皆宦官也，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多疾，以恭、顯中人

五鹿充
宗
朱雲
京房

無外黨，委以政事，恭顯遂與史高相表裏，望之等疾許史放恣，及恭顯之弄權，乃奏言中書政本，宜以正人處之。武帝始用奄人，非古制，宜罷，議久不定，恭顯譖諸上前，謂望之等相朋黨，誘毀貴戚，請召致廷尉。帝不知致廷尉卽下獄也，遽可其奏，他日召堪向，聞其繫獄，乃大驚曰：「非但致廷尉耶？」卽日出之。後顯等復讒望之，望之自殺，堪暴卒，向免官，恭亦旋死。顯遂專政，自望之等敗，顯威權日盛，五鹿充宗以經術拊之，朝野側目，莫敢非議，獨朱雲敢斥其惡，長安中爲之謠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會日食地震，劉向京房等以爲顯等擅政所致，數上書，請斥遠邪佞，帝心善其忠，而不能用地，後房竟爲顯黨所傾，棄市死。元帝恭儉寬仁，不失中主，而優游寡斷，授權奄寺，漢業由是衰矣。

【圖】「漢家自有制度」云云，漢宣此語，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正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且旣知元帝柔懦，不勝神器，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爲天下得人難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卽賢，與兄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爲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王，是不益啓其覬覦之心乎？蓋大本旣乖，措施必無一是者。

成帝 元舅王鳳 五侯 谷永 杜欽 王章之 獄 王商 王根 王莽 張禹

註

○【侍燕】燕謂閑居隨侍在側也。

○【朱雲】魯人，少輕俠，年四十，改行從師，受易經，能傳其業。

成帝時，爲槐里令，上書請斬佞臣張禹頭。見下節本文。

二 王氏專政

西漢之亡，亡於外戚，而授之權者成帝也。成帝名騫，元帝長子，既即位，尊母王氏爲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爲大將軍，領尙書事，而罷石顯歸故里。自是以後，宦官勢衰，而王氏起而代之。鳳弟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鳳既秉權，諸儒谷永、杜欽等爲之羽翼，子弟戚屬，分據勢要。光祿大夫劉向引經義切諫，至謂劉氏王氏勢不兩立，帝雖知其忠，不能用也。京兆尹王章勸成帝退鳳，帝不聽。鳳反構陷章，殺之於獄。由是中外側目。鳳卒，其弟音復代輔政。音卒，商代之。商卒，根代之。王太后昆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曼子莽，折節好學，五侯子弟侈靡，以輿服宮室相高，莽獨布衣蔬食，所交遊皆當世名儒。內事諸父，曲盡禮意。永始元年，封爲新都侯，位益尊，恭儉愈至。張禹者，帝師也。老而罷相，帝猶每事問之。時羣臣多上書言王氏專政者，帝密以咨禹。禹畏王氏，力言其無他，帝由是深信不疑。朱雲嘗言於帝，願得尙方斬馬劍，斷佞臣頭。帝問孰爲佞，臣對曰：安

朱雲折檻

趙飛燕

昌侯禹，帝大怒，叱使牽去，將殺之。雲攀檻，檻折，大呼曰：「雲得從龍逢比干游地下足矣！」辛慶忌叩頭力爭，帝意解，乃赦之。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帝荒於酒色，趙飛燕以倡家女，入為婕妤，有盛寵，遂廢皇后許氏，而立趙氏為后，又進其妹為昭儀。帝無子，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帝暴崩，太子即位，是為哀帝，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註

自古外戚之禍，莫甚於漢。蓋成哀之世，由王氏相繼秉政，根深蒂固，至莽賊承襲諸父之勢，包藏禍心，卒成篡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履霜堅冰，所由來者漸矣。

註

○「五侯」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也。

○「趙飛燕」初為陽阿公主家歌妓，體最輕，掌上可舞。

故號飛燕，帝徵行過其家，悅之，召入宮，大幸，復召其女弟入宮，進為昭儀，後帝暴崩，委罪於昭儀而殺之。

三 哀平之亂

成帝晚年，王莽已為大司馬秉政矣。哀帝即位，憤主威之日替，詔王莽辭職，屢誅大臣，務攬威柄。然闇於知人，信讒佞而疾忠直，漢祚益微。侍中董賢美而佞，帝寵信之，以為大司馬，筦朝政。時賢尚末三十也。帝在位六年而崩，亦無子。王太后聞帝喪，即日幸未

哀帝 董賢

平帝
王莽專政

安漢公

上疏頌
莽功德

王莽弑
帝

央宮收取璽綬，馳使召莽，以禁兵屬之。董賢自殺，莽代爲大司馬，立元帝庶曾孫中山王箕子，嗣哀帝後，是爲平帝。時年裁九歲耳。太后欲久臨朝，使莽得專政，故越次立之。莽既得志，始誅鋤異己，殺戮忠良，威震中外矣。太后慮平帝長大，將效哀帝故事，責其母族，乃使莽誣帝母家衛氏以罪，夷其族，遂及漢大臣何武等，皆不附莽者也。太后謂莽有安社稷之功，進爵安漢公，聘其女爲皇后。成哀以來，孔光張禹皆以名儒爲帝師傅，致位三公，而詔諛阿附，與時俯仰，天下化之。廉恥道喪，公卿二千石，爭上疏陳莽功德，比之伊尹周公，吏民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誣比經義，造作祥瑞，悉歸之莽。太后乃册莽，授之九錫。九錫者，略如古者策命侯伯之禮，而後世權臣篡位，必以爲基礎者也。帝漸長，頗聞衛氏冤，時有怨言，莽懼，因進毒弑之。

註 ①【未央宮】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週迴三十八里。 ②【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

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鉄鉞，九祖鬯，古者天子策命侯伯，上公九命，即九錫也。

四 新莽之篡

平帝崩，孝元世絕，乃徵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甫二歲，號曰孺子，以其幼，故不使卽位，

假皇帝

翟義起兵

王莽篡位
新室文母
黃皇室主

王田私
屬五均
六筮

而以莽爲假皇帝，攝行政事，自謂法周公輔成王故事也。始高帝懲秦孤立之弊，大封子弟，連城數十，爲國藩屏，迨吳楚亂定，乃用賈誼晁錯遺策，削諸侯之權，至於武宣，防檢愈密，而藩臣之貴，下儕庶人。王莽之篡，諸王熟視，莫可如何，且相率奉牋勸進，以邀恩寵。獨東郡太守翟義，宗室安衆侯崇，舉兵誅莽，繼之應者數十萬人，卒以強弱弗敵，不克而死。莽知人心不附，亟欲卽眞，以絕海內之望。乃命其徒，僞奏符命，稱漢祚已終，莽當受命。太后至是始悟莽奸，然已無及矣。莽遂卽帝位，改國號曰「新」。封孺子嬰爲定安公，號太后曰新室文母，以孝平皇后爲黃皇室主，將奪其志而改嫁之。后誓死不可，乃已。莽爲人狼顧豺聲，實無他材能，直漢室衰微，竊據神器，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莽願宴然，自以爲周孔復生也。迺變易漢家制度，更改名號，比附經義，制禮作樂，論議連年，法猶未定，吏緣爲奸，民生愈困。又用古井田法，更名民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統於官，不得自相賣買，託名古制，設五均六筮，以奪民利。自山澤陂池，以至魚鹽酒麴，咸設官權稅，私販者抵罪，屢改鑄錢幣，增減其價，民之以私鑄抵法者，不可勝數。法令煩苛，朝下夕改，人無所適從，農桑失業，食貨俱廢，於是荆揚青徐之間，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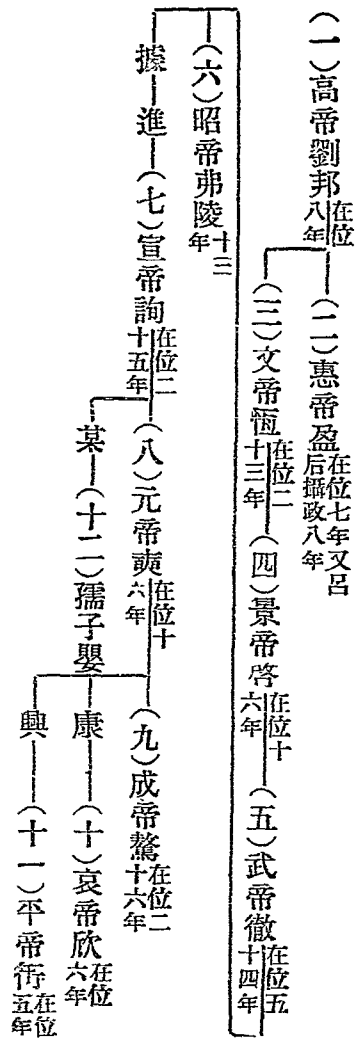
羣起，而天下大亂矣。

評 王莽之篡，諸王熟視，莫可如何。劉崇首倡大義，舉兵討賊，翟義繼之，兩人功雖不成，而忠烈炳然，可以概賊莽之醜，鼓豪傑之氣，視孔光張禹輩爲何如哉。

註 ①【翟義】丞相翟方進之子。②【安衆侯崇】長沙定王六世孫。安衆故城，在今河南鎮平縣。

③【五均六筦】五均之說，本諸河間獻王之樂語，謂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六筦，一鹽，二酒，三鐵，四名山大川，五五均賒貸，六銅冶。每一筦，必申明苛禁，犯者罪至死。

漢代帝系表





C
1.53